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鏡 花 緣

(上)

李 汝 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緣 花 鏡

(上)

撰 珍 汝 李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許序

班志稱小說家流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立稗官使稱說之。此古義也。乃坊肆所行雜書，妄題爲第幾才子，其所描寫，不過渾敦窮奇面目，卽或闡揚盛節，點綴閒情，又類土飯塵羹，味同嚼蠟。余嘗目爲不才子，似非過論。昔王臨川答曾南豐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而續文獻通考經籍一門，亦采及琵琶、荆釵，豈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風宜雅，正人心，厚風俗，合於古者稗官之義哉？鏡花緣一書，相傳北平李子松石以數年之力成之，觀者咸謂有益風化，惜向無鐫本，傳鈔既久，魯魚滋甚。近有同志輯而付之梨棗，是書無一字拾他人牙慧，無一處落前人窠臼。枕經、莊史、子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卽飲程鄉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編，定能驅遣睡魔，雖包孝肅笑比河清，讀之必當噴飯。綜其體要，語近滑稽，而意主勸善，且津逮淵富，足裨見聞。昔人稱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種筆墨，爲虞初九百中獨開生面，雅俗共賞之作。知言哉！輒述此語，以質之天下真才子，喜讀是書者，海州許喬林石華撰。

麥序

李子松石鏡花緣一書。耳其盡善。三載於茲矣。戊子清和。偶過張子燮亭書塾。得窺全豹。不勝舞蹈。復聞芥子園新雕告竣。遂購一函。如獲異寶。玩味之餘。忠孝節烈。文詞典雅。百戲九流。聰明穎悟。閨秀團聚。談笑談諧。足見一斑。雖事涉荒唐。不啻確有其人其事。如在目前也。翻若弗克身歷其境。觀茲彬彬文盛。濟濟同時。爲恨。適上林謝先生過訪。因共賞鑑。累日評閱不倦。先生固會邑之端人也。少時癖嗜畫學。人物最工。故相與贊揚。而樂爲之像。神存意想。而挹其丰姿。得一百八人。晤對之下。性情欲活。恍聆嘯語一堂。披其圖而如見其人。豈非千古快事乎。先生尙友古人於其間。意興所至。慕之愛之。而不得見。卽執筆圖之。不必求其肖也。是圖一成。渴懷頓釋。吾知先生之風。由是千古矣。己丑嘉平月既望。搏雲麥大鵬謹誌其巔末。

洪序

凡人胸中無物。必不能立說著書。目中有物。又必至拘文牽義。此作家之所以難也。從古說部。無慮數千百種。其用意選辭。非失之虛無入幻。卽失之奧折難明。非失之孤陋寡聞。卽失之庸庸迂闊。令人不耐尋味。一覽無餘。夫豈無愜心貴當卓然名世者。總未有如此書之一讀一快。百讀不厭也。觀夫繁稱博引。包括靡遺。自始至終。新奇獨造。其義顯其辭文。其言近其旨遠。後生小子。頓教啓發。心思碩彥。鴻儒藉得博資探訪。匪特此也。正人心。端風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不知者僅以說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經義讀之。蓋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書之教。廣博易良。樂之教。潔靜精微。易之教。恭儉莊敬。禮之教。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是書兼而有之。非胸中有物。而目中無物者。詎能若是乎。論者嘗謂宋書固屬精詳。而擅造奇詭。晉書雖爲駢麗。而叢冗特甚。必於是書。斯能無憾。豈可以稗官野史而忽之哉。武林洪棣元靜荷識。

謝序

原夫日麗風和。氣清天朗。益友攀談。奇文共賞。既遘錦心。亟宜繡像。神遊幻化之間。品在羲皇以上。洵可樂也。道光己丑葭月長至日。搏雲麥子以鏡花緣示予。其中忠孝節義詩賦品藝。閨閣風流。咸歸於正。翻閱之下。令人起敬起愛。實傳奇之大觀也。囑余擬像一百八人。於是神凝夢想。略摹梗概。而巾幗盡見於其間。不啻萃古人於一時。如親聆其警效也。敢謂筆法無訛。聊以應酬。是亦物聚於所好耳。或謂予師心自用。予惟順受而已。古者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後人豈嘗親炙之哉。要其精神所注。結而成象。遂有曠千百世而相遇者。予之繪此。亦若是而已矣。後之覽是集者。翰墨同緣。可爲百花一助云爾。

道光十年歲在上章攝提格清和月朔。靈山謝葉梅摹像并序。

王序

鏡花緣一書。雖爲小說家流。而兼才人學人之能事者也。人或有詆其食古不化者。要不足病。觀其學問之淵博。攷據之精詳。搜羅之富有。於聲韻訓詁。歷算輿圖諸書。無不涉歷一周。時流露於筆墨間。閱者勿以說部觀。作異書觀。亦無不可。顧宜於雅人者。未必宜於俗人。閱至攷古論學。娓娓不休。恐如聽古樂。倦而思睡。則卷中若唐敖。偕多九公。林之洋。周游各國。所遇多怪怪奇奇。妙解人頤。談諧譏肆。玩世嘲人。揣摩畢肖。口吻如生。又足令閱者拍案稱絕。此真未易才也。竊謂熟讀此書。於席間可應專對之選。與他說部之但敍俗情。羌無故實者。奚翅上下牀之別哉。予少時好觀小說家言。里中嚴君憶蓀甫有此書。假歸閱之。神志俱爽。首册所繪圖像。工巧絕倫。反覆細視。疑系出粵東劊劊手。非芥子園新鐫本也。後雖有翻板者。遠弗能逮。特有奇書而無妙圖。亦一憾事。予友李君。風雅好事。情滬中名手。以意構思。繪圖像百二十有四。於晚芳園。則別爲一幅。樓臺亭榭之勝。具有規模。誠於作者之用心。毫髮無遺憾矣。悔修居士謂北平李子松石。竭十餘年之力而成此書。功固不淺哉。然今之繪圖者。出於神存目想。心會手撫。使其神情意態。活見楮上。當亦非易。兩美合并。二妙兼全。固闕一而不可者也。閒嘗論之。唐武曌以一女子而奔走天下士。其才固亙古今而無對。宜其入之於無雙譜中。意其時必有閨闈之英。爲之黼黻。隆平贊襄政事者。當不止上官婉兒一人。乃並無聞焉。閨臣諸才女。應運而生。雖由作者意想所及。憑空幻造。然揆之於理。亦有可通。天之生人。陰陽對待。男女並重。巾幗之勝於須眉者。豈少也哉。特世無才女一科。故皆湮

沒而無聞耳。武如木蘭。文如崇嘏。久已膾炙人口。歷觀紀載。其奇特足傳者。固難以更僕數。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本所不廢。自道學之說興。乃謂女子無才便是爲德。而閨閣少雋才矣。夫書也者。足以陶冶性情。增備德行。何於女子而獨不。所謂婦言者。卽識字知書之謂也。乃以後世頭巾學究之迂見。而廢古聖賢所相傳。誠所不解矣。因諸才女一時文學之盛。暢論及之。質諸作者。作者必曰。先生所論。實獲我心。光緒十有四年春王正月王韜序。

題詞

造物之奇巧。斯人盡得之。天付數寸管。揮灑無不宜。意蕊紛滿紙。心花開四時。洋洋千萬言。首尾貫以絲。稗官與小說。紛出若路歧。汗牛且充棟。指瑕難掩疵。此編二十卷。一覽無參差。不捨人唾餘。疊疊抽祕思。獨開真面目。逼肖古鬚眉。兼令願見者。如針之引磁。有如古訓誥。詰屈而崎嶇。有如古謠詠。光怪而樸媮。有如山海經。舉目逢魑魍。有如職方志。跬步識險巇。有如朝貢圖。丹陛集四夷。有如搜神記。古冢拜野貍。有如南山豹。隱霧而留皮。有如東海鼈。躍浪而揚鱗。恬退如老子。幽怨如楚詞。寄託如蒙叟。風雅如邱遲。忽如初春月。瘦影生羅幃。忽如盛夏雨。新涼落酒卮。忽如秋曉花。瀼瀼濃露滋。忽如冬暮雪。莽莽長風吹。疾如出瓶鶻。一瞥不可追。快如下坂馬。千里不可羈。靜如古寺僧。禪突忘浙炊。怨如孤舟婦。愁眠懶櫂梳。艷如曲江頭。忽見楊家姨。爭妍而逞媚。采入風人詩。猛如鐵幢浦。壯氣遏子胥。萬鏃迴怒潮。笑煞弄潮兒。其猛也如虎。其銳也如聲。其苦也如茶。其甘也如飴。肥如九月蟹。鮮如四月鱠。眩如登絕巘。悄如入古祠。牽情如蓴菜。媚舌如蛤蜊。甜脆如玉笋。芳潔如楚離。其筆用全力。如縛五色獅。其文回古錦。如蟠千歲螭。其偶作細語。喁喁兒女私。其故作大言。巍巍廊廟儀。其尊崇之概。鳳闕而龍墀。峨峨列九鼎。纍纍罍小甍。其瀟洒之致。茅屋而竹籬。泥塗比軒冕。嘯傲輕皇羲。其變幻不測。如佛在須彌。彈指現樓閣。世界皆琉璃。其奇偉悲壯。如將在邊陲。平沙列萬帳。號令驚偏裨。其技之小者。書畫而琴棋。瑣事及星卜。賤役至巫醫。其學之大者。天地隨指揮。象緯俯可數。斗杓仰可持。可使人忘倦。可使人忘飢。可使人起舞。可使人解頤。

雅俗共歎賞。遐邇無誹訾。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陸離。生有此異質。乃不擁皋比。歌詠頌昇平。清聲誇鳳池。乃不學班生。投此囊中錐。虎頭飛食肉。斬將還搴旗。乃不作高隱。丰采傲霜姿。悠然對南山。微醉拈吟髭。乃不爲大賈。坐擁百萬貲。蜀船與楚舶。檢點淮南資。乃不求神仙。商山采紫芝。服藥常壽考。免作被繡轎。而乃不得意。形骸將就衰。耕無負郭田。老大仍驅飢。可憐十數載。筆硯空相隨。頻年廿兀兀。終日惟孳孳。心血用幾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壯心。休言作者癡。窮愁始著書。其志良足悲。有心弄狡獪。無意成歎噫。不失勸懲旨。絕無淫冶辭。古今小說家。應無過於斯。謂之集大成。此語不我欺。傳鈔紙已貴。今旣付劂。不脛且萬里。堪作稗官師。從此堪自慰。已爲世所推。試問把卷客。知否香沁脾。但恐宮人戟。得之徒刈葵。皎月入明鏡。好花多繁枝。鏡花本空相。悟澈心無疑。有因必有緣。緣偶因乃奇。拈毫寄深意。其意欲何爲。憑空結蜃沫。蜃沫黏蛟螭。只可撞以挺。不能測以蠹。經營更慘淡。推敲復啾啾。豈僅三易稿。此情當告誰。我昔讀未半。掩卷雙淚垂。今得見全豹。寒夜不停披。悲喜頃刻集。情久爲之移。一書彙百種。方矩而圓規。百讀百不厭。笑口常怡怡。江梅初破萼。小折供碧甃。紙窗一痕月。春色來相窺。誰言作者心。只有明鏡知。

孫吉昌詞齋

蓬萊撮土海如杯。頃刻須彌彈指來。一筆縱橫隨意掃。萬花璀璨向人開。稿成誰信經三易。卷掩何曾厭百回。石破天驚秋雨滴。居然女榜試闈才。

聞說書成二十年。窮愁兀兀劇堪憐。此編一出真無價。半部先窺信有緣。此書百回只作半部寓意不嫌稱少子。快心何幸遇羣仙。鏡中莫歎頭顱白。亦使青蓮姓氏傳。

上超往古下超今。創格奇文意趣深。布散萬花天女手。空明孤月道人心。無弦琴響能成曲。集腋裘完不用鍼。畢竟聰明似冰雪。紅鑪點徧總難尋。英雄報主啓封疆。俠女尋親入大荒。瓠史屢全青簡闕。葩經堪補白華亡。談諧玩世真禪指。忠孝求仙捷逕方。或泣或歌皆至性。非徒滿幅鬪琳琅。

蕭榮修 菊如

一時粉黛盡含羞。說部誰憐枉汗牛。試看此書初出處。玉環微笑正回頭。萬言灑灑筆無痕。都是伶俜倩女魂。怪石嵯峨盤地脈。老松夭矯結雲根。

范博文 約齋

自是君家多謫仙。人間那得有斯編。十年未醒紅樓夢。又結花飛鏡裏緣。

鴛湖女士朱 玫 紫香

人惟忠與孝。性與神仙宜。忠孝有未盡。本性已澆漓。反欲求神仙。歧路又生歧。所以唐閨臣。獨得餐仙芝。酒色與才氣。四關並時雄。何曾說鎖鑰。人自入牢籠。六塵誰不染。五蘊總宜空。打破四關者。卽與仙佛同。此書以忠孝二字爲修仙根本。以打破四關爲入道工夫。特爲標出。庶使作者一片救世婆心。昭然共見也。鈞又識。

胡大鈞 又衡

絕響千年擅獨彈。塔鈴牛鐸不勝寒。底須漫付雞林賈。識曲知音自古難。百花璀璨陽冰筆。萬丈光芒

少子書。不向槐柯穿九曲。心絲一線貫靈珠。

邱祥生吉人

才人已赴櫻桃宴。海上乘槎去不回。朱草肉芝供大嚼。幾番遊戲小蓬萊。百鱗百介總成仙。高會瑤池奏管弦。不向廣寒逢月姊。姓名爭入鏡花緣。花樣翻新絕世無。精神秋水雪肌膚。隻聲疊韻心思巧。綵筆描成百美圖。藜光不比舊時青。才女抽思筆墨靈。莫向筵前傷薄命。酸風苦雨泣紅亭。

金 獅香經

不上泣紅亭。羣花夢已醒。耕煙種瑤草。滴露寫鵝經。波浪千尋碧。峯巒萬點青。乘風歸去好。閒看鶴梳翎。關尹遮留請著書。五千言外本清虛。青牛一去流沙遠。更有何人說尾閭。小范胸羅十萬兵。閒來袖手看楸枰。須知百美圖中景。不用丹青筆寫生。鏡花緣會悟前因。月姊風姨莫認真。休向泣紅亭上望蓬萊。山外更無人。說鬼搜神事偶然。也從海外見諸天。百花巧借東風力。再結人間未了緣。

浦承恩情田

衆香國裏艷詞成。一樣才華各樣情。名記泣紅亭上女。大都薄命爲聰明。黃絹新傳幼婦辭。蛾眉良遇幸當時。笑他未醒紅樓夢。只爲尋常兒女癡。人間那有小蓬萊。慧想奇思筆底來。百八牟尼珠一串。竟無一字敗纖埃。端合焚香拜謫仙。前身儂亦是秋蓮。傳神欲倩先生筆。補入空花鏡裏緣。

虞山錢守璞蓮因

才人筆意問如何。萬斛舟行海不波。雲水空濛歸組織。魚龍變幻入包羅。百花經雨飄零易。一卷臨風慷慨多。趣語奇談皆醒世。細看莫使眼輕過。

朱照古愚

百花都向筆端開。誰識青蓮八斗才。隔斷仙凡千尺瀑。個中人在小蓬萊。大言已見談忠孝。小技還看說異能。慘淡經營成別調。十年秋雨剔秋燈。白猿已向白雲歸。電掣寒光達繡幃。尤愛憑虛奇絕景。海天無際一車飛。泣紅我亦淚餘痕。薄命徒嗟往事存。最愛挑燈深夜讀。卷中常對美人魂。

燕山女士徐玉如月仙

花樣新從筆底翻。班班考據溯根源。個中奧旨誰參透。須識南華有寓言。青蓮才調世無倫。結想精微妙入神。不是老猿能解事。枕函那得付閨臣。仙機久寓泣紅亭。孝女天教此處經。摹寫玉碑徵後驗。掄才已兆女魁星。討論典謨惜惺惺。綺閣談諧見性靈。尤愛一番閒着筆。竟將世味補茶經。游戲文章各一家。筆鋒銳處掃浮華。四關若果真能破。往事都成夢裏花。全無卮語涉閒情。疊韻雙聲義更精。贏得王公垂盼睽。一時名譽重燕京。

陳瑜春泉

木之奇者莫若松。根柯夭矯如游龍。有時倒挂一千尺。斜陽掩映青芙蓉。我入黃山曾目覩。雨餘翠滴天都峰。長風獵獵振萬壑。濤聲怒捲蒼煙濃。山之怪者莫如石。蘚莠爲衣千載碧。山頭高撐日輪紅。洞口橫遮水簾白。自憐瘦到秋有魂。誰信清留月之魄。屹然砥柱立中流。萬入洪濤巨靈擘。松因石怪松更奇。根

盤石罅多虬枝。扶蘇影動怒虬舞。糾結根絡。敲石危。松或化石有鱗皴。石或化松無枝垂。搖風蔭明。經幾載。忽憶上古無人時。石得松奇石逾怪。昂然不屑米顛拜。箕踞突兀現佛形。幾點松如瓔珞挂。憶昔秋深登泰山。松石繞徑不知隘。松石相依信有緣。難償今古詩人債。須知石怪松奇各有真。無非造物之靈秀。天地之精神。靈秀精神鍾一身。遂爲千古不朽之傳人。其人清介比水石。節操同松筠。胸懷瀟灑常如春。老子之後誰繼起。其書直可稱少子。落筆颼颼風入松。石奏流泉無此美。鏡花水月結因緣。宛委嬋媛搜祕史。讀徧人間記載書。談諧風雅無與比。心血煎熬二十年。螢窗雪案費鑽研。難投蟻垤時人眼。已壓雞林賈客肩。一時名譽盛都下。脫帽露頂王公前。成句寡和調高同白雪。無儔才大比青蓮。壯心恥擊漸離筑。燕臺不見黃金築。畫餅虛名最誤人。浮雲富貴同蕉鹿。願作藤松蘿石間。纏綿牽引生幽谷。更得枕流漱石臥煙霞。清香飽喫松花粥。三生石上萬松巔。一笛騎牛過天竺。

孫吉昌 詞齋

是書初成。手香行者曾題百韻詩記其事。附刊卷首。一時傳爲美觀。故同人咸有題詞盛舉。茲以是編出自松石道人之手。復作松石歌一首。與前作洵稱雙璧。爰附二十八字以誌欽佩。鏡花水月是前身。松石清風不染塵。笑我漆園蝴蝶夢。廿年辛苦作詩人。情田浦承恩識。

目錄

卷之一

-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賜芳筵
第二回 發正言花仙順時令 定罰約月姊助風狂
第三回 徐英公傳檄起義兵 駱主簿修書寄良友
第四回 吟雪時暖閣賭酒 揮醉筆上苑催花
第五回 俏宮娥戲嘲枇皮樹 武太后怒貶牡丹花

卷之二

- 第六回 衆宰承宣遊上苑 百花獲譴降紅塵
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論文科 老書生夢中聞善果
第八回 棄囂塵結伴遊寰海 覓勝迹窮蹤越遠山
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壽 食朱草入聖超凡
第十回 誅大蟲佳人施藥箭 搏奇鳥壯士奮空拳

卷之三

- 第十一回 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第十二回 雙宰輔暢談俗弊

兩書生敬服良箴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

第十四回 談壽妖道經聒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主結新親

卷之四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唳細問來賓

第十八回 關清談幼女講義經

發至論書生尊孟子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第二十回 丹桂巖山雞舞鏡

碧梧嶺孔雀開屏

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逢惡獸唐生被難

施神鎗魏女解圍

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聽奇文

觀藥獸武夫發妙論

第二十三回 說酸話酒保咬文

講迂談腐儒嚼字

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樓聞善政

徐公子茶肆敘衷情

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潛出淑士關

登曲岸閒遊兩面國

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遇強梁義女懷德

遭大厄靈魚報恩

第二十七回

觀奇形路過翼民郡

談異相道經豕喙鄉

第二十八回

老書生仗義舞龍泉

小美女銜恩脫虎穴

第二十九回

服妙藥幼子回春

傳奇方老翁濟世

第三十回

覓蠅頭林郎貨禽鳥

因恙體枝女作螟蛉

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談字母妙語指迷團

看花燈戲言猜啞謎

第三十二回

訪籌算暢遊智佳國

觀豔妝閒步女兒鄉

第三十三回

粉面郎纏足受困

長鬚女玩股垂情

第三十四回

觀麗人女主定吉期

訪良友老翁得兇信

第三十五回

現紅鸞林貴妃應課

揭黃榜唐義士治河

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東牀婿

壯士愁爲舉案妻

第三十七回

新貴妃反本爲男

舊儲子還原作女

第三十八回

步玉橋茂林觀鳳舞

穿金戶寶殿聽鸞歌

第三十九回 軒轅國諸王祝壽 蓬萊島二老遊山

第四十回 入仙山撒手棄凡塵 走瀚海牽腸歸故土

卷之九

第四十一回 觀奇圖喜遇佳文 述御旨欣逢盛典

第四十二回 開女試太后頒恩詔 篤親情佳人盼好音

第四十三回 因遊戲仙猿露意 念劬勞孝女傷懷

第四十四回 小孝女嶺上訪紅蕖 老道姑舟中獻瑞草

第四十五回 君子國海中逢水怪 丈夫邦嶺下遇山精

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施慈悲仙子降妖 發慷慨儲君結伴

第四十七回 水月村樵夫寄信 鏡花嶺孝女尋親

第四十八回 觀碑記默喻仙機 觀圖章微明妙旨

第四十九回 泣紅亭書葉傳佳話 流翠浦寒裳覓舊蹤

第五十回 遇難成祥馬能伏虎 逢凶化吉婦可降夫

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走窮途孝女絕糧 得生路仙姑獻稻

第五十二回 談春秋胸羅錦繡 講禮制口吐珠璣

第五十三回 論前朝數語分南北 書舊史揮毫貫古今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竊書 顯奇能紅女傳信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細談妙劑 洛家娃默禱靈籤

卷之十二

第五十六回 詣芳鄰姑嫂巧遇 遊瀚海主僕重逢

第五十七回 讀血書傷情思舊友 聞凶信仗義訪良朋

第五十八回 史將軍隴右失機 宰少女途中得勝

第五十九回 駱公子山中避難 史英豪嶺下招兵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賓

卷之十三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內品茶 老總兵園中留客

第六十二回 綠香園四美巧相逢 紅文館羣芳小聚會

第六十三回 論科場衆女談果報 誤考試十美具公呈

第六十四回 賭石硯舅甥鬪趣 猜燈謎姊妹陶情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問卜 預盛典奉命掄才

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借飛車國王訪儲子 放黃榜太后考閨才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卞府謁師 老國舅黃門進表

第六十八回 受榮封三孤膺敕命 奉寵召衆美赴華筵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衆美初臨晚芳園

第七十回 述奇形蠶繭當小帽 談異域酒罈作煙壺

卷之十五

第七十一回 觸舊事神往泣紅亭 聯新知情深凝翠館

第七十二回 古銅臺五美撫瑤琴 白茱亭八女寫春扇

第七十三回 看圍棋姊妹談弈譜 觀馬弔孟女講牌經

第七十四回 打雙陸嘉言述前賢 下象棋諸語談故事

第七十五回 弄新聲水榭吹簫 隱俏體紗牕聽課

卷之十六

第七十六回 講六壬花前闡妙旨 觀四課牖下竊真傳

第七十七回 鬪百草全除舊套 對羣花別出新裁

第七十八回 運巧思對酒縱諧談 飛舊句當筵行妙令

第七十九回 指迷團靈心講射 擅巧技妙算談天
第八十回 打燈虎亭中賭畫扇 拋氣毬園內舞花鞋

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白茱亭董女談詩 凝翠館蘭姑設宴
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書句飛雙聲 辯古文字音訛疊韻
第八十三回 說大書佐酒爲歡 唱小曲飛觴作樂
第八十四回 逞豪興朗吟妙句 發婆心敬誦真經
第八十五回 論韻譜冷言譏沈約 引毛詩佳句美莊姜

卷之十八

第八十六回 念親情孝女揮淚眼 談本姓侍兒解人頤
第八十七回 因舊事游戲仿楚詞 卽美景談諧編月令
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釋前嫌 逞風狂風姨洩舊忿
第八十九回 闡元機歷述新詩 溯舊蹟質明往事
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誦淒涼句 警芳心驚聞慘淡詞

卷之十九

第九十一回 拆妙字換柱抽梁 掣牙籤指鹿爲馬

第九十二回 論螺贏佳人施慧性 辨壺盧婢子具靈心

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卽景露禪機 衆才女盡歡結酒令

第九十四回 文艷王奉命回故里 女學士思親入仙山

第九十五回 因舊恙筵上談醫 結新交庭中舞劍

卷之二十

第九十六回 秉忠誠部下起雄兵 施邪術關前擺毒陣

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團 節度營中解妙旨

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戰无火關 啓慾念被圍巴刀陣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將軍游幻境 發慈心仙子下凡塵

第一百回 建奇勳節度還朝 傳大寶中宗復位

鏡花緣卷之一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賜芳筵

清 大興李汝珍撰

昔曹大家女誠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無者也。今開卷爲何以班昭女誠作引。蓋此書所載。雖閨閣瑣事。兒女閒情。然如大家所謂四行者。歷歷有人。不惟金玉其質。亦且冰雪爲心。非素日恪遵女誠。敬守良箴。何能至此。豈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一併使之泯滅。故於燈前月夕。長夏餘冬。濡毫戲墨。彙爲一編。其賢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爲女。婦有爲婦。常有爲常。變有爲變。所敘雖近瑣細。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淫詞穢語。概所不錄。其中奇奇幻幻。悉由羣芳被譎。以發其端。試觀首卷。便知梗概。且說天下名山。除王母所住崑崙之外。海島中有三座名山。一名蓬萊。二名方丈。三名瀛洲。都是道路窈窕。其高異常。當日史記曾言。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集之處。後來拾遺記同博物志。極言其中珍寶之盛。景致之佳。最可愛的。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青之草。他如仙果。瑞木。嘉穀。祥禾之類。更難枚舉。內中單講蓬萊山。有個薄命巖。巖上有個紅顏洞。洞內有位仙姑。總司天下名花。乃羣芳之主。名百花仙子。在此修行多年。這日正值三月初三日。王母聖誕。正要前去祝壽。有素日相契的百草仙子。來約同赴蟠桃勝會。百花仙子。卽命女童。捧了百花釀。又約了百果百穀二位仙子。四位仙姑。各駕雲頭。向西方崑崙而來。行至中途。四面祥雲繚繞。紫霧繽紛。原來都是各洞神仙。也去

赴會。忽見北斗宮中現出萬丈紅光，耀人眼目。內有一位星君，跳舞而出，裝束打扮，雖似魁星，而花容月貌，卻是一位美女。左手執筆，右手執斗，四面紅光圍護，駕着彩雲，也向崑崙去了。百穀仙子道：「這位星君如此模樣，想來必是魁星夫人。原來魁星竟有渾家，卻也罕見。」百花仙子道：「魁星既爲神道，豈無匹偶？且神道變幻不測，亦難詳其底細。或者此時下界別有垂兆，故此星以變相出現，亦未可知。」百果仙子笑道：「據小仙看來，今日是西王母聖誕，所以魁星特命娘子祝壽，將來到了東王公聖誕，纔是魁星親自拜壽哩。但這夫人四面紅光護體，紫霧盤旋，不知是何垂兆。」百花仙子道：「小仙向聞魁星專司下界人文，近來每見斗宮紅光四射，華彩騰霄，今以變相出現，又復紫氣毫光，徹於天地，如此景象，下界人文定卜其盛。奈我輩道行淺薄，不知其兆應在何時何處。」百草仙子道：「小仙聞海外小蓬萊有一玉碑，上具人文，近日常發光芒，與魁星遙遙相映，大約兆應玉碑之內。」百花仙子道：「玉碑所載，是何人文？我們可能一見？」百草仙子道：「此碑內寓仙機，現有仙吏把守，須俟數百年後，得遇有緣，方得出現。此時機緣尚早，我們何能驟見？」百花仙子道：「不知小仙與這玉碑，可能有緣，可惜我們雖成正果，究係女身，將來即使得覩玉碑人文之盛，其中所載，設或俱是儒生，無一閨秀，我輩豈不減色？」百草仙子道：「現在魁星既現女像，其爲坤兆無疑。況聞玉碑所放文光，每交午後，或逢雙日，尤其煥彩，較平時迥不相同，以陰陽而論，午後屬陰，雙亦屬陰，文光主才，純陰主女，據這景象，豈但一二閨秀，只怕盡是巾幗奇才哩。」百花仙子道：「仙姑所見，固是小仙看來，即使所載，竟是巾幗，設或無緣，不能一見，豈非鏡花水月，終虛所望麼？」百草仙子道：「這派景象，我們今日既得預覩，豈是無緣？大約日後總有一位姐姐，恭逢其盛，此時渺渺茫茫，談也無用，我們且去赴

會何必只管猜這啞謎。只見魁星後面又來了四位仙長。形容相貌與衆不同。第一位綠面獠牙。綠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葱綠道袍。第二位紅面獠牙。紅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朱紅道袍。第三位黑面獠牙。黑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元色道袍。第四位黃面獠牙。黃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杏黃道袍。各人都捧奇珍異寶。也向崑崙進發。百花仙子道。這四位仙長。向日雖在蟠桃會中見過。不知卻住那座名山。是何洞主。百果仙子道。那位嘴上無鬚。脖兒長長。臉兒黑黑。行動迂緩。倒像一個假道學。仔細看去。宛似龜形。莫非烏龜大仙麼。百草仙子道。仙姑休得取笑。這四位仙長。乃麟鳳龜龍四靈之主。那穿綠袍的。總司天下毛族。乃百獸之主。名百獸大仙。那穿紅袍的。總司天下禽族。乃百鳥之主。名百鳥大仙。那穿黑袍的。總司天下介族。乃百介之主。名百介大仙。那穿黃袍的。總司天下鱗族。乃百鱗之主。名百鱗大仙。今日各攜寶物。大約也因祝壽而來。說話間。四靈大仙過去。只見福祿壽財喜五位星君。同著木公老君。彭祖張仙。月老劉海蟾。和合二仙。也遠遠而來。後面還有紅孩兒。金童兒。青女兒。玉女兒。都腳駕風火輪。並各洞許多仙翁仙姑。前前後後。到了崑崙。四位仙姑。也都跟著齊上瑤池行禮。各獻祝壽之物。侍從一一收了。留衆仙筵宴。王母坐在中間。旁有元女。織女。麻姑。嫦娥及衆女仙。左右相陪。其餘各仙。俱列瑤臺兩旁。遙遙侍坐。王母各賜仙桃一枚。衆仙拜謝。按次歸座。說不盡天庖盛饌。玉府仙醪。又聞仙樂和鳴。雲停風靜。不多時。歌舞已罷。嫦娥向衆仙道。今日金母聖誕。難得天氣清和。各洞仙長。諸位星君。莫不齊來祝壽。今年之會。可謂極盛。適纔衆仙女舞歌。雖然絕妙。但每逢桃筵。都曾見過。小仙偶然想起。素聞鸞鳳能歌。百獸能舞。既有如此妙事。何不趁此良辰。請百鳥百獸二位大仙。分付手下衆仙童來此歌舞。

一番諸位大仙以爲何如。衆仙剛要答言。那百鳥百獸二仙都躬身道。蒙仙姑分付。小仙自當應命。但歌難悅耳。舞難娛目。兼恐衆童兒鹵莽性成。倘或失儀。王母見罪。小仙如何禁當得起。王母笑道。偶爾遊戲。這有何妨。百鳥仙同百獸仙聽了。隨即分付侍從傳命。登時只見許多仙童圍著丹鳳。青鸞兩個童兒。腳踏祥雲。到了瑤池。拜過王母。見了百鳥大仙。領了法旨。將身一轉。變出丹鳳。青鸞兩個本相。一個是彩毫炫耀。一個是翠翼鮮明。那些隨來的童兒也都變出各色禽鳥。隨後麒麟童兒帶着許多仙童。也如飛而至。一個個參拜王母。見了百獸大仙。領了法旨。都變出本相。無非虎豹犀象。獐貓麋鹿之類。那邊是衆鳥圍著鸞鳳。歌喉宛轉。這邊是麒麟帶着衆獸。舞態盤旋。在瓊階玉砌之間。各獻所長。連那瑤草琪花。也分外披拂有致。王母此時不覺大悅。隨命侍從把百仙釀各賜衆仙一杯。嫦娥舉杯向百花仙子道。仙姑既將仙釀祝壽。此時鸞鳳和鳴。百獸率舞。仙姑何不趁此也發個號令。使百花一齊開放。同來稱祝。既可助他歌舞聲容。又可添些酒興。豈不更覺有趣。衆仙聽了。齊聲說妙。都催百花仙子即刻施行。以成千秋未有一場勝會。百花仙子連忙說道。小仙所司各花。開放各有一定時序。非比歌舞。隨時皆可發令。月姊今出此言。這是苦我所難了。況上帝於花號令極嚴。稽查最密。凡下月應開之花。於上月先呈圖冊。其應否增減鬚瓣。改換顏色之處。俱候欽裁。上命披香玉女細心詳察。務使巧奪人工。別開生面。所以同一梅花。有綠萼硃砂之異。同一蓮花。有重臺並蒂之奇。牡丹芍藥。佳號極繁。秋菊春蘭。芳名更夥。一枝一朵。悉遵定數。而開或後或先。俱待臨期而放。又命催花使者往來保護。以期含苞吐萼之時。如式呈妍。果無舛錯。註明金錄雲籤。來歲卽移雕欄之內。繡闥之前。令得淨土栽培。清泉灌溉。邀詩人之題品。供上客之流連。

花日增榮以爲獎勵。設有違誤。糾察靈官奏請分別示罰。其最重的。徙植津亭驛館。不特任人攀折。兼使沾泥和土。見蹂於馬足車輪。其次重的。蜂爭蝶鬧。旋見凋殘。雨打霜摧。登時零落。其最輕的。亦謫置深山窮谷。青眼稀逢。紅顏誰顧。聽其萎謝。一任沈埋。有此種種考察。是以小仙奉令惟謹。不敢參差。亦不敢延緩。今要開百花於片刻。聚四季於一時。月姊此言。真是戲論了。嫦娥聽這一片話。甚覺有理。再難勉強。當不起風姨與月府素日親密。與花氏向來不和。便說出一段話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杜詩鍊起句。蘇文重發端。詩文之難。難於落墨。寬則易泛。緊則易逼。不黏不脫。斯稱妙手。故善構局者。不欲洩漏春光。無不響傳弦外。如樹水晶屏。風於內外交界之所。觀者不必身踐其地。而個中景物。已了了在目矣。禪家所謂五雲樓閣。彈指卽現。轉瞬卽滅。有何蹤跡可尋。甫讀首篇。令我瓣香欲爇。蔬菴

評祥齡識

第二回 發正言花仙順時令 定罰約月姊助風狂

話說風姨聞百花仙子之言。在旁便說道。據仙姑說得其難。其慎。斷不可逆天而行。但梅乃一歲之魁。臨春而放。莫不皆然。何獨嶺上有十月先開之異。仙姑所謂號令極嚴。不敢參差者。安在世間道術之士。以花爲戲。布種發苗。開花傾刻。仙姑所謂稽查最密。臨期而放者。又安在他如園叟花傭。將牡丹碧桃之類。澆肥炙炭。歲朝時候。亦復芬芳逞豔。名曰唐花。此又何人發號播令。總之事權在手。任我施爲。今月姊既有所懇。無須推託。待老身再助幾陣和風。成此勝會。況在金母筵前。卽玉帝聞知。亦未便加罪。設有過失。老身情願與你分任。何如。百花仙子見風姨伶牙俐齒。以話相難。不覺吃驚。含笑道。姨姨請聽小仙告白。

那嶺上梅開。乃地有南北暖寒之異。小春偶放。得氣稍先。好事者卽見於吟詠。豈爲定論。至花開頃刻。乃道人幻術。過眼卽空。若唐花。不過嬌揉造作。更何足道。此事非可任我施爲。卽如姨姨職司風紀。四季不同。豈能於陽和之候。肆肅殺之威。解慍之時。發刁蕭之令。再如月輪晦明圓缺。晷刻難差。月姊能使皓魄常圓。夜夜對此青天碧海。今旣承尊命。小仙卽命桃花仙子杏花仙子各執上等本花來此歌舞一番。如何。嫦娥聽了。不覺冷笑道。桃杏二花。此時遍地皆是。何勞費心。小仙所以相懇者。並非希冀娛目。意在趁此嘉辰。博金母盡日之歡。庶不虛此勝會。不意仙姑意存愛惜。恐勞手下諸位仙子。我又何必勉強。但仙姑不過舉口之勞。偏執意作難。一味花言巧語。這樣拿腔作勢。未免太過分了。百花仙子見話不是頭。不覺發話道。羣花齊放。固雖甚易。第小仙向來承乏其事。係奉上帝之命。若無帝旨。卽使下界人王有令。也不敢應命。何況其餘。且小仙素本膽小。兼少作爲。旣不能求不死之靈丹。又不能造廣寒之勝境。種種懦弱。概不如人。道行如此之淺。豈敢妄爲此事。只好得罪。有方尊命了。嫦娥見他話中明明譏刺。竊藥一事。不覺又羞又氣。因冷笑道。你不肯開花也罷了。爲何語中卻帶譏諷。織女勸道。二位向以楸枰朝夕。過從。何等情厚。今忽如此。豈不有傷和氣。況事涉游戲。何必紛爭。元女道。二位角口。王母雖然寬宏。不肯出言責備。但以瑤池清靜之地。視同兒戲。任意喧嘩。未免有失敬上之道。倘值日諸神奏聞上帝。他年桃會。恐不能再屈二位大駕了。嫦娥道。適纔百花仙姑說。惟有上帝敕旨。纔能羣花齊放。縱讓下界帝王有令。也不能應命。此去千百年後。倘下界有位高興帝王。使出回天手段。出此一令。那時竟是百花齊開。卻如何受罰。今趁王母並諸位仙長作個證見。倒要預先說明。麻姑戲說道。據小仙愚見。將來如有此事。卽罰

百花仙子在廣寒殿打掃落花三年。月姊以爲何如。百花仙子道。那人王乃四海九州之主。代天宣化。豈肯顛倒陰陽。強人所難。要便是嫦娥仙子臨凡。做了女皇帝。出這無道之令。別個再不肯的。那時我果糊塗。竟任百花齊放。情願墮落紅塵。受孽海無邊之苦。永無翻悔。話言未畢。那邊女魁星早已執筆過來。把百花仙子頂上點了一筆。駕著紅光。離了瑤池。竟奔小蓬萊。保護玉碑去了。這裏嫦娥聞百花仙子之言。正要發揮。織女勸道。方纔魁星夫人因不肯開花。已將百花仙姑責了一管。憤然而去。月姊也可略消氣惱。二位如再喧譁。不獨耽誤嬌音妙舞。恐金母要下逐客之令了。王母暗暗點頭道。善哉。善哉。這妮子道行淺薄。只顧爲著游戲小事。角口生嫌。豈料後來許多因果。莫不從此而萌。適纔彩毫點額。已露元機。無奈這妮子猶在夢中。毫無知覺。這也是羣花定數。莫可如何。登時歌停舞罷。王母都賞賜果品瓊漿。叩領而去。衆仙宴畢。也就拜謝四散。百花仙子與百草。百果。百穀。四位仙姑。共坐雲輦。一同回洞。百穀仙子在路說道。今日是慶壽良辰。爭奈這嫦娥恃強倚寵。賣弄新鮮題目。平白惹這場閒氣。我至今還覺不平。幸虧百花姐姐有情有理。說得他滿面羞慚。無言可答。百草仙子道。那歌舞是件有趣的事。怎麼要那不倫不類的百獸亂鬧起來。瑤池乃幽靜之所。今被獸蹄鳥迹。遭還不堪。明日那些執事仙官。著人打掃。還不知怎樣埋怨嫦娥哩。百果仙子道。幸而龜不能歌。蛟不能舞。若能歌舞。嫦娥少不得又請百介百鱗二仙發號施令。那時弄得滿瑤池盡是蝦兵蟹將。臭氣熏人。那纔是個笑話哩。當時我在座上。見百草妹妹嬉笑不止。不知爲甚。想是看得樂了。百草仙子道。我看那些鳥兒。如鳳管鸞笙。鶯啼燕語。雖不成腔調。還不討厭。至於百獸。到底算些什麼東西。那笨牛。獼象。搖來擺去。已覺不雅。又弄個毛猴子。夾在裏頭。東奔西

跳偏是他忙。最令人噴飯的。那小耗子又要舞。又怕貓躲躲藏藏。賊頭賊腦。任他裝出斯文樣子。終失不了偷油的身分。還有那小兔子。站在旁邊。正自躲懶。忽然看見鳳凰手下那隻癩鷹。惟恐鷹來捉他。登時使出無窮身段。扭扭攝攝。向着癩鷹笑容可掬。百般跳舞。我因小兔子他也會哄騙。所以不覺好笑。看了他們這種樣子。無怪百花姐姐寧與我輩草木並腐。不屑與鳥獸同羣了。百花仙子聽他三位問答。卻也化怒成懽。談笑間。已至蓬萊。各自歸洞。每逢閒暇。無非敲枰相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也不知人間歲月幾何。一日。百花仙子因時值殘冬。羣芳暫息。既少稽查之役。又無號令之煩。消閒靜攝。頗養大和。一時忽然靜中思動。因命牡丹蘭花衆仙子。看守洞府。去訪百草仙子。不意適值外出。又訪百果百穀二仙。亦皆不遇。忽見陰雲四合。飄下幾點雪花。正要回洞。偶然想起麻姑久未會面。於是來到麻姑洞府。彼此見面。各道久闊。麻姑道。今日這般寒冷。滿天雪片飄揚。仙姑忽來下顧。真是意想不到。如果消閒。趁此六出紛霏之際。我們雖不必學人間暖閣圍爐。那些俗態。何妨清吟聯句。遣此長宵。現在家釀初熟。先請共飲數杯。好助詩興。百花仙子道。佳釀延齡。乃不易得的。一定遵命拜領。至於聯句。乃冷淡生涯。有何趣味。不如以黑白雙丸。賭個勝負。倒還有些意思。莫要偷棋摸着。施出狡獪伎倆。我就不敢請教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嘗是蓺花者。攜星星種子。隨手投地。初無纖芥可尋。及乘時肆出。成谿滿逕。五色陸離。纔識化工手筆。

蔬菴識

你只怕未必延齡。反要促壽哩。若講著棋。我雖喜同你著。卻又嫌你。百花仙子道。這卻爲何。麻姑道。我喜你者。因你棋不甚高。臭的有趣。同你對着。可以無須用心。即可取勝。所謂殺屎棋。以作樂。頗可借此消遣。無如你棋品平常。每每下到半盤。看勢頭不好。不是一擄。就想推故要走。古人云。未角智。先練品。誰知你是未角智。先練擄。又練走。所以我又嫌你。我們今日預先講定。或三盤五盤。必須見個勝負。不准半途而廢。如果有事。請辦過再來。免得臨時鬧詭。百花仙子笑道。小仙今拜南極仙翁爲師。若論高手。大約除了敝老師。就要輪到小仙。豈可與從前一例看待。就下十盤。我也不懼。且命貴仙女煖酒安枰。我兩人好一飲一着。分個高下。麻姑道。仙姑休得誇張。到了終局。你纔知利害。那纔後悔不該。同我對局哩。百花仙子道。仙姑今日如果得勝。小仙聞得下界高手甚多。我去凡間訪求明師。就便將奕秋請來。看你可怕。麻姑道。那奕秋老先生。連孟夫子都佩服的。我如何不怕。但仙姑下凡訪師。這句話。未免動了紅塵之念。將來只怕下界有人聘你去。做棋中高手哩。一面說笑。隨命仙女擺設酒肴。安排棋局。登時各逞心思。對著起來。百花仙子只顧在此著棋。那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齊放。原來這位帝王。並非鬚眉男子。係由太后而登大寶。乃唐中宗之母。姓武。名曩。自號則天。按天星心月狐臨凡。當日太祖太宗。本是隋朝臣子。後來篡了煬帝江山。雖是天命。但殺戮過重。且涉於淫私。傷殘手足。所以煬帝並各路煙塵。趁他這個虧處。都在陰曹控告。唐家父子種種暴戾荼毒之苦。冥官具奏。虧衆神條陳。與其令楊氏出世報仇。又結來生不了之案。莫若令一天魔下界。攪亂唐室。任其自興自滅。以彰報施。適有心月狐思。凡獲譴。即請

勅令投胎爲唐家天子。錯亂陰陽。銷此罪案。心月狐得了此信。歡喜非常。日盼下凡吉期。這日來到廣寒。與太陰告辭。嫦娥觸動前事。因悄悄說道。星君此去下界爲帝。享受玉食萬方。皆不足道。倘能於一日之中。使四季名花莫不齊放。普天之下。盡是萬紫千紅。那纔稱得錦繡乾坤。花團世界。不獨名傳千古。也顯得星君通天手段。心月狐笑道。這有何難。我旣爲帝。莫講百花教他齊放。他不敢不遵。就是那從不開花的鐵樹。也要開朵花儿給我看看哩。此時說來無憑。日後便見明白。說罷作別。後來下凡。託生爲則天皇帝。卽唐中宗之母。當時中宗在位。一切謹守彝訓。天下雖然太平。無如做人仁慈。不合武太后之意。未及一載。廢爲廬陵王。貶在房州。武后自立爲帝。改國號周。年號光宅。自中宗嗣聖元年甲申卽位。賴唐家一點庇廕。天下倒也無事。無奈武后一味尊崇武氏弟兄。荼毒唐家子孫。那時惱了一位豪傑。是英國公徐勣之孫徐敬業。在外聚集英雄。同駱賓王做了一道檄文。布告天下。以討武后。武后卽發強兵三十萬。命李孝逸率領衆將征勦。徐敬業手下雖有兵十萬。究竟寡不敵衆。兼之不聽魏思溫之言。誤從薛仲璋之計。以致大敗虧輸。後來被周兵追到至急之際。手下只剩千餘人。彼時徐敬業駱賓王各有一子。跟在軍前。都不滿十歲。徐敬業見事機萬無挽回。卽同駱賓王商議。選了四名精壯偏將。保護兩位公子。暗暗奔逃。並將所討武氏檄文。割下袍襟。咬破手指。每人各書一張。交付兩位公子。叮嚀屬付。教他日後務保主上復位。以承父志。所以徐敬業之子。取名徐承志。駱賓王之子。取名駱承志。當時駱賓王又割一幅袍襟。恩恩寫了一封血書。遞給兒子道。此信日後送到隴右節度使史伯伯處。此人名叫史逸。向日同我結拜至交。爲人忠心赤膽。素諳天文。刻下雖有勤王之意。因兵微將寡。未敢妄動。將來首先起兵。剿滅武氏。必

是此人。我兒前去。得能替我。出得半臂之勞。我亦含笑九泉。切須勉力爲之。徐敬業也。寫兩封血書。遞給兒子道。此信吾兒一送淮南節度使文伯處。一送河東節度使章伯處。文伯伯名隱。章伯伯名更。爲人都是血心仗義。本欲起兵勦除內亂。迎主還朝。因兵馬甚少。尙未舉事。吾兒只要逃得性命。或在淮南。或在河東。投了此信。得能安身。將來自有出頭之日。丁寧未畢。後面追兵甚近。父子四人。只得灑淚而別。後來徐敬業被偏將王那相刺死。卽持敬業首級投降。餘黨具被擒捕。其兄徐敬功。帶領家眷。逃在外洋。駱賓王竟無下落。其父駱龍。帶領孫女。亦逃海外。餘如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溫。薛仲璋諸人。悉皆奔逃。武后勦滅徐敬業。惟恐城池不固。日與武氏弟兄計議。大興土木。於長城外另起東西南北四座高關。把個長安團團圍在居中。真是水泄不通。這四座關就命武氏弟兄把守。武四思鎮守北關。北方屬水。兼之關下河道西通西陽之水。取名西水關。武五思鎮守西關。西方屬金。主肅殺之象。兼因地近巴蜀。取名巴刀關。武六思鎮守東關。東方屬木。又因關內河道向產紫貝木。名木貝關。他因木字犯了武氏祖諱。卻把木字少寫一筆。名叫才貝關。武七思鎮守南關。南方屬火。因造此關之後。關內屢遭回祿。恐火太旺。取名無火關。弟兄四個。都得異人傳授。頗有妖術。關前各設迷魂陣一座。極其利害。因此四方聞風。而懼。當時雖有幾家忠良。欲爲勤王之計。因有此關阻隔。未敢冒昧興師。暫且臣服於周。相時而動。武后恃有高關。又仗武氏弟兄驍勇。自謂穩如泰山。十分得意。一日正值殘冬。同太平公主在暖閣飲酒。推窗賞雪。並與宮娥上官婉兒唱和吟詩。武后因雪越下越大。不覺道。古人云。雪兆豐年。朕纔登極。就得如此佳兆。明歲自然五穀豐登。天下太平了。公主同上官婉兒。率領衆宮娥。都山呼叩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關名字。悉用曹娥碑格。其牽合之妙。心思之切。亦是黃絹幼婦之辭。蔬菴識

第四回 吟雪詩暖閣賭酒 揮醉筆上苑催花

話說武后賞雪心歡。趁着酒興。又同上官婉兒賭酒吟詩。上官婉兒每做雪兆豐年詩一首。武后即飲一杯。起初是一首詩一杯酒。後來從兩首詩一杯酒。慢慢加到十首詩一杯酒。上官婉兒剛把詩機做的略活了。詩興還未一分。武后酒已十分。正飲得高興。只覺陣陣清香撲鼻。武后朝外一望。原來庭前有幾株蠟梅開了。不覺讚道。這樣寒天。蠟梅忽然大放。豈非知朕飲酒。特來助興。如此殷勤。自應懋賞。分付挂紅賞金牌。宮娥答應。登時俱挂紅綾金牌。武后醉眼朦朧。又分付宮人道。此地蠟梅既來伺候。想來園中各花。素知朕有愛花之癖。自然也都大放。即刻備輦。朕同公主往羣芳圃上林苑賞花去。衆宮娥只得答應。傳旨備輦。公主道。蠟梅本係冬花。此時得了雪氣滋潤。所以大放。至別的花卉。開放各有其時。此刻離春令雖近。天氣甚寒。焉能都開呢。武后道。各花都是一樣草木。蠟梅既不畏寒。與朕陶情。別的花卉。自然也都討朕歡喜。古人云。聖天子百靈相助。我以婦人而登大寶。自古能有幾人。將來真可上得無雙譜的。此時朕又豈止百靈相助。這些花卉小事。安有不遂朕心所欲。即便朕要挽回造化。命他百花齊放。他又焉能違拗。你們且隨朕去。只怕園內名花。早已伺候開了。公主再三諫阻。武后那裏肯聽。隨即乘輦。命公主上官婉兒同去賞花。到了羣芳圃。下得輦來。四處一望。各樣花木。除蠟梅水仙天竺迎春之外。盡是一派枯枝。莫講賞花。要求賞個青葉。也是難的。看了一遍。不覺面紅過耳。真是衆口之下。羞愧難當。幾乎把酒都羞醒了。正要上林苑去。只見有個小太監走來奏道。奴婢才到上苑看過。那邊也同這邊一樣。據

奴婢看來。大約衆位花仙還不曉得萬歲要來賞花。所以未來伺候。方纔奴婢已向各花宣過聖意。倘萬歲親自再下一道御旨。明日自然都來開花了。武后聽罷。心中忽然動了一動。倒像觸起從前一件事來。再四尋思。卻又無從捉摸。不覺把頭點了兩點道。也罷。今日已晚。權且施恩。限他明日開罷。分付預備金箋筆硯。提起筆來。想了一想。在那箋紙上醉筆草草寫了四句道。

明朝游上苑。

火速報春知。

花須連夜發。

莫待曉風催。

寫罷分付太監。拏去用了御寶。卽發上林苑張挂。並令御膳房。明早預備賞花酒宴。公主同上官婉兒聽了。都不覺暗笑。武后酒醉難支。卽帶衆人乘輦回宮。太監遵旨。把金箋用了御寶。張挂上林苑內。那上林苑蠟梅仙子。同水仙仙子。見了這道御旨。忙到洞中送信。誰知這日百花仙子。正同麻姑着棋。因天晚落雪。尚未回洞。當是牡丹仙子得了此信。不知洞主下落。卽同蘭花仙子。冒雪分頭到百草百果各位仙姑洞中尋訪。毫無蹤跡。天已夜晚。雪仍不止。只得回洞。牡丹仙子道。此旨限期又迫。偏偏洞主又無下落。這卻怎好。桃花仙子道。據小仙愚見。爲今之計。惟有各司本花。前去承旨。況我們這座蓬萊。周圍七萬里。上面仙姑洞府。不計其數。焉能個個徧訪。設或逾限。違了聖旨。豈同兒戲。此時卽尋着洞主。稟知此事。除承旨之外。安能另有別見。且洞主向來謹慎。從不越分。妄爲。豈有違旨之理。楊花仙子在旁聽了。不覺暗暗點頭。牡丹仙子道。話雖如此。洞主究係衆人領袖。豈可不候號令。擅自前去。不知蘭桂二位仙姑。可另有高見。蘭花仙子道。小仙同桂花仙姑所司之花。原有四季之名。四時莫不可放。此刻就去承旨。也無不合。但細細忖度。自應找尋洞主。稟知爲是。況罰不責衆。如果立意都不承旨。諒那世主亦難遽將羣芳盡廢。

且衆姊妹雖以花卉爲名，並非獨供玩賞。其中隸於藥品濟世的，亦復不少。若都廢了，何以療疾。以此看來，更可放心。況時值隆冬，概令羣花齊放，未免時序顛倒。雖皇皇聖諭，究竟於理不順。即使違誤，諒難加罪。所謂言不順，則事不成。若名正言順，事在必行。我們一經聞命，自應即去承旨。又何須稟知洞主。現在行止在於兩可，所以不能不候洞主之命。小仙拙見如此。桂花、梅花、菊花、蓮花，四位仙子聽了，莫不點頭。都道：仙姑所見極是。只見楊花、蘆花、藤花、蓼花、萱花、葵花、蘋花、菱花，八位仙子彼此交頭接耳，商議多時。一齊說道：諸位仙姑去不去，小仙也不敢勉強。但我等雖忝列羣芳，質極微賤，道行本淺，位分又卑。既乏香豔之姿，兼無濟世之用，何能當此違旨重譴。一經被謫，區區微末，豈能保全。再四斟酌，不能不籌且顧眼前之計。此時業經交丑，那旨內說：莫待曉風催，轉瞬就要發曉。我們惟有各司本花，先去承旨。日後即使洞主責備，亦當垂鑒下情。且吾輩倘竟違旨，俱獲重罪。洞主身爲領袖，又安能置身事外。今既循分承旨，彼此均無過失。洞主犒賞不暇，豈有責備之理。因向桃花仙子道：適纔仙姑曾言，惟恐逾限獲罪，何不趁此結伴同行，不由分說，即拉了桃花仙子，竟自一同而去。九位仙子剛去，只見上林苑土地並值日功曹也來相催。登時衆仙子莫不紛紛前往。那時天已漸曉，雪已住了。牡丹仙子向蘭花仙子歎道：衆心不齊，又將奈何。小仙惟有再去尋訪。至於行止，只好悉聽諸位說着去了。蘭花仙子等之許久，總無音信。功曹土地絡繹來催，轉眼間紅日已升。衆花仙十去八九。洞中只剩桂花、梅花、菊花、蓮花、海棠、芍藥、水仙、蠟梅、玉蘭、杜鵑、蘭花，共十一位仙子。大家商議多時，並無良策，只得勉強一同去了。牡丹仙子又在四處訪問，直到辰時，仍無影響。回到洞中，只剩兩個女童看守洞門，呆了半晌，無計可施，惟恐違旨，只得也向上

林苑而來。武后自從上林苑回宮。睡到黎明。宿酒已消。猛然想起昨日寫詔之事。連忙起來。心內着實懊悔。酒後舉動。過於孟浪。倘羣花竟不開放。將來傳揚出去。這場羞愧。如何遮掩。正在尋思。早有上林苑羣芳圃司花太監來報。各處羣花大放。武后這一喜。非同小可。登時把公主宣來。用過早膳。齊到上林苑。只見滿園青翠。紫日紅紫迎人。真是錦繡乾坤。花花世界。天時甚覺和暖。池沼都已解凍。陡然變成初春光景。正是池魚戲葉仍含凍。谷鳥啼花乍報春。武后細細看去。只見衆花惟牡丹尚未開放。卽查羣芳圃。亦是如此。不覺大怒道。朕自進宮以來。所有上林苑羣芳圃各花。每於早晚。俱令宮人加意澆灌。百般培養。自號督花天王。因素喜牡丹。尤加愛護。冬日則圍布幔以避嚴霜。夏日則遮涼蓬以避烈日。三十餘年。習以爲常。朕待此花。可謂深仁厚澤。不意今日羣芳大放。彼獨無花。負恩昧良。莫此爲甚。分付太監。卽將各處牡丹連根掘起。多架柴炭。立時燒燬。公主勸道。此時衆花旣放。牡丹爲花中之王。豈敢不遵御旨。但恐其花過大。開放不易。尙望主上再寬半日限期。倘仍無花。再治其罪。彼草木有知。諒亦無怨。武后道。你旣替他懇求。姑且施恩。再限兩個時辰。如再無花。就怨不得朕了。因問太監道。此處牡丹若干株。太監奏道。上林苑共約二千餘株。與羣芳圃數目相彷彿。武后道。此時已交辰初。就以辰時爲限。爾等卽燒炭火千盆。先把千株枝梗炙枯。不可傷根。炙後。如放葉開花。卽將炭火撤去。俟到巳時無花。再將所餘千餘株。也用炭火炙枯。一交午時。如再不開。立將各處牡丹一總掘起。用刀斧追爲齏粉。那時朕再降旨。令天下盡絕其種。所有羣芳圃牡丹。亦照此處一例辦理。太監答應。登時炭火齊備。未知牡丹果開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並下文。雖極力點染。昭儀。然非爲昭儀。蓋欲以此挑逗諸才女。爲映下計也。看其每於後文。非預伏線索。卽用烘雲托月法。故通篇絕無突筆。如此類是也。舉此一條。以類其餘。菊如識。

第五回 俏宮娥戲嘲枇杷樹 武太后怒貶牡丹花

話說太監把炭火預備。上林苑牡丹二千株。轉眼間已用炭火炙了一半。羣芳圃也是如此。上官婉兒向公主輕輕笑道。此時只覺四處焦香撲鼻。倒也別有風味。向來公主最喜賞花。可曾聞過這樣異香麼。公主也輕輕笑道。據我看來。今日不獨賞花。還炮製藥料哩。上官婉兒道。請教公主是何藥料。公主笑道。好。好。牡丹不去澆灌。卻用火炙。豈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麼。上官婉兒笑道。少刻再把所餘二千株也都炙枯。將來倒可開個丹皮藥材店哩。向來俗傳有擊鼓催花之說。今主上催花。與衆不同。純用火攻。可謂霸王風月了。公主道。聞得向來你將各花有十二師。十二友。十二婢之稱。不知何意。此時主上正在指撥宮人炮製牡丹。趁此無事。何不將師友婢的寓意談談呢。上官婉兒道。這是奴婢偶爾遊戲。倘說的不是。公主莫要發笑。所謂師者。卽如牡丹、蘭花、梅花、菊花、桂花、蓮花、芍藥、海棠、水仙、蠟梅、杜鵑、玉蘭之類。或古香自異。或國色無雙。此十二種品列上等。當其開時。雖亦玩賞。然對此態濃意遠。骨重香嚴。每覺肅然起敬。不啻事之如師。因而叫作十二師。他如珠蘭、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之類。或風流自賞。或清芬宜人。此十二種品列中等。當其開時。憑欄拈韻。相顧把盃。不獨藹然可親。真可把袂共話。亞似投契良朋。因此呼之爲友。至如鳳仙、薔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藍菊、梔子、繡毬、罌粟、秋海棠、夜來香之類。或嫣紅膩翠。或送媚含情。此十二種品列下等。當其開時。不但心存愛憎。並且意涉褻狎。消

閒娛目。宛如解事小鬟一般。故呼之爲婢。惟此三十六種。可師。可友。可婢。其餘品類雖多。或產一隅之區。見者甚少。或乏香豔之致。別無可觀。故奴婢悉皆不取。公主道。你把三十六花借師友婢之意。分爲上中下三等。固因各花品類與之區別。據我看來。其中似有愛憎之偏。卽如芙蓉。應列於友。反列於婢。月季。應列於婢。反列於友。豈不教芙蓉抱屈。屢上官婉兒道。芙蓉生成媚態嬌姿。外雖好看。奈朝開幕落。其性無常。如此之類。豈可與友。至月季之色。雖稍遜芙蓉。但四時常開。其性最長。如何不是好友。正在談論。已交已初。只見宮人紛紛來報。此處同羣芳圃牡丹俱已放葉含苞。頃刻就要開花了。武后道。原來他也曉得朕的炮製利害。旣如此。權且賜恩。把火撤去。宮人遵旨撤去火盆。霎時各處牡丹大放。連那炭火炙枯的也都照常開花。如今世上所傳的枯枝牡丹。淮南卞倉最多。無論何時。將其枝梗摘下。放入火內。如柴乾一般。登時就可燒着。這個異種。大約就是武則天留的甘棠遺愛。當時武后見牡丹已放。怒氣雖消。心中究竟不快。因下一道御旨道。昨朕賞雪。偶爾高興。欲赴上苑賞花。曾降勅旨。令百花於來晨黎明齊放。以供玩賞。牡丹乃花中之王。理應遵旨先放。今開在羣花之後。明係玩誤。本應盡絕其種。姑念素列藥品。尚屬有用之材。着貶去洛陽。所有大內牡丹四千株。俟朕宴過羣臣。卽命兵部派人解赴洛陽。着該處節度使章更每歲委員採貢丹皮若干石。以備藥料之用。此旨下過。後來紛紛解往。日漸滋生。所以天下牡丹至今惟有洛陽最盛。武后又命司花太監將上林苑羣芳圃所開各花細細查點。共計若干種。開單呈覽。其中如有外域及各處所貢者。亦皆一一載明。太監領旨。登時查明。共九十九種。把名目開列清單呈上。武后見各花開的如許之多。頗有喜色。把單子遞給公主觀看。因向上官婉兒笑道。你向有才女之名。最

是博古通今。可曾見過靈芝、鐵樹。均在殘冬開花。那洛如、青囊、瑞聖、曼陀羅。各花來歷。可都曉得麼。上官婉兒奏道。臣婢向聞靈芝產自名山。乃神仙所服。因其每歲三花。又名三秀。雖前古聖明之世。亦屬罕有。今不獨芬芳大放。並有五色之異。至鐵樹開花。尤屬罕見。相傳每逢丁卯年。或可一放。今係甲申。更非其時。不意竟於寒冬與靈芝一齊吐豔。實爲國家嘉祥。洛如花。據古人傳說。其種既不易得。其花尤爲少見。惟國有文人。始能放花。青囊花。案史鑑本出契丹。其詳雖不可考。然以青囊二字言之。據晉書。當日郭公曾得青囊之祕。象屬文明。今同洛如一並開放。必主人文輔佐聖明之兆。他如瑞聖花。一經開放。必經九月之久。象主國祚永長。曼陀羅花。當日世尊說法。上天雨之象。主四方寧謐。以上各花。芒爲希世之寶。今俱遵旨。立時齊放。真是主上洪福。齊天所致。可謂亙古未有盛事。亦是千秋一段佳話。公主道。今觀洛如。青囊所放之花。不獨鮮豔冠於羣芳。而且枝多連理。花皆並蒂。以陰陽奇偶而論。連理並蒂。爲雙屬。陰爲女象。適纔上官婉兒所奏。洛如、青囊主文。以臣女所見。連理並蒂。主女。據這景象。將來必主聖上廣得閨才之兆。蓋聖上既奉天運。承了大統。天下閨中。自應廣育英才。以爲輔弼。亦如古之八元八愷。風雲際會。所以草木有知也。都預爲呈兆。臣等叨蒙聖上洪福。恭逢其盛。不勝歡欣頌禱。於是率領衆宮人。山呼叩賀。武后聽罷。不覺大悅。道。此雖上天垂象。但朕何德何能。豈敢妄冀巾幗。中有八元八愷之盛。倘得一二良才。共理朝綱。得備顧問。心願也就足了。於是分付宮人。卽與衆花挂紅。並降敕旨。封洛如花爲文運女史。青囊花爲文化女史。又命太監製金牌二面。一鐫文運女史。一鐫文化女史。登時製就。挂於洛如青囊之上。誰知各花一經挂紅。開的更覺鮮豔。那洛如青囊。挂了金牌。尤其茂盛。不獨並蒂。且從花心又出

一花。武后越看越愛，不覺喜笑顏開道：「此時洛如青囊二花，經朕封爲女史，莫不蒂中結蒂，花中套花，真是雙雙吐豔，兩兩爭妍。若以奇偶而論，其爲坤象無疑。公主所言閨才之兆，實非無因。但向來兩花並放，謂之並蒂。至花心又出一花，卻是罕見。歷來亦無其名。若據形狀，宛然子伏母懷，似宜呼爲懷中抱子。現在各花將及百種，至並蒂以及懷中抱子，只得洛如青囊二種。今特降旨，衆花中如再開有並蒂或懷中抱子者，卽賜金牌一面，並賞御酒三杯，說罷，將旨寫了，隨卽張挂，卻也作怪。不多時，各花中竟有十餘種，開出並蒂，至懷中抱子，雖有數種，內中惟石榴最盛。武后卽命宮人各賞金牌，並奠御酒。公主道：「臣女向在上苑遊玩，石榴甚少，今歲忽有數百株之多，不獨五色備具，並有花心另挺枝葉，復又生出懷中抱子，奇奇幻幻，奪盡造物之巧。如此異種，不知從何而來。」武后道：「此處石榴，乃朕特命隴右節度使史逸從西域採辦來的。據說此花顏色種類既多不同，並有夏秋常開者。此時不但開出異色，且多懷中抱子。世俗本有榴開見子之說，今又開出懷中抱子多子之象，無過於此。宜封爲多子麗人。朕見此花，偶然想起姪兒武八思，年已四旬，尙無子息。昨朕派往東海郡鎮防海口，何不將此送去，以爲姪兒得子之兆。於是分付太監侯宴過羣臣，卽將石榴二百株，傳諭兵部，解交武八王爺查收。此花後來送至東海郡附近流傳，莫不保護，所以沭陽地方，至今仍有異種，並有一株而開五色者，每花一盆，非數十金不可得。真可甲於天下。武后正在分付，只見宮人奏道：「現在查點各處牡丹，除解洛陽四千株，仍餘四百株，應栽何處，請旨定奪。」武后道：「所有大內牡丹，俟宴賞後，毋許留存一株。這樣喪心負恩，豈可仍留於此。所餘四百株，朕聞淮南節度使文隱，昨在劍南勦滅倭寇，頗爲出力，現在積勞成疾，聞彼處牡丹甚少，可將此花賞給文隱。」

令其玩花養病。以示朕軫念勞臣之意。宮人領旨。武后又到羣芳圃看了一遍。分付擺宴。與公主賞花飲酒。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凡傳奇說部。不過以離合二字爲通篇樞捩。合處固難自然。而離處易於生硬。尤忌過脈處。寥寥寡色。觀此蝶隨花至。月逐人來。總由筆端有舌。疏菴識。

鏡花緣卷之二

第六回 衆宰承宣遊上苑 百花獲譴降紅塵

話說武后分付擺宴。與公主賞花飲酒。次日。下詔命羣臣齊赴上苑賞花。大排筵宴。並將九十九種花名。寫牙籤九十九根。放於筒內。每掣一籤。俱照上面花名。做詩一首。武后因前日賞雪。上官婉兒做了許多詩。毫不費力。知他學問非凡。意欲賣弄他的才情。所以也令上官婉兒與羣臣一同做詩。先交卷者。賜大緞二疋。交卷過遲者。罰酒三巨觥。所有題目。或五言七言。或用何韻。皆臨時掣籤。以免衆人之疑。誰知一連做了幾首。總是上官婉兒第一交卷。這日共做了五十首詩。上官婉兒就得了五十分賞賜。次日。又同羣臣做了四十九首詩。上官婉兒只得了四十八分半的賞賜。因交卷之時。內有一位臣子。不前不後。恰同他一齊交卷。因此分了一半賞賜。總而言之。一連兩日。並無一人在上官婉兒之先交卷。不但才情敏捷。而且語句清新。真是胸羅錦繡。口吐珠璣。諸臣看了。莫不吐舌。都道天生奇才。自古無二。武后連日賞花。雖然歡喜。就只恨上苑地勢太闊。衆花開的過多。每一眼望去。那派美景。竟不能全在目前。心裏只覺美中不足。於是下一道旨意。飭令工部於上苑適中之地。立時起一高臺。以便四面眺望。就取各花開放。將及百種之意。名百花臺。自從宴過羣臣。日與公主在百花臺賞花。那百花仙子那日同麻姑著棋。因落雪無事。足足著到天明。及至五盤著完。已有辰時光景。只見女童來報。外面衆花齊放。甚覺可愛。請二位仙姑出去賞花。二人出洞。朝外一望。果然羣花齊放。四處青紅滿目。豔麗非常。迥然別有天地。百花

仙子看了，甚覺駭異，連忙推算，只嚇的驚疑不止道：「昨日我們著棋時，仙姑無意中曾有終局後悔之話。彼時小仙聽了，就覺生疑，不意今日果然生出一事。剛才我見衆花開的甚奇，細細推算，誰知下界帝王，昨日偶爾高興，命我羣花齊放。小仙只顧在此著棋，不知其詳，未去奏明上帝，以致數百年前與嫦娥所定那個罰約，竟自輸了。這卻怎好？麻姑不覺嘆道：『這總怪我們道行淺薄，只能曉得已往，不能深知未來。當日所定罰約，那知數百年後卻有此事。昔日嫦娥因仙姑當衆仙之面，語帶譏刺，每每同我談起，還有瞋怪之意。今既如此，他豈肯干休？仙姑要求無事，爲今之計，惟有先將失於覺察，未及請旨的話，具表自行檢舉，一面卽向嫦娥請罪，或可挽回。若不如此，不但嫦娥不肯干休，兼恐稽查各神參奏，必須早做準備，以免後患。』百花仙子道：『具表自請處分，乃應分當行之事。若向嫦娥請罪，小仙實無此厚顏。況嫦娥自從與我角口，至今見面，不交一言，我又何必懇他？麻姑道：『仙姑既不陪罪，將來可肯替他打掃落花？』百花仙子道：『小仙修行多年，並非他的侍從，安能去作灑掃之事？當年我原有言在先，如爽前約，教我墮落紅塵，今既犯了此誓，神明鑒察，豈能逃過此厄？這是小仙命該如此，所以不因不由，就有羣花齊放一事，更有何言？只好靜聽天命。至於自行檢舉，也可不必了。』說罷，不覺滿面愁容，道聲失陪，卽至本洞。兩個女童把連日奉詔之事稟過，只見嫦娥那邊，命女童來請仙姑去掃落花。百花仙子只羞的滿面緋紅，因說道：『你回去告知你家仙姑，我當日有言在先，如爽前約，情願墮落紅塵，今我既已失信，將來自然要受一番輪回之苦。只要你家仙姑留神，看我在那紅塵中自有根基，可能不失本性。日後緣滿，還是另須苦修，方能返本。還是纔棄紅塵，就能還原。到了那時，才知我的道行並非淺薄之輩哩。』女童答應去了。到了下晚，

只見百草百果百穀三位仙子滿面愁容。來至洞中。愬愬行禮。按次歸坐。百草仙子道。適聞有位尊神。上了彈章。把仙姑參了一本。小仙同他二位偵聽真實。特來探望。不知仙姑可曾得信。百花仙子歎道。小仙自知身獲重罪。追悔莫及。惟有閉門思過。敬聽天命。今承下顧。足感盛情。被參之事。小仙並無所聞。尙求明示。百果仙子道。仙姑被參。就因羣花齊放一事。所上彈章。大略言下界帝王。雖有御詔。但非爲國計民生起見。且係酒後遊戲。該仙子何以迫不及待。並不奏聞請旨。任聽部下逞艷於非時之候。獻媚於世主之前。致令時序顛倒。駭人聽聞。況身爲一洞之主。任情閒曠。不能約束所屬。既已失察獲愆。有乖職守。仍不自請處分。而屬下目無洞主。亦不恪遵約束。均有不合。請旨一併謫入紅塵。受其磨折。以爲不能約束。不遵約束者戒。聞仙姑謫在嶺南。年未及笄。遍歷海外。走蠻煙瘴雨之鄉。受駭浪驚濤之險。以應前誓。以贖前愆。卽日就要下凡。我等敬治薄酒一杯。奉餞。特來面請。百花仙子道。請教三位仙姑。及水仙蠟梅幾位。仙子可在被謫之列。百穀仙子道。聞得他們所司之花。雖係當令。原無不合。但不能力阻衆人。亦屬非是。因此也都謫入紅塵。連仙姑共計百人。限約雖遲。早不等。大約不出三年。都要陸續下凡。百花仙子道。小仙身獲重譴。今被參謫。固罪所應得。第拖累多人。於心何安。此後一別。不惟天南地北。後會無期。而風流雲散。綠暗紅稀。回首仙山。能毋慘目。說罷。歎息不止。百草仙子道。仙姑不消煩惱。小仙探得將來被謫之人。或在十道。或在外域。雖散居四處。日後自能團聚一方。俟仙姑歷過各國。塵緣期滿。那時王母自然命我等前來相迎。仍至瑤池。以了這段公案。此是仙機。我等竊聽而來。萬萬不可洩漏。百花仙子道。請教仙姑。是那十道。是何外域。百草仙子道。如今唐朝地理。因山川形勢。分天下爲十道。凡縣分隸於郡。卽歸

於道。道卽後世之省。如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之類。至於外域、海外甚多。不能歷舉。若以衆仙姑降生而論。如君子、黑齒、淑士、歧舌、智佳、女兒各國。大約亦有幾人。謫在其內。說話間。元女、織女、麻姑也來探望。談起此事。嘆息之間。大家都埋怨百花仙子。並不自請處分。又不與嫦娥陪罪。以致降落紅塵。將來棋會少了一人。好不掃興。麻姑道。當日仙姑同嫦娥角口時。小仙曾見王母不住點頭。似有嗟嘆之意。彼時甚覺不解。及至今日。才曉得王母當日嗟嘆。已料定有此一事。若論過去未來。我們雖亦略知一二。至數百年後之事。我們道行淺薄。何能深知。元女道。此事固有定數。當日尙能謹言。不必紛爭。今日再能容忍。略盡人事。想來也不至此。此時無可如何。只好歸之於命了。百花仙子道。據仙姑所言。此事固由不能慎言而起。難道小仙此厄。竟非天命造定麼。元女道。仙姑豈不聞。小不忍。則亂大謀。又諺云。盡人事以聽天命。今仙姑既不能忍。又人事未盡。以致如此。何能言得天命。早間若聽麻姑之言。具表自行檢舉。並與嫦娥陪罪。此時或仍被謫。所謂人事已盡。方能委之於命。卽如下界俗語。言天下無場外舉子。蓋未進場。如何言中。就如人事未盡。如何言得天命。世上無論何事。若人力未盡。從無坐在家中。就能平空落下。隨心所欲事來。強求固屬不可。至應分當行之事。坐失其機。及至事後。委之於命。常人之情。往往如此。不意仙姑也有此等習氣。無怪要到凡間走一遭了。織女道。成事不說。既往不咎。我們原是各治水酒錢行的。還說我們錢行正文罷。於是衆仙姑都當面定了日期。接二連三。各備酒宴。替百花仙子餞行。那牡丹仙子同衆仙子。在上林苑伺候。武后宴畢。陸續回洞。都在洞主面前請罪。百花仙子不但並不責備。一概歸罪於己。衆仙子見洞主如此寬洪。心中更覺不安。那楊花、蘆花、藤花、蓼花、萱花、葵花。

著餞行。一日紅孩兒、金童兒、同青女兒、玉女兒。在入夢巖游幻洞備了酒果。替百花仙姑並諸位仙子餞行。請百草、百果、百穀、元女、織女、麻姑。並四靈大仙相陪飲酒。百花仙子因百草仙子說他將來下凡。要遍歷海外各國。恐有風波。及妖魔盜賊之害。甚爲憂懼。紅孩兒道。仙姑只管放心。今日大家既來祖餞。都是休戚相關之人。將來設有危急。豈有袖手之理。此後倘在下界有難。如須某人。即可解脫。不妨直呼其名。令其速降。我們一時心血來潮。自然卽去相救。金童兒道。何謂心血來潮。小仙自來未潮過。也不知心血是什麼味。畢竟怎樣潮法。求大仙把這情節說明。日後好等他來潮。紅孩兒道。我見下界說部書上。往往有此一說。其實我也不知怎樣潮法。大仙要問來歷。你只問那做書的就明白了。玉女兒道。下界說部原有幾種好的。但如心血來潮。舊套滿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他來歷。連他也是套來的。何能知道怎樣潮法。剛才紅孩大仙說。百花仙姑如在下界有難。教他呼我衆人之名。前去相救。這話只怕錯了。百花仙姑既已託生。豈能記得前生之事。若能呼我衆人之名。與仙家何異。既是仙家。豈不自知趨避。何須呼人解脫。此話令人不解。紅孩兒道。吓吓。這話我說錯了。將來百花諸位仙姑。如在下界有難。今日我等在坐。諸人如係某位大仙。或某位仙姑。應分當去拯救的。本人卽去相救。如須某人相幫。立即知會同往。彼此務須時時在意。事關百位仙姑。非同小可。倘有遺誤。怠緩不前。教他也墮紅塵。只因紅孩兒這句話。又生出許多事來。當時青女兒、玉女兒。都與百花仙子把盞酒過數巡。百獸、百鳥、百介、百鱗、四仙。向百花仙子道。仙姑此去。小仙等無以奉餞。特贈靈芝一枝。此芝產於天皇盛世。至今二百餘萬年。因得先天正氣。受日

月精華。故仙凡服食。莫不壽與天齊。些須微意。望仙姑哂存。百花仙子剛要道謝。只見百草、百果、百穀、元女、織女、麻姑、六位仙子也接著說道。我等偶於海島深山。覓得回生仙草一枝。特來面呈。以爲臨別之贈。此草生於開闢之初。歷年既深。故功有九轉之妙。洵爲希世奇珍。無論仙凡。一經服食。不惟起死回生。並能同天共老。區區微敬。略表離衷。亦望仙姑笑納。百花仙子忙向衆仙道謝拜領。卽託百草仙子代爲收存。以備他年返本還原之用。青女兒道。這兩種仙品。都是不死金丹。百草仙姑雖代收存。切莫偷吃。纔好誠恐日後百花仙姑在下界須用。一時呼名。你送去。那時你雖心血來潮。若兩手空空。無物可送。不獨仙姑心血枉自來潮。並恐百花仙姑在下界守候著急。他的心血也要來潮哩。說罷。合座不覺大笑。衆仙祖餞未罷。早有幾位仙姑限期已到。一個個各按年月。都朝下界投胎去了。那百花仙子降生嶺南唐秀才之家。乃河源縣地方。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彩霞收盡。忽然明月當空。賴君一片心思。換我兩般眼界。蔬菴識

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論文科 老書生夢中聞善果

話說這位唐秀才名敖。表字以亭。祖籍嶺南循州海豐郡河源縣。妻子久已去世。繼娶林氏。兄弟名唐敏。也是本郡秀士。弟婦史氏。至親四口。上無父母。喜得祖上留下良田數頃。儘可度日。唐敏自進學後。無志功名。專以課讀爲業。唐敖素日雖功名心勝。無如秉性好遊。每一年倒有半年出遊在外。因此學業分心。以致屢次赴試。仍是一領青衫。恰喜這年林氏生下一女。將產時。異香滿室。既非冰麝。又非旃檀。似花香而非花香。三日之中。時刻變換。竟有百種香氣。鄰舍莫不傳以爲奇。因此都將此地喚作百香衢。未生

之先林氏夢登五彩峭壁醒來卽生此女所以取名小山隔了兩年又生一子就從姐姐小山之意取名小峯。小山生成美貌端莊天姿聰俊到了四五歲就喜讀書凡有書籍一經過目卽能不忘且喜家中書籍最富又得父親叔叔指點不上幾年文義早已精通兼之膽量極大識見過人不但喜文並且好武時常舞鎗耍棒父母也禁他不住這年唐敖又去赴試一日正值皓月當空小山同唐敏坐在簷下玩月談文小山問道爹爹屢赴科場叔叔也是秀才爲何不去應試唐敏道我素日功名心淡且學業未精去也無用與其奔馳辛苦莫若在家課讀倒覺自在況命中不能發達也強求不來的小山道請問叔叔當今旣開科考文自然男有男科女有女科了不知我們女科幾年一考求叔叔說明姪女也好用功早作準備唐敏不覺笑道姪女今日怎麼忽然講起女科我只曉得醫書有個女科若講考試有甚女科我卻不知如今雖有太后爲帝朝中並無女臣莫非姪女也想發科發甲去做官真是你爹爹一樣心腸可謂父女天性了小山道姪女並非要去做官因想當今旣是女皇帝自然該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女君輔弼庶男女不致混雜所以請問一聲那知竟是未有之事若這樣說來女皇帝倒用男丞相這也奇了旣如此我又何必讀書跟著母親嬸嬸習學針黹豈不是好過了兩日把書果真放過去學針黹學了幾時只覺毫無意味不如吟詩作賦有趣於是仍舊讀書小山本來穎悟再加時刻用功腹中甚覺淵博每與叔叔唱和唐敏竟敵他不住因此外面頗有才女之名誰知唐敖前去赴試雖然連捷中了探花不意有位言官上了一本言唐敖於宏道年間曾在長安同徐敬業駱賓王魏思溫薛仲璋等結拜異姓兄弟後來徐駱諸人謀爲不軌唐敖雖不在內但昔日旣與叛逆結盟究非安分之輩今名登黃榜將來出仕恐不

免結黨營私。請旨謫爲庶人。以爲結交匪類者戒。本章上去。武后密訪唐敖。並無劣蹟。因此施恩。仍舊降爲秀才。唐敖這番氣惱。非同小可。終日思想。遂有棄絕紅塵之意。唐敏得了連捷喜音。恐哥哥需用。早已差人送了許多銀兩。唐敖有了路費。更覺放心。卽把僕從遣回。自己帶著行囊。且到各處遊玩。暫解愁煩。一路上逢山起早。遇水登舟。遊來遊去。業已半載。轉瞬臘盡春初。這日不知不覺到了嶺南。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門首。相隔自己家內。不過二三十里。路途雖近。但意懶心灰。羞見兄弟妻子之面。意欲另尋勝境暢遊。又不知走那一路才好。一時無聊。因命船戶把船攏岸。上得岸來。走未數步。遠遠有一古廟。進前觀看。上寫夢神觀三個大字。不覺歎道。我唐敖年已半百。歷來所做之事。如今想起。真如夢境一般。從前好夢歹夢。俱已做過。今看破紅塵。意欲求仙訪道。未卜此後何如。何不去求神明指示。於是走進神殿。暗暗禱告。拜了神像。就在神座旁席地而坐。恍惚間有個垂髫童子走來道。我家主人奉請處士。有話面談。唐敖跟著來至後殿。有一老者迎出。隨卽上前行禮。分賓主坐下。道。請問老丈尊姓。不知見召有何台命。老者道。老夫姓孟。向在如是觀居住。適因處士有求仙訪道之意。所以奉屈一談。請問處士向來有何根基。如今所恃何術。畢竟如何修爲去求仙道。唐敖道。我雖無甚根基。至求仙一事。無非遠離紅塵。斷絕七情六慾。一意靜修。自然可入仙道了。老者笑道。此事談何容易。處士所說清心寡慾。不過略延壽算。身無疾病而已。若講這仙道。那葛仙翁說的最好。他道。要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務求元道。終歸無益。要成地仙。當立三百善。要成天仙。當立一千三百善。今處士既未立功。又未立言。而

又無善可立。一無根基。忽要求仙。豈非緣木求魚。枉自費力麼。唐敖道。賤性庸愚。今承指教。嗣後自當衆

意外之災。境遇如此。莫可若何。老丈何以教我。那老者道。處士有志未遂。甚爲可惜。然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後如棄浮幻。另結良緣。四海之大。豈無際遇。現聞百花獲愆。俱降紅塵。將來雖可團聚一方。內有名花十二。不幸飄零外洋。倘處士憫其凋零。不辭勞瘁。遍歷海外。或在名山。或在異域。將各花力加培植。俾歸福地。與羣芳同得返本還原。不致淪落海外。冥冥之中。豈無功德。再能衆善奉行。始終不懈。一經步入小蓬萊。自能名登寶錄。位列仙班。此中造化。處士本有宿緣。卽此前進。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承下問。故述梗概。亟須勉力行之。唐敖聽罷。正要朝下追問。那個老者忽然不見。連忙把眼揉了一揉。四處觀看。誰知自己仍坐神座之旁。仔細一想。原來卻是一夢。將身立起。再看神像。就是夢中所見老者。因又叩拜一番。來到船上。隨卽開船。細想夢中光景。暗暗忖道。此番若到海外。其中必有奇緣。第一百花不知因何獲愆。畢竟都降何處。爲何卻又飄流外洋。此事虛虛實實。令人難解。好在我生性好遊。今功名無望。業已看破紅塵。正思海外暢遊。以求善果。恰好又得此夢。可謂天從人願。適纔夢神所說名花十二。不知卻喚何名。可惜未曾問得詳細。將來到了海外。惟有處處留神。但遇好花。卽加培植。倘逢仙緣。亦未可知。此時且去尋訪妻舅。他常出外飄洋。倘能結伴同行。那纔更好了。於是把船攏到妻舅林之洋門首。只見裏面挑發貨物。恁恁忙忙。倒像遠出樣子。原來林之洋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嶺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父母久已去世。妻子呂氏跟前一女。名喚婉如。年方十三。生得品貌秀麗。聰慧異常。向日常在海船。跟著父母飄洋。如今林之洋又去販貨。把家務託丈母江氏照應。正要起身。忽見唐敖到他家來。彼此道了久闊。

讓至內室。同呂氏見禮。婉如也來拜見。唐敖還道：「姪女向未讀書。今兩年未見，爲何滿面書卷秀氣？」大約近來也學小山，不做針黹，一味讀書了。林之洋道：「他心心念念，原想讀書。俺也知道讀書是件好事。平時俺也替他買了許多書。奈俺近年多病窮忙，那有工夫教他。」唐敖道：「舅兄可知近來女子讀書，如果精通，比男子登科發甲還妙哩。」林之洋道：「爲甚有這好處？」唐敖道：「這個好處，你道從何而起？卻是宮娥上官婉兒起的根苗。此話已有十餘年了。舅兄既不知道，待小弟慢慢講來。未知後話如何，再俟下回分解。」

山光平遠，水氣中和，步步引人入勝。蔬菴識。

第八回 棄囂塵結伴遊寰海 覓勝蹟窮蹤越遠山

話說唐敖向林之洋道：「舅兄，你道爲何女子讀書甚妙？」只因太后有個宮娥，名喚上官婉兒。那年百花齊放，曾與羣臣作詩，滿朝臣子都作他不過。因此文名大振。太后十分寵愛，將他封爲昭儀。因要鼓勵人才，並將昭儀父母也封官職。後來又命各處大臣細心查訪，如有能文才女，准其密奏，以備召見。量才加恩。外面因有這個風聲，所以數年來，無論大家小戶，凡有幼女，莫不讀書。目今召見曠典，雖未舉行，若認真用功，有了文名，何愁沒有奇遇？姪女如此清品，任其耽擱，豈不可惜？呂氏道：「將來全仗姑夫指教。如識得幾字，那纔好了。但他雖未讀書，卻喜寫字，每日拿着字帖臨寫，時刻不離。教他送給小山姐姐批改，他又肯，究竟不知寫的何如。」唐敖道：「姪女所臨何帖，何不取來一看？」林婉如道：「姪女立意原想讀書，無奈父親最怕教書煩心，只買一本字帖，教俺學字。姪女既不認得，又不知從何下筆，只好依樣葫蘆，細細臨寫。平時遇見小山姐姐，怕他恥笑，從未談及。今寫了三年，字體雖與帖上相仿，不知寫的可是求姑夫批改。」

與帖無異。內有幾字。竟高出原帖之上。看罷。不覺歎道。如此天資。若非宿慧。安能如此。此等人。若令讀書。何患不是奇才。林之洋道。俺因他要讀書。原想送給甥女作伴。求妹夫教他。偏這幾年。妹夫在家。日子少。只好等你作了官。再把他送去。誰知去年。妹夫剛中探花。忽又鬧出結盟事來。俺聞前朝並無探花。這個名號。是太后新近取的。據俺看來。太后特將妹夫中個探花。必因當年百花齊放一事。派你去探甚花消息哩。唐敖道。小弟記得那年百花齊放。太后曾將牡丹貶去洛陽。其餘各花。至今仍在上苑。所有名目。現有上官昭儀之詩可憑。何須查探。舅兄此言。未免過於附會。但我們相別許久。今日見面。正要談談。不意府上如此。匆忙。看這光景。莫非舅兄就要遠出麼。林之洋道。俺因連年多病。不會出門。近來喜得身子強壯。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運。強如在家坐吃山空。這是俺的舊營生。少不得又要吃些辛苦。唐敖聽罷。正中下懷。因趁勢說道。小弟因內地山水。連年遊玩殆遍。近來毫無消遣。而且自從都中回來。鬱悶多病。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解解愁煩。舅兄恰有此行。真是天緣湊巧。萬望攜帶攜帶。小弟帶有路費數百金。途中斷不有累。至於飯食舟資。悉聽分付。無不遵命。林之洋道。妹夫同俺骨肉至親。怎說起船錢飯食來。因向妻子道。大娘。你聽妹夫這是甚話。呂氏道。俺們海船甚大。豈在姑爺一人。就是飯食。又值幾何。但海外非內河可比。俺們常走。不以爲意。若膽小的。初上海船。受了風浪。就有許多驚恐。你們讀書人。茶水是不離口的。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上了海船。不獨沐浴一切先要從簡。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潤喉嚨。若想盡量。卻是難的。姑爺平素自在慣了。何能受這辛苦。林之洋道。到了海面。總以

風爲主。往返三年兩載。更難預定。妹夫還要忖度。若一時高興。誤了功名正事。豈非俺們耽擱你麼。唐敖道。小弟素日常聽令妹說。海水極鹹。不能入口。所用甜水。俱是預裝船內。因此都要撙節。恰好小弟平素最不喜茶。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無。至洋面風浪甚險。小弟向在長江大湖。也常行走。這又何足爲奇。若講往返。難以刻期。恐誤正事。小弟只有赴考是正事。今已功名絕望。但願遲遲回來。纔趁心願。怎麼倒說你們耽擱呢。林之洋道。你既這般立意。俺也不敢相攔。妹夫出門時。可將這話告知俺家妹子。唐敖道。此話我已說過。舅兄如不放心。小弟再寄一封家信。將我們起身日子。也教令妹知道。豈不更好。林之洋見妹夫執意要去。情不可卻。只得應允。唐敖一面修書。央人寄去。一面開發船錢。把行李發來。取了一封銀子。以作舟資。飯食之費。林之洋執意不收。只好給了婉如爲紙筆之用。林之洋道。姑夫給他這多銀子。若買紙筆。寫一世還寫不清哩。俺想妹夫既到海外。爲甚不買些貨物。碰碰機會。唐敖道。小弟纔拏了銀子。正要去置貨。卻被舅兄道著。可謂意見相同。於是帶了水手。走到市上。買了許多花盆。並幾擔生鐵回來。林之洋道。妹夫帶這花盆。卻是冷貨。難以出脫。這生鐵。俺見海外到處都有。帶這許多。有甚用處。唐敖道。花盆雖係冷貨。安知海外無惜花之人。倘乏主顧。那海島中奇花異草。諒也不少。就以此盆栽植數種。沿途玩賞。亦可陶情。至於生鐵。如遇買主。固好設難出脫。舟中得此。亦壓許多風浪。縱放數年。亦無朽壞。小弟熟思許久。惟此最妙。因而買來。好在所費無多。舅兄不必在意。林之洋聽了。明知此物難以退回。只得點頭道。妹夫這話也是不多時。收拾完畢。大家另坐小船。到了海口。衆水手把貨發完。都上三板。渡上海船。趁著順風。揚帆而去。此時正是正月中旬。天氣甚好。行了幾日。到了大洋。唐敖四圍眺望。眼界爲之一

寬真是觀於海者難爲水。心中甚喜。走了多日。繞出門戶山。不知不覺。順風飄來。也不知走了若干路程。唐敖一心記挂夢神所說名花。每逢崇山峻嶺。必要泊船上去。望望林之洋。因唐敖是讀書君子。素本敬重。又知他秉性好遊。但可停泊。必令妹夫上去。就是茶飯一切。呂氏也甚照應。唐敖得他夫妻如此相待。十分暢意。途中雖因遊玩。不無耽擱。喜得常遇順風。兼之飄洋之人。以船爲家。多走幾時。也不在意。倒是林之洋。惟恐過於耽擱。有誤妹夫考試。誰知唐敖立誓不談功名。因此只好由他盡興遊了。遊玩之暇。因婉如生的聰慧。教他念念詩賦。恰喜他與詩賦有緣。一讀便會。毫不費事。沿途借著課讀。倒解許多煩悶。這日正行之際。迎面又有一座大嶺。唐敖道。請教舅兄。此山較別處甚覺雄壯。不知何名。林之洋道。這嶺名叫東口山。是東荒第一大嶺。聞得上面景致甚好。俺路過幾次。從未上去。今日妹夫如高興。少刻停船。俺也奉陪走走。唐敖聽見東口二字。甚覺耳熟。偶然想起道。此山旣名東口。那君子國大人國自然都在鄰近了。林之洋道。這山東連君子。北連大人。果然鄰近。妹夫怎麼得知。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東口山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又聞大人國在其北。只能乘雲而不能走。不知此話可確。林之洋道。當日俺到大人國。曾見他們國人都有雲霧把脚托住。走路並不費力。那君子國無論甚人。都是一派文氣。這兩國過去。就是黑齒國。渾身上下。無處不黑。其餘如勞民。聶耳。無腸。犬封。元股。毛民。毗騫。無脣。深目等國。莫不奇形怪狀。都在前面。將來到彼。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說話間。船已泊在山脚下。郎舅兩個。離船上。上了山坡。林之洋提著鳥鎗。火繩。唐敖身佩寶劍。曲曲彎彎。越過前面山頭。四處一看。果是無窮美景。一望無際。唐敖忖道。如此崇山。豈無名花在內。不知機緣如何。只見遠遠山峯上。走出一個怪獸。其形如豬。

身長六尺，高四尺，渾身青色，兩隻大耳，口中伸出四個長牙，猶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唐敖道：「這獸如此長牙，卻也罕見。」舅兄可知其名麼？林之洋道：「這個俺不知道，俺們船上有位舵工，剛纔未邀他同來，他久慣飄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徹，那些異草奇花，野鳥怪獸，無有不知，將來如再遊玩，俺把他邀來。」唐敖道：「船上既有如此能人，將來遊玩，倒是不可缺的。」此人姓甚？可識字麼？林之洋道：「這人姓多，排行第九，因他年老，俺們都稱多九公，他就以此爲名。那些水手，因他無一不知，都同他取笑，替他起個反面綽號，叫作多不識。幼年也曾入學，因不得中，棄了書本，作些海船生意，後來消折本錢，替人管船，拏舵爲生。儒巾久已不戴，爲人老誠，滿腹才學，今年八旬，向外精神甚好，走路如飛，平素與俺性情相投，又是內親，特地邀來相幫，照應恰好。多九公從山下走來，林之洋連忙招手相邀，唐敖迎上，拱手道：「前與九公會面，尙未深談，剛纔舅兄說起，纔知都是至親。」又是學中先輩，小弟向日疎忽，失敬，尙求恕罪。」多九公連道：「豈敢！」林之洋道：「九公想因船上拘束，也來舒暢舒暢。」俺門正在盼望，來的恰好，因指道：「請問九公，那個怪獸，滿嘴長牙，喚作甚名？」多九公道：「此獸名叫當康，其鳴自叫，每逢盛世，始露其形，今忽出現，必主天下太平。」話未說完，此獸果然口呼當康，鳴了幾聲，跳舞而去。唐敖正在眺望，只覺從空落一小石塊，把頭打了一下，不由吃驚道：「此石從何而來？」林之洋道：「妹夫，你看那邊一羣黑鳥，都在山坡啄取石塊，方纔落石打你的，就是這鳥。」唐敖進前細看，只見其形似鴉，身黑如墨，嘴白如玉，兩隻紅足，頭上斑斑點點，有許多花文，都在那裏啄石，來往飛騰。林之洋道：「九公可知這鳥搬取石塊，有甚用處？」多九公道：「當日炎帝有個少女，偶遊東海，落水而死，其魂不散，變爲此鳥，因懷生前落水之恨，每日銜石，吐入海中，意欲把海填平，以消此恨。那知

此鳥年深日久。竟有匹偶。日漸滋生。如今竟成一類了。唐敖聽了。不覺歎息不止。未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大海有仙山。人望之而不往。苦海無涯岸。人戀之而不離。唐公能毅然乘桴。雲梯之初枕。已在是矣。蔬菴識

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壽 食朱草入聖超凡

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問道。小弟向來以爲銜石填海。失之過癡。必是後人附會。今日目覩。纔知當日妄議。可謂少所見。多所怪了。據小弟看來。此鳥秉性雖癡。但如此難爲之事。並不畏難。其志可嘉。每見世人明明放著易爲之事。他卻畏難偷安。一味蹉跎。及至老大。一無所能。追悔無及。如果都像精衛這樣立志。何患無成。請問九公。小弟聞得此鳥生在發鳩山。爲何此處也有呢。多九公笑道。此鳥雖有銜石填海之異。無非是個禽鳥。近海之地。何處不可生。何必定在發鳩一山。況老夫只聞鸚鵡不踰濟。至精衛不踰發鳩。這卻未曾聽過。林之洋道。九公。你看前面一帶樹林。那些樹木。又高又大。不知甚樹。俺們前去看看。如有鮮果。摘取幾個。豈不是好。登時都至崇林。迎面有株大樹。長有五丈。大有五圍。上面並無枝節。惟有無數稻鬚。如禾穗一般。每穗一個。約長丈餘。唐敖道。古有木禾之說。今看此樹形狀。莫非木禾麼。多九公點頭道。可惜此時稻還未熟。若帶幾粒大米回去。這是罕見之物。唐敖道。往年所結之稻。大約都被野獸吃去。竟無一顆在地。林之洋道。這些野獸。就算嘴饞好吃。也不能吃得顆粒無存。俺們且在草內搜尋。務要找出長長見識。說罷。各處尋覓。不多時。拏著一顆大米道。俺找著了。二人進前觀看。只見那米有

三寸寬五寸長。唐敖道：「這米若煮成飯，豈不有一尺長麼？」多九公道：「此米何足爲奇？老夫向在海外，曾吃一個大米，足足飽了一年。」林之洋道：「這等說，那米定有兩丈長了。」當日怎樣煮他，這話俺不信。多九公道：「那米寬五寸，長一尺，煮出飯來，雖無兩丈，吃過後滿口清香，精神陡長，一年總不思食。」此話不但林兄不信，就是當時老夫自己也覺疑惑。後來因聞當年宣帝時，背陰國來獻方物，內有清腸稻，每食一粒，終年不飢，纔知當日所食，大約就是清腸稻了。」林之洋道：「怪不得令人射鵠，每所發的箭，離那鵠子還有一二尺遠，他卻大爲可惜，只說差得一米。」俺聽了，著實疑惑，以爲世上那有那樣大米。今聽九公這話，纔知他說差得一米，卻是煮熟的清腸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過刻。」舅兄此話，被好射歪箭的聽見，只怕把嘴還要打歪哩。」忽見遠遠有一小人，騎著一匹小馬，約長七八寸，在那裏走路。多九公一眼瞥見，早已如飛奔去。林之洋只顧找米，未曾理會。唐敖一見，那敢怠慢，慌忙追趕。那個小人也朝前奔走。多九公腿腳雖便，究竟筋力不及，兼之山路崎嶇，剛離小人不遠，不防路上有一石塊，一脚絆倒，及至起來，腿上轉筋，寸步難移。唐敖得空，飛忙越過，趕有半里之遙，這纔趕上，隨卽捉住，吃入腹內。多九公手扶林之洋，氣喘噓噓走來，望著唐敖嘆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何況此等大事，這是唐兄仙緣湊巧，所以毫不費事，竟被得著了。」林之洋道：「俺聞九公說，有個小人小馬，被妹夫趕來，俺們遠遠見你放在嘴邊，難道連人帶馬都吃了？俺甚不明，倒要請問有甚仙緣。」唐敖道：「這個小人小馬，名叫肉芝。當日小弟原不曉得，今年從都中回來，無志功名，時常看看古人養氣服食等法，內有一條言行山中，如見小人乘著車馬，長五七寸的，名叫肉芝，有人吃了，延年益壽，並可了道成仙。此話雖不知真假，諒不致有害，因此把他捉住，有偏二兄

吃了。林之洋笑道：「果真這樣。妹夫竟是活神仙了。你今吃了肉芝，自然不飢。只顧遊玩，俺倒餓了。剛纔那個小人小馬，妹夫喫時，可還剩條腿兒，給俺解解饑麼？」多九公道：「林兄如餓，恰好此地有個充飢之物，隨向碧草叢中，摘了幾枝青草道：『林兄把他喫了，不但不飢，並且頭目還覺清爽。』林之洋接過，只見這草，宛如韭菜，內有嫩莖，開著幾朵青花，卽放口內，不覺點頭道：『這草一股清香，倒也好喫。』請問九公，他叫甚麼名號？」已後俺若遊山，餓時，好把他來充飢。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鵲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餘，可以療飢。大約就是此物了。」多九公連連點頭，於是又朝前走。林之洋道：「好奇怪，果真飽了。這草有此好處，俺要多找兩擔，放在船上，如遇缺糧，把他充飢，比當年妹夫所傳辟穀方子，豈不省事？」多九公道：「此草海外甚少，何能找得許多？」況一經離土，其葉卽枯，若要充飢，必須嫩莖，枯卽無用了。只見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葉如松，青翠異常，葉上生著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執青草道：「舅兄纔喫祝餘，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說罷，喫入腹內，又把那個芥子，放在掌中，吹氣一口，登時從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來，也如松葉，約長一尺，再吹一口，又長一尺，一連吹氣三口，共有三尺之長，放在口邊，隨又喫了。林之洋笑道：「妹夫要這樣狠嚼，只怕這裏青草都被你喫盡哩。」這芥子忽變青草，這是甚故？」多九公道：「此是躡空草，又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長一尺，再吹又長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喫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躡空草。林之洋道：「有這好處，俺也喫他幾枝。」久後回家，儻房上有賊，俺躡空捉他，豈不省事？」於是各處尋了多時，並無蹤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這空山中有誰吹氣栽他，剛纔唐兄所喫的，大約此子因鳥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氣，因此落地而生，並非常見之物。你卻從何尋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

次纔見若非唐兄吹他老夫還不知就是躡空草哩。林之洋道：「喫了這草就能站在空中，俺想這話到底古怪，要求妹夫試試，果能平空站住，俺纔信哩。」唐敖道：「此草纔喫未久，如何就有效驗也罷。」小弟權且試試，隨即將身一縱，就如飛舞一般，攬將上去，離地約有五六丈，果然兩脚登空，猶如腳踏實地，將身立住，動也不動。林之洋拍手笑道：「妹夫如今竟是平步青雲了，果真喫了這草就能攬空，倒也好頑。」妹夫何不走走幾步？若走的靈便，將來行路，你就空中行走，兩脚並不沾土，豈不省些鞋襪？」唐敖聽了，果真就要空中行走，誰知方纔舉足，隨即墜下。林之洋道：「恰好那邊有顆棗樹，上面有幾個大棗，妹夫既會攬高，爲甚不去摘他幾個，解解口渴，也是好的。」都至樹下，仔細一看，並非棗樹，多九公道：「此果名叫刀味核，其味全無定準，隨刀而變，所以叫作刀味核。有人喫了，可成地仙，我們今日如得此核，卽不能成仙，也可延年益壽。無如此核生在樹杪，其高十數丈，唐兄縱會攬高，相去懸遠，何能到手？」林之洋道：「妹夫只管攬去，設或穀著也不可定。」唐敖道：「小弟攬空，離地不過五六丈，此樹高不可攀，何能摘他？」這是癩蝦蟆想喫天鵝肉了。林之洋聽了，那肯甘心，固低了頭，忖了一忖，不覺喜道：「俺纔想個主意，妹夫攬在空中，略停片時，隨又朝上一攬，就如登梯一般，慢慢攬去，不怕這核不能到手。」唐敖聽了，仍是不肯，無奈林之洋再三催逼，唐敖只得將身一縱，攬在空中，停了片刻，靜氣寧神，將身立定，復又用力朝上一攬，只覺身如禪翼，悠悠揚揚，飄飄蕩蕩，登時間不知不覺，倒像斷線風箏一般，落了下來。林之洋頓足道：「妹夫怎麼不朝上攬，倒朝下墜，這是甚意？」唐敖道：「小弟剛纔明明朝上攬去，誰知並不由我作主，何嘗是我有意落下？」多九公笑道：「你在空中，要朝上攬，兩脚勢必用力，又非腳踏實地，焉有不墜？若依林兄所說，慢慢一層一層攬去，儻攬

千百遍。豈不攬上天麼。安有此理。唐敖道。此時忽覺一陣清香。莫非此核還有香味麼。多九公道。這股香氣。細細聞去。倒像別處隨風刮來。我們何不順著香味。各處看看。於是三人分路找尋。唐敖穿過樹林。走過峭壁。各處探望。只見路旁石縫內。生出一枝紅草。約長二尺。赤若塗朱。甚覺可愛。端詳多時。猛然想起。服食方內言。朱草狀如小桑。莖似珊瑚。汁流如血。以金玉投之。立刻如泥。投金名曰金漿。投玉名曰玉漿。人若服了。皆能入聖超凡。且喜多林二人俱未同來。今我得遇仙草。可謂有緣。奈身邊並無金器。這卻怎好。因想了一想。頭巾上有個小小玉牌。何不試試。想罷。取下玉牌。把朱草從根折斷。齊放掌中。連揉帶搓。果然玉已成泥。其色甚紅。隨即放入口內。只覺芳馨透腦。方纔喫完。陡然精神百倍。不覺喜道。朱草纔喫未久。就覺神清氣爽。可見仙家之物。果非小可。此後如能斷穀。其餘別的工夫。更好做了。今日喫了許多仙品。不知膂力可能加增。只見路旁有一殘碑。倒在地下。約有六七百觔。隨即走進。彎下腰去。毫不費力。輕輕用手捧起。借著躡空草之術。乘勢將身一縱。攬在空中。略停片刻。慢慢落下。走了兩步。將碑放下。道。此時服了朱草。只覺耳聰目明。誰知回想幼年所讀經書。不但絲毫不忘。就是平時所作詩文。也都在目前。不意朱草竟有如許妙處。只見多九公攜著林之洋走來道。唐兄忽然滿口通紅。是何緣故。唐敖道。不瞞九公說。小弟纔得一枝朱草。卻又有偏二位喫了。林之洋道。妹夫喫他有甚好處。多九公道。此草乃天地精華。凝結而生。人若服了。有根基的。即可得道成仙。老夫向在海外。雖然留心。無如從未一見。今日又被唐兄遇着。真是仙緣湊巧。將來優游世外。名列仙班。已可概見。那知這陣香氣。卻成就了唐兄一段仙緣。林之洋道。妹夫不久就要成仙。爲甚忽然愁眉苦臉。難道捨不得家鄉。怕做神仙麼。唐敖道。小弟喫了

朱草此時只覺腹痛。不知何故。話言未了。只聽腹中響了一陣。登時濁氣下降。微微有聲。林之洋用手掩鼻道。好了。這草把妹夫濁氣趕出。身上想必暢快。不知腹中可覺空疎。舊日所作詩文。可還依舊在腹麼。唐敖低頭想了一想。口中只說奇怪。因向多九公道。小弟起初喫了朱草。細想幼年所作詩文。明明全都記得。不意此刻腹痛之後。再想舊作。十分中不過記得一分。其餘九分。再也想不出。不解何意。多九公道。卻也奇怪。林之洋道。這事有甚奇怪。據俺看來。妹夫想不出的那九分。就是剛纔那股濁氣。朱草嫌他有些氣味。把他趕出。他已露出本相。鑽入俺的鼻內。你卻那裏尋他。其餘一分。並無氣味。朱草容他在內。如今好好在你腹中。自然一想就有了。俺只記挂妹夫中探花那本卷子。不知朱草可肯留點情兒。妹夫平日所作窗稿。將來如要發刻。據俺主意。不須託人去選。就把今日想不出的那九分。全都刪去。只刻想得出的那一分。包你必是好的。若不論好歹。一概發刻。在你自己刻的是詩。那知朱草卻大爲不然。可惜這草甚少。若帶些回去。給人喫了。豈不省些刻工。朱草有這好處。九公爲甚不喫兩枝。難道你無窗稿要刻麼。多九公笑道。老夫雖有窗稿要刻。但恐趕出濁氣。只怕連一分還想不出哩。林兄爲何不喫兩枝。趕趕濁氣。林之洋道。俺又不刻酒經。又不刻食譜。喫他作甚。唐敖道。此話怎講。林之洋道。俺這肚腹。不過是酒囊飯袋。若要刻書。無非酒經食譜。何能比得二位。怪不得妹夫最好遊山玩水。今日俺見這些奇禽怪獸。異草仙花。果然解悶。多九公道。林兄剛說果然。湊巧竟有果然來了。只見山坡上有個異獸。形象如猿。渾身白毛。上有許多黑文。其體不過四尺。後面一條長尾。由身子盤至頂上。還長二尺有餘。毛長而細。頰下許多黑髯。守著一個死獸。在那裏慟哭。林之洋道。看這模樣。竟像一個絡腮鬍子。不知爲甚這樣啼哭。難

道他就叫作果然麼。多九公道。此獸就是果然。又名獬豸。其性最義。最愛其類。獵戶取皮作褥。貨賣獲利。往往捉住一個打死。放在山坡。如有路過之獬。一經看見。即守住啼哭。任人捉獲。並不逃竄。此時在那裏守著死獬慟哭。想來又是獵戶下的鷄子。少刻獵戶看見。毫不費力。就捉住了。忽見山上起一陣大風。刮的樹木刷刷亂響。三人見風來的古怪。慌忙躲入樹林深處。風頭過去。有隻斑毛大蟲。從空攏了下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讀此篇。如餐仙草。色香味種種俱奇。

異香異色。固足移人。須知先見者。精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後見者。果然至死不變。強哉矯也。苟無確乎不可拔之志者。入此山。當自愧於禽獸。蔬菴識

第十回 誅大蟲佳人施藥箭 搏奇鳥壯士奮空拳

話說三人躲入樹林。風頭過去。有隻斑毛大蟲。從高峯攏至。果然面前。果然一見。嚇的發抖。還是守著死獬。不肯遠離。那大蟲攏下。如山崩地裂一般。吼了一聲。張開血盆大口。把死獬咬住。只見山坡旁隱隱約約。倒像攏出一箭。直向大蟲面上射去。大蟲着箭。口中落下死獬。大吼一聲。將身縱起。離地數丈。隨即落下。四腳朝天。眼中插着一箭。竟自不動。多九公喝彩道。真好神箭。果然見血封喉。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此箭乃獵戶放的藥箭。係用毒草所製。凡猛獸着了此箭。任他凶猛。登時血脈凝結。氣喉緊閉。所以叫他見血封喉。但虎皮甚厚。箭最難入。這人把箭從虎目射入。因此藥性行的更快。若非本領高強。何能有此神箭。不意此處竟有如此能人。少刻出來。倒要會他一會。忽見山旁又走出一隻小虎。行至山坡。把

虎皮揭去。卻是一個美貌少女。身穿白布箭衣。頭上束着白布漁婆巾。臂上跨着一張雕弓。走至大蟲跟前。腰中取出利刃。把大蟲胸膛剖開。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顆心。提在手中。取了利刃。捲了虎皮。走下山來。林之洋道。原來是個女獵戶。這樣小年紀。竟有這般膽量。俺且嚇他一嚇。說罷。舉起火繩。迎着女子。放了一聲空鎗。那女子叫道。我非歹人。諸位暫停貴手。婢子有話告稟。登時下來。萬福道。請教三位長者上姓。從何至此。唐敖道。他二人一位姓多。一位姓林。老夫姓唐。都從中原來。女子道。嶺南有位姓唐的。號叫以亭。可是長者一家。唐敖道。以亭就是賤字。不知何以得知。女子聽了。慌忙下拜道。原來唐伯伯在此。姪女不知。望求恕罪。唐敖還禮道。請問小姐尊姓。爲何如此稱呼。府上還有何人。適纔取了虎心。有何用處。女子道。姪女中原人氏。姓駱。名紅蕖。父親曾任長安主簿。後降臨海丞。因同敬業伯伯獲罪。不知去向。官差緝捕家屬。母親無處存身。同祖父帶了姪女。逃至海外。在此古廟中敷衍度日。此山向無人煙。尙可藏身。不意去年大蟲趕逐野獸。將住房壓倒。母親肢體折傷。疼痛而死。姪女立誓殺盡此山之虎。替母報讐。適用藥箭射死大蟲。取了虎心。正要回去祭母。不想得遇伯伯。姪女常聞祖父說伯伯與父親向來結拜。所以纔敢如此相稱。唐敖歎道。原來你是賓王兄弟之女。幸逃海外。未遭毒手。不知伯伯現在何處。身體可安。望姪兒帶去一見。駱紅蕖道。祖父現在前面廟內。伯伯既要前去。姪女在前引路。說罷。四人走不多時。來至廟前。上寫蓮花菴三字。四面牆壁俱已朽壞。並無僧道。惟剩神殿一座。廂房兩間。光景雖然頹敗。喜得怪石縱橫。碧樹叢雜。把這古廟圍在居中。倒也清雅。進了廟門。駱紅蕖提着虎心。先去通知三人。隨後進了大殿。只見有個鬚髮皆白的老翁迎出。唐敖認得是駱龍。連忙搶進行禮。多林二人也見了禮。一同

讓坐獻茶。駱龍問了多林二人名姓，略談兩句，因向唐敖歎道：「吾兒賓王不聽賢姪之言，輕舉妄動，以致合家離散。孫兒跟在軍前，存亡未卜。老夫自從得了凶信，卽帶家口奔逃，偏偏媳婦身懷六甲，好容易逃至海外，生下紅蕙孫女，就在此處敷衍度日，屈指算來，已一十四載，不意去歲大蟲壓倒房屋，媳婦受傷而亡。孫女慟恨，因此棄了書本，終日搬弓弄箭，操練武藝，要替母親報讎。自製白布箭衣一件，誓要殺盡此山猛虎，方肯除去孝衣。果然有志竟成，上月被他打死一個。今日又去打虎，誰知恰好遇見賢姪，邂逅相逢，真是萬里他鄉遇故知，可謂三生有幸。惟是老夫年已八旬，時常多病，現在此處，除孫女外，還有乳母老蒼頭二人，老夫爲癡兒賓王所累，萬不能復回故土，自投羅網。況已老邁，時光有限，紅蕙孫兒正在少年，困守在此，終非長策。老夫意欲拜懇賢姪，俯念當日結義之情，將紅蕙作爲己女，帶回故鄉，俟他年長，代爲擇配，完其終身。老夫了此心願，雖死九泉，亦必銜感，說着，落下淚來。唐敖道：「大伯說那裏話來？小姪與賓王兄弟，情同骨肉，姪女紅蕙，就如自己女兒一般。今蒙慈命，帶回家鄉，自應好好代他擇配，何須相託？若論子姪之分，原當奉請大伯同回故鄉，侍奉餘年，稍盡孝心，庶不負當日結拜之情。奈近日武后純以殺戮爲事，唐家子孫，誅戮殆盡，何況其餘？且大伯昔日出仕多年，非比他們婦女，可以隱藏，儻走露風聲，不獨小姪受累，兼恐大伯受驚，因此不敢冒昧勸駕。小姪初意原想努力上進，約會幾家忠良，共爲勤王之計，以復唐業，無如功名未遂，鬢已如霜，既不能顯親揚名，又不能興邦定業，碌碌人世，殊愧老大無成，所以浪遊海外。今雖看破紅塵，歸期未卜，家中尚有兄弟妻子，此女帶回故鄉，斷不有負慈命。大伯只管放心，駱龍道：「蒙賢姪慷慨不棄，真令人感激涕零，但你們貿易，不能耽擱，有誤程途。老夫寓此古廟，

也不能屈留。因向紅蕖道：「孫女就此拜認義父，帶著乳母跟隨前去。以了我的心願。」駱紅蕖聽了，不由大放悲聲，一面哭着，走到唐敖面前，四雙八拜，認了義父。又與多林二人行禮。因向唐敖泣道：「姪女蒙義父天高地厚之情，自應隨歸故土。奈女兒有兩樁心事：一者祖父年高，無人侍奉，何忍遠離；二者此山尚有兩虎，大讎未報，豈能捨之而去？」義父如念苦情，即將嶺南住址留下。他年儻遇皇恩大赦，那時再同祖父投奔嶺南。庶免兩下牽挂。此時若教拋撇祖父一人獨去，即使女兒心如鐵石，亦不能忍心害理至此。駱龍聽了，復又再三解勸，無奈紅蕖意在言外，總要侍奉祖父百年後，方肯遠離。任憑苦勸，執意不從。多九公道：「小姐既如此立志，看來一時也難挽回。據老夫愚見，與其此時同到海外，莫若日後回來。唐兄再將小姐帶回家鄉，豈不更便？」唐敖道：「日後小弟設或不歸，卻將如何？」林之洋道：「妹夫這是甚話。今日我們一同去，將來自來一同來，怎麼叫作設或不歸？俺倒不懂。」唐敖道：「這是小弟偶爾失言，舅兄爲何如此認真？」回問駱龍道：「寄女有此孝心，將來自有好處。老伯倒不可強他所難，況他立志甚堅，勸也無益，說罷取過紙筆，開了地名，駱紅蕖道：「義父此去，可由巫咸國路過。當日薛仲璋伯伯被難，家眷也逃海外。數年前在此路過，女兒曾與薛蘅香姐姐拜爲異姓姊妹，並在神前立誓，無論何人，儻有機緣，得歸故土，總要攜帶同行。去歲有絲貨客人帶來一信，纔知現在寄居巫咸。女兒有書一封，如係便路，求義父寄去。多九公道：「巫咸乃必由之路，將來林兄亦要在彼賣貨，帶去甚便。當時駱紅蕖去寫書信，唐敖即託林之洋上船，取了兩封銀子給駱龍，以爲貼補薪水之用。不多時，駱紅蕖書信寫完，唐敖把信接過，不覺歎道：「原來仲璋哥哥家眷也在海外。當日敬業兄弟若聽思溫哥哥之言，不從仲璋哥哥之計，唐業久已恢復。此時天下

送至廟外。自去祭母。侍奉祖父。唐敖三人。因天色已晚。回歸舊路。多九公道。如此幼女。既能不避艱險。替母報讎。又肯盡孝。侍奉祖父。餘年。惟知大義。其餘全置度外。可見世間忠孝節義之事。原不在年之大小。此女如此立志。大約本山大蟲。從此要除根了。林之洋道。剛纔俺見大蟲喫那果然。因想起聞得人說。虎豹喫人。總是那人生前造孽。該喪虎豹之口。若不造孽。就是當面遇見。他也不喫。請問九公。這話可是。多九公搖頭道。虎豹豈敢喫人。至前生造孽。更不足憑。當日老夫曾見有位老翁說的最好。他說。虎豹從來不敢喫人。並且極其怕人。素日總以禽獸爲糧。往往喫人者。必是此人近於禽獸。當其遇見之時。虎豹並不知他是人。只當也是禽獸。所以喫他。人與禽獸之別。全在頂上靈光。禽獸頂上無光。如果然之類。縱有微光。亦甚稀罕。人之天良不滅。頂上必有靈光。虎豹看見。卽遠遠迴避。儻天良喪盡。罪大惡極。消盡靈光。虎豹看見。與禽獸無異。他纔喫了。至於靈光。或多或少。總在爲人善惡分別。有善無惡。自然靈光數丈。不獨虎豹看見逃竄。一切鬼怪。莫不遠避。卽如那個果然。一心要救死獠回生。只管守住啼哭。看他那般行爲。雖是獸面。心裏卻懷義氣。所謂獸面人心。頂上豈無靈光。縱讓大蟲覲面。也不傷他。大蟲見了獸面人。心的。既不敢傷。若見了人面獸心的。如何不啖。世人只知恨那虎豹傷人。那知有一緣故。唐敖點頭道。九公此言。真可令人回心向善。警戒不小。林之洋道。俺有一個親戚。做人甚好。時常喫齋念佛。一日。同朋友上山進香。竟被老虎喫了。難道這樣行善。頭上反無靈光麼。多九公道。此等人豈無靈光。但恐此人素日外面雖然喫齋念佛。或者一時把持不定。一念之差。害人性命。或忤逆父母。忘了根本。或淫人妻女。壞人

名節其惡過重。就是平日有些小小靈光。陡然大惡包身。就如杯水車薪一般。那裏抵得住。所以登時把靈光消盡。虎纔喫了。不知此人除了喫齋念佛。別的行爲如何。林之洋道。這人諸般都好。就只忤逆父母。聞得還有甚麼桑間月下之事。除了這兩樣。總是喫齋行善。並無惡處。多九公道。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此人既忤逆父母。又有桑間月下。損人名節之事。乃罪之魁。惡之首。就讓吃齋念佛。又有何益。林之洋道。據九公這話。世人如作了孽。就是極力修爲。也不中用了。多九公道。林兄這是甚話。善惡也有大小。以善抵惡。就如將功贖罪。其中輕重大有區別。豈能一概而論。卽如這人忤逆父母。淫人妻女。乃罪大惡極。不能寬宥的。你卻將他吃齋念佛。那些小善。就要抵他兩樁大惡。豈非拏了杯水要救車薪之火麼。況喫齋念佛。不過外面向善。究竟不知其心如何。若外面造作行善虛名。心裏卻懷着凶惡。如此險詐。其罪尤重。總之爲人心地。最是要緊。若謂喫齋念佛。都是善人。恐未盡然。說話間。離船不遠。只見路旁林內。飛出一隻大鳥。其形如人。滿口豬牙。渾身長毛。四肢五官。與人無異。惟肋下舒着兩個肉翅。頂上兩個人頭。一頭像男。一頭像女。額上有文。細細看去。卻是不孝二字。多九公道。我們剛說不孝。就有不孝鳥出來。林之洋聽見不孝二字。忙舉火繩。放了一鎗。此鳥着傷墜地。仍要展翅飛騰。林之洋趕去。一連幾拳。早已打倒。三人近前細看。不但額有不孝二字。並且口有不慈二字。臂有不道二字。右脅有愛夫二字。左脅有憐婦二字。唐敖歎道。當日小弟雖聞古人有此傳說。以爲未必實有其事。今親目所覩。果真不錯。可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據小弟看來。這是世間那些不孝之人。行爲近於禽獸。死後不能復投人身。戾氣凝結。因而變爲此鳥。多九公點頭道。唐兄高見。真是格物至論。當日老夫曾見此鳥。雖是兩個人頭。卻都是男像。並

無愛夫二字。因天下並無不孝婦女。所以都是男像。他這人頭時常變幻。還有兩個女頭之時。聞得此鳥最通靈性。善能修真悟道。起初身上雖有文字。每每脩到後來。竟會一字全無。及至文字脫落。再加靜脩。不上幾年。脫了皮毛。登時成仙去了。唐敖道。此非放下屠刀。立刻成佛麼。可見上天原許衆生回心向善的。只見船上衆水手因在山泉取水。也來觀看。問知詳細。都鼓譟道。他既不孝。我們就要得罪了。這樣一身好翎毛。就是帶些回去。做個掃帚。也是好的。說罷。上前。這個一把。那個一把。只見拔的翎毛滿地飛舞。唐敖道。他額上雖有不孝二字。都是戾氣所鍾。與他何干。衆人道。我們此時只算替他除戾氣。把戾氣除淨。將來少不得要做好人。況他身上翎毛着實富厚。可見他生前吝嗇。是一毛不拔的。如今我們將這一字換個無字。他是無毛不拔。我們是一毛不拔。把他拔的一乾二淨。看他如何。翎毛拔完。正要回船。忽見林內噴出許多膠水。腥臭異常。衆人連忙跑開。林內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鼠。身長五尺。一隻紅腳。兩個大翅。飛到不孝鳥跟前。隨即抱住。騰空而起。林之洋忙拏鎗裝藥。對准此鳥。正要放時。誰知火繩沾水。已熄。轉眼間。那鳥去遠。衆水手道。我們常在海外。他這樣怪鳥。倒也少見。向來九公最是知古識今。大約今日也要難住了。多九公道。此鳥海外犬封國最多。名叫飛涎鳥。口中有涎如膠。如遇飢時。以涎灑在樹上。別的鳥兒飛過。沾了此涎。就被黏住。今日大約還未得食。所以口內垂涎。此時得了不孝鳥。必是將他飽餐。可見這股戾氣。是犯萬物所忌的。不但人要拔他的毛。禽獸還要喫他的肉哩。說罷。一齊回船。唐敖把信收了。林之洋取出大米給婉如呂氏看了。無不稱奇。登時揚帆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

數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爲寶四個大字。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書有關人心世道。作者爲功不淺。疏菴識。

鏡花緣卷之二

第十一回 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話說唐多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煙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纔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裏買物。手中拿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卻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纔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

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裏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纔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裏買物。小軍道。剛纔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卻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裏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辨。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纔知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拿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拿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呢。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拏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

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二人看罷，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秤了一秤，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纔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因，請照例扣去。」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錙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那位老兄業已儘穀一忙，那裏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給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不就在今日，況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倒恐難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個乞丐走過，賣貨人自言自語道：『這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着，即將多餘平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只見路旁走過兩個老者，都是鶴髮童顏，滿面春風，舉止大雅。唐敖看罷，知非下等之人，忙侍立一旁。四人登時拱手見禮，問了名姓。原來這兩個老者都姓吳，乃同胞兄弟。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唐敖道：「不意二位老丈都是泰伯之後，失敬失敬。」吳之和道：「請教二位貴鄉何處，來此有

何貴幹。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吳之祥躬身道。原來貴邦天朝。小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二位大賢。榮列膠庠。爲天朝清貴。今得幸遇。尤其難得。弟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尙求海涵。唐多二人連道。豈敢。吳之和道。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小子誼屬地主。意欲略展杯茗之敬。少敘片時。不知可肯枉駕。如蒙賞光。寒舍就在咫尺。敢勞玉趾一行。二人聽了。甚覺欣然。於是隨着吳氏弟兄。一路行來。不多時。到了門前。只見兩扇柴扉。周圍籬牆上面。盤着許多青藤。蔭蔭。門前一道池塘。塘內俱是菱蓮。進了柴扉。讓至一間敞廳。四人重復行禮讓坐。廳中懸着國王賜的小額。寫着渭川別墅。再向廳外一看。四面都是翠竹。把這敞廳團團圍住。甚覺清雅。小童獻茶。唐敖問起吳氏昆仲事業。原來都是閒散進士。多九公忖道。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宦。爲何國王卻替他題額。看來此人也就不凡了。唐敖道。小弟纔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果然名不虛傳。真不愧君子二字。吳之和躬身道。敝鄉僻處海隅。略有知識。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久爲八荒景仰。無須小子再爲稱頌。但貴處向有數事。愚弟兄草野固陋。似多未解。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意欲請示。不知可肯賜教。唐敖道。老丈所問。還是國家之事。還是我們世俗之事。吳之和道。如今天朝聖人在位。政治純美。中外久被其澤。所謂巍巍蕩蕩。惟天爲大。惟天朝則之。國家之事。小子僻處海濱。毫無知識。不惟不敢言。亦無可言。今日所問。卻是世俗之事。唐敖道。既如此。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吳之和聽罷。隨即說出一番話來。未知所說何話。再聽下回分解。

皓月當頭。清風入袖。令人景仰不已。疏菴識

第十二回 雙宰輔暢談俗弊 兩書生敬服良箴

話說吳之和道。小子向聞貴處世俗。於殯葬一事。作子孫的。並不計及死者。以入土爲安。往往因選風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兩代。三代之久。相習成風。以至菴觀寺院。停柩如山。曠野荒郊。浮厝無數。並且當日有力時。因選風水。蹉跎。及至後來無力。雖要求其將就殯葬。亦不可得。久而久之。竟無入土之期。此等情形。死者稍有所知。安能瞑目。況善風水之人。豈無父母。若有好地。何不留爲自用。如果一得美地。卽能發達。那通曉地理的。發達會有幾人。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骸骨。稽遲歲月。求我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爲人子者。於心不安。亦且不忍。此皆不明人傑地靈之義。所以如此。卽如伏羲文王孔子之陵。皆生蒼草。卜筮極靈。他處雖有質旣不佳。卜亦無效。人傑地靈。卽此可見。今人選擇陰地。無非欲令子孫興旺。怕其衰敗。試以興衰而論。如陳氏之昌。則有鳳鳴之卜。季氏之興。則有同復之筮。此由氣數使然。非陰地所致。況卜筮既有先兆。可見陰地好醜。又有何用。總之。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轉禍爲福。非大惡。亦不能轉福爲禍。易經餘慶餘殃之言。卽是明證。今以陰地。意欲挽回造化。別有希冀。非豈緣木求魚。與其選擇。徒多浪費。何不遵着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意。替父母多做好事。廣積陰功。日後安享餘慶之福。較之陰地。渺渺茫茫。豈不勝如萬萬。據小子愚見。殯葬一事。無力之家。自應急辦。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惟擇高阜之處。得免水患。卽是美地。父母瞑目無恨。人子捫心亦安。此海外愚談。不知可合尊意。唐多二人。正要回答。只見吳之祥道。小子聞得貴處世俗。凡生子女。每有三朝。滿月。百日。週歲之稱。富貴家。至期非張筵。卽演戲。必豬羊雞鴨類。大爲宰殺。吾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今上天旣賜子女與人。而人不

知仰體好生之意。反因子女宰殺許多生靈。是上天賜一生靈。反傷無數生靈。天又何必再以子女與人。凡父母一經得有子女。或西廟燒香。或東菴許願。莫不望其無災無病。福壽綿長。今以他的毫無緊要之事。殺無數生靈。花許多浪費。是先替他造孽。懺悔猶恐不及。何能望其福壽。往往貧寒家子女。多享長年。富費家子女。每多夭折。揆其所以。雖未必盡由於此。亦不可不以為戒。爲人父母的。倘以子女開筵花費之資。盡爲周濟貧寒。及買物放生之用。自必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長。並聞貴處世俗。有將子女送入空門的。謂之捨身。蓋因俗傳。做了佛家弟子。蒙神佛護佑。其有疾者。從此自能脫體。壽短者。亦可漸轉長年。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而愚夫愚婦無知。莫不奉爲神明。相沿既久。故僧尼日見其盛。此教固無害於人。第爲數過多。不獨陰陽有失配合之正。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據小子愚見。凡鄉愚誤將子女送入空門的。本地父老。即將壽夭有命。以及無後爲大之義。向其父母愷切勸諭。久之。捨身無人。其教自能漸息。此教既息。不惟陰陽得配合之正。並且鄉愚亦可保全無窮貞婦。總之。天下少一僧。或少一道。則世間卽多一貞婦。此中固賢愚不等。一生未近女色者。自不乏人。然如好色之輩。一生一世。又豈止姦淫一婦女而已。鄙見是否。尙求指教。吳之和道。吾聞貴處向有爭訟之說。小子讀古人書。雖於訟字之義。略知梗概。但敵地從無此事。不知究竟從何而起。細訪貴鄉興訟之由。始知其端不一。或因口角不睦。不能容忍。或因財產較量。以致相爭。偶因一時尙氣。鳴之於官。訟端既起。彼此控告無休。其初莫不苦思惡想。掉弄筆頭。不獨妄造虛言。並以毫無影響之事。硬行牽入。惟期聳聽。不管喪盡天良。自訟之後。即使百般浪費。並不愛惜錢財。終日屈膝公堂。亦不顧及顏面。幸而官事了結。花卻無窮浪費。焦頭爛額。已屬不

皆不能容忍。以致身不由己。即使醒悟。亦復何及。尤可怪的。又有一等唆訟之人。哄騙愚民。勾引與訟。捕風捉影。設計鋪謀。或誣控良善。或妄扳無辜。引人上路。卻於暗中分肥。設有敗露。他即遠走高飛。小民無知。往往爲其所愚。莫不被害。此固唆訟之人造孽無窮。亦由本人貪心自取。據小子看來。爭訟一事。任你百般強橫。萬種機巧。久而久之。究竟不利於己。所以易經說訟則終凶。世人若明此義。共臻美俗。又何爭訟之有。再聞貴處世俗。每每屠宰耕牛。小子以爲必是祭祀之用。及細爲探聽。卻是市井小人。爲獲利起見。因而饕餮口饑之輩。競相購買。以爲口食。全不想人非五穀不生。五穀非耕牛不長。牛爲世人養命之源。不思所以酬報。反去把他飽餐。豈非恩將讎報。雖說此牛並非因我而殺。我一人所食無幾。要知小民屠宰。希圖獲利。那良善君子。倘盡絕口不食。購買無人。聽其腐爛。他又安肯再爲屠宰。可見宰牛的。固然有罪。而喫牛肉之人。其罪更無可逃。若以罪之大小而論。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輩無非市井庸愚。只知惟利是趨。豈知善惡果報之道。況世間之牛。又焉知不是若輩後身。據小子愚見。春秋責備賢者。其罪似應全歸買肉之人。倘仁人君子。終身以此爲戒。勝如喫齋百倍。冥冥中豈無善報。又聞貴處宴客。往往珍羞羅列。窮極奢華。桌椅旣設。賓主就位之初。除果品冷菜十餘種外。酒過一二巡。則上小盤小碗。其名南喚小喫。北呼熱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餘種。至二十餘種不等。其間或上點心一二道。小喫上完。方及正餚。菜旣奇豐。碗亦奇大。或八九種。至十餘種不等。主人雖如此盛設。其實小喫未完。而客已飽。此後所上的。不過虛設。如同供獻而已。更可怪者。其餚不辨味之好醜。惟以價貴的爲尊。因燕窩價貴。一餚可

抵十餚之費。故宴會必以此物爲首。既不惡其形似粉條。亦不厭其味同嚼蠟。及至食畢。客人只算喫了一碗粉條子。又算喝了半碗雞湯。而主人只覺客人滿嘴喫的都是元絲銀。豈不可笑。至主人待客。偶以盛饌一二品。略爲多費。亦所不免。然惟美味則可。若主人花錢。而客人嚼蠟。這等浪費。未免令人不解。敝地此物甚多。其價極賤。貧者以此代糧。不知可以爲菜。向來市中交易。每穀一升。可換燕窩一擔。庶民因其淡而無味。不及米穀之香。喫者甚少。惟貧家毋多屯積。以備荒年。不意貴處尊爲衆餚之首。可見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孟子云。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魚則取其味鮮。熊掌取其肥美。今貴處以燕窩爲美。不知何所取義。若取其味淡。何如嚼蠟。如取其滋補。宴會非滋補之時。況葷腥滿腹。些須燕窩。豈能補人。如謂希圖好看。可以誇富。何不卽以元寶放在菜中。其實燕窩縱貴。又安能以此誇富。這總怪世人眼界過淺。把他過於尊重。以致相沿。竟爲衆餚之首。而並有主人親上此菜者。此在貴處固爲敬客之道。若在敝地觀之。竟是捧了一碗粉條子上來。豈不肉麻可笑。幸而貴處倭瓜甚賤。倘竟貴於諸菜。自必以他爲首。到了宴會。主人恭恭敬敬捧一碗倭瓜上來。能不令人噴飯。若不論菜之好醜。亦不辨其有味無味。競取價貴的爲尊。久而久之。一經宴會。無可賣弄。勢必煎炒真珠。烹調美玉。或煮黃金。或煨白銀。以爲首菜了。當日天朝士大夫。曾作五簋論一篇。戒世俗宴會。不可過奢。菜以五樣爲度。故曰五簋。其中所言。不豐不儉。酌乎其中。可爲千古定論。後世最宜效法。敝處至今敬謹遵守。無如流傳不廣。倘惜福君子。將五簋論刊刻流傳。並於鄉黨中。不時勸誡。宴會不致奢華。居家飲食。自亦節儉。一歸純樸。何患家室不能充足。此話雖近迂拙。不合時宜。後之君子。豈無採取。吳之祥道。吾聞貴地有三姑六婆。一經招引入門。婦女

爲之容隱。此皆事之小者。最可怕的。來往既熟。彼此親密。若輩必於此中設法。生出姦情一事。以爲兩處發起銀錢地步。慊慊之初。或以美酒迷亂其性。或以淫詞搖蕩其心。一俟言語可入。非誇某人豪富無比。卽讚某人美貌無雙。諸如哄騙上廟。引誘朝山。其法種種不一。總之。若輩一經用了手脚。隨你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亦不能跳出圈外。甚至以男作女。暗中姦騙。百般淫穢。更不堪言。良家婦女。因此失身的。不知凡幾。幸而其事不破。敗壞門風。喫虧已屬不小。設或敗露。名節盡喪。醜聲外揚。而家長如同聾聵。仍在夢中。此固由於婦女無知所致。但家長不能預爲防範。預爲開導。以致綠頭巾戴在頂上。亦由自取。歸咎何人。小子聞禮經有云。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古人於婦女之言。尙且如此謹慎。況三姑六婆。裏外搬弄是非。何能不生事端。至於出頭露面。上廟朝山。其中曖昧不明。更不可問。儻明哲君子。洞察其奸。於家中婦女。不時正言規勸。以三姑六婆視爲寇讎。諸事預爲防範。毋許入門。他又何所施其伎倆。再聞貴處向有後母之稱。此等人待前妻兒女。莫不視爲禍根。百般荼毒。或以苦役致使勞頓。或以疾病故令纏綿。或任聽飢寒。或時常打罵。種種磨折。苦不堪言。其父縱能愛護。安有後眼。此種情形。實爲兒女第一黑暗地獄。貧寒之家。其苦尤甚。至富貴家。雖其乳母親族照管。不能過於磨折。一經生有兒女。希冀獨吞家財。莫不鋪謀設計。枕邊讒言。或誣其女不聽教訓。或誣其兒忤逆晚娘。或誣好吃懶做。或誣胡作非爲。甚至誣男近於偷盜。誣女事涉奸淫。種種陷害。此等弱女幼兒。從何分辯。一經拷打。無非哀號。因此磨折而死。或憂忿而亡。歷來命喪後母者。豈能勝計。無如其父始而保護嬰兒。亦知防範。繼而讒言入耳。卽身不

由己久之。染了後母習氣。不但不能保護。並且自己漸漸亦施毒手。是後母之外。又添後父。內外夾攻。百般凌辱。以致枉死城中。不知添了若干小鬼。此皆耳軟心活。只重夫婦之情。罔顧父子之恩。請看大舜捐階焚廩。閔子冬月蘆衣。申生遭謗。伯奇負冤。千古之下。一經談起。莫不心傷。處此境者。視此前車之鑒。仍不加以留神。豈不可悲。吳之和道。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設。若不如是。卽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爲美。卽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子。盡絕其習。此風自可漸息。又聞貴處世俗。於風鑑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說。至境界不順。希冀運轉時來。偶一推算。此亦人情之常。卽使推算不準。亦屬無傷。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卽屬絕好良嫻。何必再去推算。左氏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若謂必須推算。方可聯姻。當日河上公陶宏景。未立命格之先。又將如何。命書豈可做得定準。那推算之人。又安能保其一無錯誤。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之婦。況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

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卽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吳之祥道。小子向聞貴地世俗最尙奢華。卽如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之過侈。此在富貴家。不知惜福。妄自浪費。已屬造孽。何仍無力下民。只圖目前適意。不顧日後飢寒。倘惜福君子。於鄉黨中不時開道。毋得奢華。各留餘地。所謂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如此剴切勸諭。奢侈之風。自可漸息。一歸儉樸。何患家無蓋藏。卽偶遇饑歲。亦可無虞。況世道儉樸。愚民稍可餬口。卽不致流爲奸匪。奸匪既少。盜風不禁自息。盜風既息。天下自更太平。可見儉樸二字。所關也非細事。正說的高興。有一老僕慌慌張張進來道。稟二位相爺。適纔官吏來報。國主因各處國王約赴軒轅祝壽。有軍國大事。面與二位相爺相商。少刻就到。多九公聽了。暗忖道。我們家鄉。每每有人會客。因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動身。只好暗向僕人丟個眼色。僕人會意。登時就來回話。不是某大老卽刻來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如此一說。客人自然動身。誰知此處也有這個風氣。並且還以相爺嚇人。卽或就是相爺。又待如何。未免可笑。因同唐敖打躬告別。吳氏弟兄忙還禮道。蒙二位大賢光降。不意國主就臨敝宅。不能屈留大駕。殊覺抱歉。倘大賢尙有耽擱。愚弟兄俟送過國主。再至寶舟奉拜。唐多二人恩恩告別。離了吳氏相府。只見外面灑道清塵。那些庶民。都遠遠迴避。二人看了。這纔明白。果是實情。於是回歸舊路。多九公道。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器宇軒昂。以爲若非高人。必是隱士。及至見了國王那塊匾額。老夫就覺疑惑。這二人不過是個進士。何能就得國王替他

題額。那知卻是兩位宰輔。如此謙恭和藹。可謂脫盡仕途習氣。若令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驕傲俗吏。看見真要愧死。唐敖道。聽他那番議論。卻也不愧君子二字。不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業已回來。大家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一切價錢均不得利。正要開船。吳氏弟兄差家人擎着名帖。送了許多點心果品。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擔。燕窩十擔。名帖寫着同學教弟吳之和吳之祥頓首拜。唐敖同多九公商量。把禮收了。因吳氏弟兄位尊。回帖上寫的是天朝後學教弟多某唐某頓首拜。來人剛去。吳之和隨即來拜。讓至船上。見禮讓坐。唐多二人再三道謝。吳之和道。家弟因國主現在敝宅。不能過來奉候。小弟適將二位光降之話奏明。國主聞係天朝大賢到此。特命前來奉拜。小弟理應恭候解纜。因要伺候國主。只得暫且失陪。倘寶舟尚緩開行。容日再來領教。卽恩恩去了。衆水手把倭瓜燕窩搬到後梢。到晚吃飯。煮了許多倭瓜燕窩湯。都歡喜道。我們向日只聽人說燕窩貴重。卻未吃過。今日倭瓜叨了燕窩的光。口味自然另有不同。連日辛辛苦苦。開開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箸。都把燕窩夾一整瓢。放作嘴裏嚼了一嚼。不覺皺眉道。好奇怪。爲何這樣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把味都走了。內中有幾個嘔嘴道。這明明是粉條子。怎麼把他混充燕窩。我們被他騙了。及至把飯吃完。倭瓜早已乾乾淨淨。還剩許多燕窩。林之洋聞知。暗暗歡喜。卽託多九公照粉條子價錢。給了幾貫錢。向衆人買了。收在艙裏。道。怪不得連日喜鵲只管朝俺叫。原來卻有這股財氣。這日收口。正要停泊。忽聽有人喊叫救命。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無一事不是真病。無一言不是的論。行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切。必待當頭棒喝。喚醒頑愚。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

現身說法。一夕話。勝讀詩書。何地無才。十室邑。偏生忠信。慨沉疴之著體。神手難醫。望頑石之點頭。婆心易見。緣憐伊春夢。不惜慧劍頻揮。卽笑我冬烘。且作屠門大嚼。仙佛語雖溫厚。出之畢竟誅心。庸愚性固糊塗。聞之寧無芒背。蔬菴識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

話說林之洋船隻方纔收口。忽聽有人喊叫救命。唐敖連忙出艙。原來旁岸攏着一隻極大魚船。因命水手將船攏靠漁船之旁。多九公林之洋也都過來。只見漁船上站着一個少年女子。渾身水溼。生得齒白唇紅。極其美貌。頭上束着青紬包頭。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內穿一件銀紅小襖。腰中繫着絲縲。下面套着一條皮褲。胸前斜插一口寶劍。絲縲上挂着一個小小口袋。項上扣着一條草繩。拴在船桅上。旁邊立着一個漁翁漁婆。三人看了。不解何意。唐敖道。請教漁翁。這個女子是你何人。爲何把他扣在船上。你是何方人氏。此處是何地名。漁翁道。此係君子國境內。小子乃青邱國人。專以打魚爲業。素知此處庶民。都是正人君子所爲。不肯攻其不備。暗下毒手取魚。歷來產魚甚多。所以小子時常來此打魚。此番局運不好。來了數日。竟未網着大魚。今日正在煩惱。恰好網着這個女子。將來回去。多賣幾貫錢。也不枉辛苦一場。誰知這女子只管求我放他。不瞞三位客人說。我從數百里到此。吃了若干辛苦。花了許多盤費。若將落在網的。仍舊放去。小子只好喝風了。唐敖向女子道。你是何方人氏。爲何這樣打扮。還是失足落水。還是有意輕生。快把實情講來。以便設法救你。女子聽了。滿眼垂淚道。婢子卽本地君子國人士。家住水仙村。

現年十四歲。幼讀詩書。父親廉禮。曾任上大夫之職。三年前鄰邦被兵。遣使求救。國主因念鄰國之誼。發兵救應。命我父參謀軍機。不意至彼失算。誤入重地。兵馬折損。以致發遣遠戍。死於異鄉。家產因此耗散。僕婢亦皆流亡。母親良氏。素有陰虛之症。服藥卽吐。惟以海參養食。始能稍安。此物本國無人貨賣。向來買自鄰邦。自從父親獲罪。母病又發。點金無術。惟有焦愁。後聞此物產自大海。如熟水性。入海可取。婢子因思人生同一血肉之軀。他人既能熟諳水性。將身入海。我亦人身。何以不能。因置大缸一口。內中貯水。日日伏在其中。習其水性。久而久之。竟能在水一日之久。得了此技。隨卽入海取參。母病始能脫體。今因母病又來取參。不意忽遭羅網。婢子一身如同蒿草。上有寡母無人侍奉。惟求大德拯救。倘得重見母面。來生當變犬馬以報大恩。說着。不覺放聲慟哭。唐敖聽罷。甚覺詫異。道：「女子且慢傷悲。剛纔你說幼讀詩書。自然該會寫字了。」女子聽了。連連點頭。唐敖因命水手把紙筆取來。送至女子面前道：「小姐請把名姓寫來。賜我一看。」女子提筆在手。略想一想。恩恩寫了幾字。水手拿來。唐敖接過。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不是波臣暫水居。竟同涸鮒困行車。願開一面仁人網。可念兒魚是孝魚。

詩後寫着君子國水仙村虎口難。女廉錦楓和淚拜題。唐敖看罷。忖道：「方纔我因此女話語過於離奇。所以教他寫幾個字。試他可真讀書。誰知他不假思索。舉筆成文。可見取參奉母。並非虛言。真可算得才德兼全。因向漁翁道：「據這詩句看來。此女實是千金小姐。我今給你十貫酒資。你也發個善心。把這小姐放了。積些陰功。林之洋道：「你果放了。以後包你網不虛發。生意興隆。漁翁搖頭道：「我得這股財氣。後半世全要指他過日。豈是十貫錢就能放的。奉勸客人。何必管這閒事。多九公不悅道：「我們好意出錢給你。爲何

倒說不必管閒事。難道好好千金小姐。落在網裏。就由你主張麼。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魚落網裏。由你做主。如今他是人。不是魚。你莫眼瞎認差了。你教俺們莫管閒事。你也莫想分文。你不放這女子。俺偏要你放。俺就跟着你。看你把他這樣說罷。將身一縱。跳過船去。那個漁婆大哭大喊道。青天白日。你們這些強盜。敢來打劫。我將老命拚了罷。登時就要跳過船來。衆水手連忙攔住。唐敖道。漁翁。你究竟須得幾貫錢。方肯放這小姐。漁翁道。多也不要。只須百金。也就够了。唐敖進艙。卽取一百銀子。付給漁翁。漁翁把銀收過。這纔解去草繩。廉錦楓同林之洋。走過大船。除去皮衣皮褲。就在船頭向唐敖拜謝。問了三人姓名。漁船隨卽開去。唐敖道。請問小姐貴府。離此多遠。廉錦楓道。婢子住在前面水仙村。此去不過數里。村內向來水仙花最盛。所以以此爲名。唐敖道。離此既近。我們就送小姐回去。廉錦楓道。婢子剛纔所取之參。都是漁翁拿去。我家雖然臨海。彼處水淺。無處可取。婢子意欲就此下去。再取幾條。帶回奉母。不知恩人可肯稍等片時。唐敖道。小姐只管請便。就候片時何妨。錦楓聽罷。把皮衣皮褲穿好。隨卽將身一縱。攬入水中。林之洋道。妹夫不該放這女子下去。這樣小年紀。入這大海。據俺看來。不是淹死。就被魚吞。枉送性命。多九公道。他時常下海。熟諳水性。如魚入水。焉能淹死。況有寶劍在身。諒那隨常魚鱉。也不足懼。林兄放心。少刻得參。自然上來。三人閒談。等了多時。竟無蹤影。林之洋道。妹夫。你看俺的話靈不靈。這女子總不上來。諒被大魚吞了。俺們不能下去探信。這便怎處。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我們船上有個水手。下得海去。可以換得五口水。何不教他下去。看是怎樣。只見有個水手。答應一聲。攬下海去。不多時。回報道。女子同一大蚌相爭。業已殺了大蚌。頃刻就要上來。說話間。廉錦楓身帶血跡。攬上船來。除去皮衣皮褲。手捧明

珠一顆。向唐敖下拜道：「婢子蒙恩人救命，無以報德。適在海中取參，見一大蚌，特取其珠，以爲黃雀銜環之報。望恩人笑納。」唐敖還禮道：「小姐得此至寶，何不敬獻國王，或可沾沐殊恩，稍助萱堂甘旨，何必拘拘以圖報爲念。」況老夫非望報之人，請將寶珠收回，獻之國王，自有好處。廉錦楓道：「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獻進，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國門大書：惟善爲寶。就是此意。」此珠婢子拏去無用，求恩人收了。愚心庶可稍安。唐敖見他出於至誠，只得把珠收下。隨命水手揚帆，望水仙村進發。大家進艙，錦楓拜了呂氏，並與婉如見禮。彼此一見如故，十分親愛。登時到了水仙村，將船停泊。錦楓別了婉如、呂氏，取了參袋皮衣。唐敖因念廉錦楓寒苦，隨身帶了銀子，攜了多林二人，一同渡到岸上。錦楓在前引路，不多時到了廉家門首。錦楓敲門，裏面走出一個老媽，把門開了。接過皮衣道：「小姐爲何回來？怎晚？」夫人比前略覺好些，可曾取得參來？廉錦楓不及答話，把唐敖三人讓至書房。隨卽進內，攙扶良氏夫人出來拜謝唐敖救命之恩，並與多林二人見禮。談起世業，原來廉錦楓曾祖向居嶺南，因避南北朝之亂，逃至海外，就在君子國成家立業。唐敖曾祖乃廉家女婿，細細敘起。唐敖同夫人是平輩表親，良氏不覺喜道：「難得恩人卻是中表至親。寒家在此雖住了三代，究係寄居，親友甚少。兼之丈夫去世，並無弟兄，又無產業，跟前子，倘在年幼，賤妾母家久已彫零，一切更無倚靠。現在嶺南，尙有嫡親支派，賤妾久有回鄉之願，奈迢迢數萬里，寡婦孤兒，帶着弱女，何能前往？今幸得遇恩人，又屬親誼，將來回府，倘蒙垂念孤寡，攜帶母子，得歸故鄉，不致做了海外餓殍，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唐敖道：「表嫂既有回鄉之意，他日小弟如回家鄉，自然奉請同往。但我們各處賣貨，歸期遲早未定，貴體有恙，斷不可時常牽挂。表姪現年幾歲，何不請出一見。」

貴庚多少。所讀何書。廉亮答道：小姪今年十三歲。因家寒無力延師。跟隨姐姐念書。九經業已讀完。現讀老莊子書之類。良氏道：賤妾這所住宅。雖已倒敗。尚有空房三間。去歲有一秀士來此開館。小兒跟隨肄業。以房資作爲修金。彼此都便。無如此人。今歲另就他館。以致小兒又復蹉跎。唐敖道：表兄去世。既未留下產業。表嫂何以度日。表姪如在外面讀書。每歲修金。約須若干。良氏道：小兒外面附館。每年不過一二十金。至於家中用度。虧得連年米糧甚賤。母女每日作些針黹貨賣。衣食尚可敷衍。唐敖聽罷。從懷中取出兩封銀子。遞給廉亮。向夫人道：此銀留爲表姪讀書。並貼補薪水之用。表姪乃極美之材。讀書一事。萬萬不可耽擱。如果努力用功。將來到了故鄉。自必科名聯捷。家道復興。表嫂有此佳兒。日後福分不小。良氏拜謝。垂淚道：恩人大德。今生諒難圖報。賤妾之恙。雖得女兒取參。略延殘喘。奈病入膏肓。不啻風中之燭。將來無論或存或亡。恩人如回故土。所有兒女一切終身大事。尙望留意代爲主張。唐敖道：旣蒙表嫂見委。又屬至親。小弟自當在意。只管放心。當時辭別回船。唐敖談起廉錦楓如此至孝。頗有要將此女聘爲兒媳之意。走了幾日。到了大人國。林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比連。風俗言談。以及土產。都與君子國相仿。君子國連年商販旣多。此地相去甚近。看來也難得價。所以不去賣貨。因唐敖要去遊玩。卽約多九公一齊登岸。唐敖道：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之。今果至其地。真是天從人願。多九公道：到雖到了。離此二十餘里。纔有人煙。我們必須趲行。恐回來過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岔路甚多。他們國中。就以此嶺爲城。嶺外俱是稻田。嶺內纔有居民。走了多時。離嶺不

遠。田野中已有人煙。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動時。下面有雲託足。隨其轉動。離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雲卽不動。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過兩個峯頭。前面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過嶺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駱女登山射虎。廉女入海擊珠。均是殊色。履危而能保其身者。固恃其絕技。莫不因孝所感也。蔬菴識

第十四回 談壽妖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

話說三人走了多時。不能穿過嶺去。多九公道。看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邊有個茅菴。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登時齊至庵前。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個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個猪首。走至庵前。推開庵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庵何名。裏面可有僧人。老叟聽罷。道聲得罪。連忙進內。把猪首酒壺放下。卽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觀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覺詫異道。你這老兄。既是和尚。爲甚並不削髮。你旣打酒買肉。自然養着尼姑了。老叟道。裏面雖有一個尼姑。卻是小僧之妻。此庵並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稱。國中向無此說。因聞天朝自漢以後。住廟之人。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廟看守香火的。雖不吃齋削髮。稱謂卻是一樣。卽如小子。稱爲僧。小子之妻。卽稱爲尼。不知三位從何到此。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三位。卻是天朝大賢。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延。林之洋道。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麼。難道也同俺們一樣麼。老叟笑道。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火。旣不違條犯法。又不作盜爲娼。一切行爲。莫不與人一樣。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大賢若問僧

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麼。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所生兒女喚作甚麼。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麼。唐敖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可是自坊生的老叟道：此雲本由足生，非人力所能勉強，其色以五彩爲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離船往返甚遠，我們卽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罷。老叟於是指引路徑，三人曲曲彎彎，穿過嶺去，到了市中，人煙輳集，一切光景，與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個乞丐，腳登彩雲，走過。唐敖道：請教九公雲之顏色，旣以五彩爲貴，黑色爲卑，爲何這個乞丐卻登彩雲。林之洋道：嶺上那個禿驢，又吃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個酒肉和尚，他的腳下也是彩雲，難道這個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處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到此，也曾打聽，原來雲之顏色，雖有高下，至於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總在行爲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雲，雲由足生，色隨心變，絲毫不能勉強，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話雖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腳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爲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鄰邦都以大人國呼之，遠方人不得其詳，以爲大人國卽是長大之義，那知是這緣故。唐敖道：小弟正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爲何卻只如此。原來卻是訛傳，多九公道：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並非大人國，將來唐兄至彼，纔知大人長人，迥然不同了。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讓出一條大路，原來有位官員走過，頭戴烏紗，身穿員領，上罩紅傘，前呼後擁，卻也威嚴，就只腳下圍着紅綾雲之顏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車馬，但腳下用綾遮蓋。

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腳下忽生一股惡雲。其色似黑非黑。類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氣。凡生此雲的。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人雖被他瞞了。這雲卻不留情。在他腳下生出這股晦氣。教他人前現醜。他雖用綾遮蓋。以掩衆人耳目。那知卻是掩耳盜鈴。好在他們這雲色隨心變。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雲的顏色。也就隨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王訪其劣蹟。重治其罪。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甘於下流。也就不敢同他親近。林之洋道。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爲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別處都不生。難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教那些瞞心昧己。不明道德的。兩隻腳下都生一股黑雲。個個人前現醜。人人看著驚心。豈不痛快。多九公道。世間那些不明道德的。腳下雖未現出黑雲。他頭上卻是黑氣衝天。比腳下黑雲還更利害。林之洋道。他頭上黑氣。爲甚俺看不見。多九公道。你雖看不見。老天卻看的明白。分的清楚。善的給他善路走。惡的給他惡路走。自有一定道理。林之洋道。若果這樣。俺也不怪他老人家不公了。大家又到各處走走。惟恐天晚。隨即回船。走了幾時。到了勞民國。收口上岸。只見人來人往。面如黑墨。身子都是搖擺而行。三人看了。以爲行路匆忙。身子自然亂動。再看那些並不行路的。無論坐立。身子也是搖搖擺擺。無片刻之停。唐敖道。這個勞字。果然用的切當。無怪古人說他躁擾不定。看這形狀。真是舉動浮躁。坐立不安。林之洋道。俺看他們倒像都患羊角風。身子這樣亂動。不知晚上怎樣睡覺。幸虧俺生中原。倘生這國。也教俺這樣。不過兩天。身子就搖散了。唐敖道。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舉止不寧。如此操勞。不知壽相如何。多九公道。老夫向聞海外傳說。勞民同智。佳國有兩句口號。叫作勞民永壽。智佳短年。原來此處雖然忙碌。不過勞動筋骨。並不操心。兼之本地不產

擺樣子。只覺頭暈眼花。只好失陪。先走一步。你們二位各處走走。隨後來罷。唐敖道。此處街市既小。又無可觀。九公既怕頭暈。莫若一同回去。登時齊歸大路。只見那些國人。提着許多雙頭鳥兒貨賣。那鳥立在籠中。百般鳴噪。極其好聽。林之洋道。若把這鳥買去。到了歧舌國。有人見了。倘或要買。包管賺他幾罈酒吃。於是買了兩個。又買許多雀食。回到船上。走了數日。到了聶耳國。其人形體面貌。與人無異。惟耳垂至腰。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唐敖道。小弟聞得相書言。兩耳垂肩。必主大壽。他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壽了。多九公道。老夫當日見他這個長耳。也曾打聽。誰知此國自古以來。從無壽享古稀之人。唐敖道。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大約兩耳過長。反覺沒用。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朕聞相書言。人中長至一寸。必主百歲之壽。今朕人中約長寸餘。似可壽享百年之外。將來可能如此。東方朔道。當日彭祖壽享八百。若這樣說來。他人中自然比臉還長了。恐無此事。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壽。只怕彭祖到了末年。臉上只長人中。把鼻子眼睛擠的都沒地方了。多九公道。其實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當日老夫曾在海外。見一附庸小國。其人兩耳下垂至足。就像兩片蛤蜊殼。恰恰將人夾在其中。到了睡時。可以一耳作褥。一耳作被。還有兩耳極大的。生下兒女。都可睡在其內。若說大耳主壽。這個竟可長生不老。了。大家說笑。那日到了無腸國。唐敖意欲上去。多九公道。此地並無可觀。且今日風順。船行甚快。莫若趕到元股深目等國。再去望望罷。唐敖道。如此遵命。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食物皆一直通過。此事可確。多九公道。老夫當日也因此說。費了許多工夫。方知其詳。原來他們未曾吃物。先找大解之處。若吃過再去。

大解就如飲酒太過一般。登時下面就要還席。問其所以。纔知吃下物去。腹中並不停留。一面喫了。隨即一直通過。所以他們但凡喫物。不肯大大方方。總是賊頭賊腦。躲躲藏藏。背人而食。唐敖道。既不停留。自然不能充飢。喫他何用。多九公道。此話老夫也曾問過。誰知他們所喫之物。雖不停留。只要腹中略略一過。就如我們喫飯一般。也就飽了。你看他腹中雖是空的。在他自己光景。卻是充足的。這是苦於不自知。卻也無足爲怪。就這可笑。那不會喫物的。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此等人未免臉厚了。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也無大富之家。雖有幾個富家。都從飲食打算來的。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因此富家也不甚多。唐敖道。若說飲食打算。無非儉省二字。爲何人不能行。多九公道。如果儉省歸於正道。該用則用。該省則省。那倒好了。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飢餓。每日飲食費用過重。那想發財人家。你道他們如何打算。說來倒也好笑。他因所吃之物。到了腹中。隨即通過。名雖是糞。但入腹內。並不停留。尙未腐臭。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以備僕婢下頓之用。日日如此。再將各事極力刻薄。如何不富。林之洋道。他可自喫多九公道。這樣好東西。又不花錢。他安肯不喫。唐敖道。如此腌臢。他能忍耐受享。也不必管他。第以穢物。仍令僕婢喫。未免太過。多九公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僕婢盡量飽餐。倒也罷了。不但忍饑不能喫飽。並且三次四次之糞。還令喫。而再喫。必至鬧到出而哇之。飯糞莫辨。這纔另起爐竈。林之洋道。他家主人把下面大解的。還要收存。若見上面哇出的。更要愛惜。留爲自用了。正在閒談。忽覺一股酒肉之香。唐敖道。這股香味。令人聞之。好不垂涎。茫茫大海。從何而來。多九公道。此地乃犬封境內。所以有這酒肉之香。犬封按古書又名狗頭民。生就人身狗頭。過了此處。就是元股。乃產魚之地了。唐敖道。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主結新親

話說唐敖道爲何此地卻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莫非這些狗頭民都善烹調麼。多九公道。你看他雖是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喫喝二字。卻甚講究。每日傷害無數生靈。想着方兒。變着樣兒。只在飲食用功。除喫喝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飯袋。唐敖道。我們何不上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那還了得。唐敖道。小弟聞犬封之旁。有個鬼國。其人可有形像。多九公道。易有伐鬼方之說。若無形像。豈能空伐。林之洋道。他既有形。爲甚把叫鬼。多九公道。只因他終夜不眠。以夜作晝。陰陽顛倒。行爲似鬼。故有鬼國之稱。這日路過元股國。那些國人頭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條魚皮褲。並無鞋襪。上身皮色。與常人一樣。惟腿腳以下。黑如鍋底。都在海邊取魚。唐敖道。原來元股卻這樣荒涼。正與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因衆水手都要買魚。將船泊岸。林之洋道。這裏魚鰕又多。又賤。他們買魚。俺們爲甚不去望望。唐敖道。如此甚好。三人於是上去。沿着海邊。看國人取魚。只見有一漁人網起一個怪魚。一個魚頭。十個魚身。衆人都不認識。唐敖道。請教九公。這魚莫非就是泚水所產。此魚麼。聞說此魚味如蘼蕪。宛如蘭花之香。不知可確。多九公還未答言。林之洋聽了。卽到此魚跟前。彎下腰去。聞了一聞。不覺眉頭一皺。口中嘔了一聲。吐出許多水道。妹夫這個頑的利害。俺只當果真香如蘭花。上前狠狠一聞。誰知比朱草趕的濁氣還臭。多九公笑道。林兄怎麼忽然哇出來了。你且慢哇。且去踢他一腳。不知其鳴可像犬吠。言還未畢。那魚忽然鳴了幾聲。果如犬吠一般。唐敖猛然想

起道。九公此魚想是何羅魚了。林之洋道。這魚既不是此魚。妹夫爲甚不早說。卻教俺聞他臭氣。多九公道。何羅魚同此魚形狀。都是一首十身。其所分的。一是香如麝蕪。一是音如犬吠。這怪他鳴的遲了。並非唐兄有意騙你。只見那邊又網起幾個大魚。纔摺岸上。轉眼間。一齊騰空而去。唐敖道。小弟向聞飛魚善能療痔。可是此類。多九公連連點頭。林之洋道。這魚若不飛去。俺們帶幾條替人醫痔瘡。也是好的。多九公道。當日黃帝時。仙人寧封喫了飛魚。死了二百年。復又重生。豈但醫痔。還能成仙哩。林之洋道。喫了這魚。成了神仙。雖是快活。就只當中死的二百年。糊裏糊塗。令人難熬。忽見海面遠遠冒一個魚背。金光閃閃。上面許多鱗甲。其背豎在那裏。就如一座山峯。唐敖道。海中竟有如此大魚。無怪古人言大魚行海。一日逢魚頭。七日纔逢魚尾。只見有個白髮漁翁。走來拱手道。唐兄請了。可認得老夫麼。唐敖看時。其人頭戴竹篾斗笠。身披魚皮坎肩。兩腿黑如鍋底。赤着一雙黑腳。並無鞋襪。也是本處打扮。再把面貌仔細一看。只嚇的驚疑不止。原來卻是原任御史業師尹元。看了這宗光景。忍不住一陣心酸。連忙深深打躬道。老師何日到此。爲何如此打扮。莫非門生做夢麼。尹元歎道。此話提起甚長。今日難得海外幸遇。此間說話不便。寒舍離此不遠。賢契如不棄嫌。就請過去。略略一敘。唐敖道。門生多年未見老師。無日不思。今日得瞻慈顏。不勝欣慰。自應登堂叩謁。當時尹元同多林二人見禮。問了名姓。一齊來至尹元住處。只見兩扇柴門。裏面兩間茅屋。十分矮小。屋上茅草俱已朽敗。景象甚覺清寒。四人進了茅屋。重復行禮。因無桌椅。就在下面席地而坐。尹元道。老夫自從嗣聖元年。因主上被廢。武后臨朝。心中鬱悶。曾三上封章。勸其謹守婦道。迎主還朝。武后俱留中不發。嗣因讒奸當道。朝政日非。老夫勤王無計。恥食周祿。隨卽挂冠。而

事言起事之由。俱係老夫代爲主謀。老夫聞知。惟恐被害。逃至外洋。無奈囊橐蕭瑟。衣食甚難。飄流到此。因見漁人謀食尙易。原想打魚爲生。無如土人向來不准外人來分其業。幸虧小女結得好網。賣給漁人。可以稍獲其利。後來鄰舍憐我異鄉寒苦。命老夫暗將腿足用漆漆黑。假冒土人。鄰舍認爲親誼。衆人這纔准我取魚。因此尙可餬口。近來朝中光景如何。主上有無復位佳音。賢契今來外洋。有何貴幹。唐敖歎道。原來老師被人讒害。以致流落異鄉。若非今日相遇。門生何由得知。近年以來。唐家宗室被武后屠戮殆盡。主上雖無復位佳音。幸而遠在房州。尙未波及。門生今春傲倖登第。因當年同徐駱諸人結盟一事。被人參奏。妄交匪類。依舊降爲諸生。門生有志未遂。殊慚碌碌紅塵。兼得異夢。擬結來世良緣。是以浪遊海外。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令人回想當年光景。能無傷感。近日師母可安。世弟世妹多年未見。諒已長成。求老師領去一見。尹元歎道。拙妻久已去世。兒名尹玉。現年十二。女名紅萸。現年十三。賢契既要相見。好在多林二兄。都是令親。並非外人。因大聲叫道。紅萸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只聽外面答應。姊弟二人登時進來。大家連忙立起。尹元引着二人都見了禮。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極其清秀。尹紅萸眼含秋水。唇似塗朱。體度端莊。十分豔麗。身上衣服雖然襤褸。舉止甚是大雅。二人見禮退出。大家仍舊歸坐。唐敖道。門生當年見世妹世弟時。俱在年幼。如今都生得端莊福相。將來老師後福不小。尹元道。老夫年已花甲。如今已做海外漁人。還講甚麼後福。喜得他們還肯用心讀書。因而稍覺自慰。唐敖道。連年讒臣參奏。當日與徐駱同謀之人。武后每每察訪。因事隔多年。並無實在劣跡。亦多置之不問。老

師之事大約久已消滅。據門生愚見。老師年高。此間舉目無親。在此久居。終非良策。莫若急歸故鄉。不獨世弟趁此青年。可以應試。就是兩位婚姻之事。故鄉親友也易於湊合。尹元道。老夫因年紀日漸衰邁。未嘗不慮及此。奈現在衣食尙費張羅。何能計及數萬里路費。況被害一事。據賢契之言。雖可消滅。究竟吉凶未卜。豈可冒昧鑽入羅網。唐敖道。老師慎重固是。第久住在此。日與這些漁人爲伍。所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兼之世妹世弟俱在年輕。以老師之家教。固不在乎擇鄰。但海外之大。何處不可棲身。卽如君子大人等國。都是民風淳厚。禮義傳家。何必定居於此。尹元歎道。老夫豈願處此惡劣之地。左思右想。舍此無可爲生。莫可如何。今幸遇賢契。快慰非常。倘蒙垂念衰殘。替我籌一善地。脫此火坑。得免飢寒。老夫又豈甘爲漁人。無如賢契亦在客中。此時說來。恐亦無用。惟望在意。他日歸來。路過此地。尙望上來一看。倘老夫別有不測。賢契俯念師生之情。提攜孤兒弱女。同歸故鄉。不致飄流海外。就是賢契莫大之德了。唐敖聽罷。思忖多時。忽然想起廉家西席一事。因說道。此時雖然有一安身之處。但係西賓。老師可肯俯就。尹元道。離此多遠。是何地名。唐敖把救廉錦楓之事告知。因又說道。現在其母極要兒女讀書。因無力延師。是以蹉跎。其家現有空房三間。去歲本有西賓在彼設帳。以房租作爲修金。今歲西賓另就他席。廉家尙未延師。莫若門生寫一信去。老師就在他家處館。再招幾個蒙童。又有世妹作些針黹。大約足可餬口。惟恐別有缺乏。門生再備百金。老師帶去。以備不虞。日後門生如果回來。自然要到水仙村。彼時再議同回故鄉。也是一舉兩便。尹元聽了。不覺大悅道。倘得如此。老夫以漁人忽升西賓之尊。不獨免了風霜勞

廉錦楓入海行孝一事。自古少有。兼之品貌端莊。舉筆成文。可謂才德貌三全。門生本欲聘爲兒媳。適因他們姊弟同世。妹世弟比較不獨年貌相當。而且門第相對。真是絕好兩對良姻。門生意欲作伐。成此好事。就是老師在彼。彼此都有照應。門生也好放心。老師意下如何。尹元道。如此孝女佳兒。得能一爲兒婦。一爲東牀。仍有何言。奈老夫現在境界如此。彼處焉肯俯就。只怕有負賢契這番美意。唐敖道。老師如攜門生信去。此事斷無不諧。就只事成後。世妹世弟做了晚親。門生未免叨長。這卻於理不順。尹元道。這有何妨。但只何以賢契信去。此事就能必成。唐敖就把良氏屬託兒女婚姻之事。告訴一遍。尹元不覺喜道。當日既有此話。賢契如有信去。此事必有八九。第如此孝女。賢契不替令郎納采。今反舍己從人。教老夫心中如何能安。唐敖道。門生犬子。定婚尙可從緩。且此女之外。還有一個孝女。亦可與犬子聯姻。將來尙望老師留意。於是就把東口山遇見駱紅蕖打虎。認爲義女之事。說了一遍。尹元道。東口山旣在君子國境內。將來到了廉家。略爲小停。老夫必當至彼。以成這段良姻。況駱年伯當日與我同朝。最爲相契。此事一說必成。賢契只管放心。唐敖道。倘蒙老師作伐。門生感激不淺。此時諸事旣已酌定。門生就此回船。把書信寫來。以便老師作速起身。恐廉家一時請了西賓。未免又有許多不便。尹元連連點頭。唐敖卽同多林二人告辭回船。把信寫好。帶了兩封銀子。又取幾件衣服上來。送交尹元。師生灑淚而別。尹元置了鞋襪。洗去腿上黑漆。換了衣服。帶着兒女。由水路到了水仙村。投了書信。良氏見了尹家姊弟。十分心歡。尹元見了廉亮。也甚喜愛。於是互相納聘。結爲良姻。一同居住。俟回故鄉。再議合卺。過了幾日。尹元到了東

口山見了駱龍。把駱紅蕖姻事替唐小峯說定。回到水仙村。就在廉家課讀兒子女婿。並又招了幾個童。兼有女兒紅蕖。作些針黹。一家三口。頗可度日。尹元因念駱賓王兩代同僚之誼。見駱龍年老多病。時常前去探望。未幾。駱龍去世。駱紅蕖自唐敖去後。又殺二虎。大讎已報。即將唐敖留存銀兩。置了棺槨。把駱龍葬在廟旁。良氏聞駱紅蕖是唐敖兒媳。既係至親。兼感唐敖周濟之德。即懇尹元把駱紅蕖並乳母蒼頭接來。一同居住。隔了兩年。因唐敖杳無音信。恐其另由別路回家。大家只得商酌同回家鄉。投奔唐敖去了。唐敖那日別了尹元。來到海邊。離船不遠。忽聽許多嬰兒啼哭。順着聲音望去。原來有個漁人。網起許多怪魚。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裏觀看。唐敖進前。只見那魚鳴如兒啼。腹下四隻長足。上身宛似婦人。下仍身是魚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魚。唐兄來到海外。大約初次纔見。何不買兩個帶回船去。唐敖道。小弟因此魚鳴聲甚慘。不覺可憐。何忍帶回船去。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漁人儘數買了。放入海內。這些人魚攏在水中。登時又都浮起。朝着岸上。將頭點了幾點。倒像叩謝一般。於是攸然而逝。三人上船。付了魚錢。衆水手也都買魚登舟。行了兩日。過了毛民國。林之洋道。好端端的人。爲甚生這一身長毛。多九公道。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打聽。原來他們當日也同常人一樣。後來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後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給他一身長毛。那知久而久之。別處凡有鄙吝。一毛不拔的。也託生此地。因此日見其多。又走幾時。這日到了一個地方。多九公把羅盤望一望道。原來前面卻是毗騫國。唐敖聽了。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之四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喜道：「小弟向聞海外有個毗騫國，其人皆壽享長年，並聞其國有前盤古所存舊案，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多林二人點頭稱善，於是收口登岸，步入城中，只見其人生得面長三尺，頸長三尺，身長三尺，頗覺異樣。林之洋道：「他這頸項生得這長，若到中原，要教俺們家鄉裁縫作領子，還沒三尺長的好領樣兒哩。」登時訪到前盤古成案處，見了掌管官吏，說明來意。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怎敢怠慢，當即請進獻茶，取鑰匙開了鐵櫥，唐敖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籤子寫着第一弓。林之洋道：「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那官吏聽了，不覺笑了一笑。唐敖忙遮飾道：「原來舅兄今日未戴眼鏡，未將此字看明，這是卷字，並非弓字。」用手展開，只見上面圈圈點點，盡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多九公也翻了幾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得道了攪擾，掃興而回。林之洋道：「他書上盡是圈子，大約前盤古所做的事，總不能跳出這個圈子，所以篇篇都是這樣。」只叫作惟有圈中人，纔知圈中意。俺們怎能猜這啞謎？登時上船，又走兩日，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聽船頭放了一鎗，只當遇見盜賊，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攜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人魚自從放入海內，無論船隻或住或走，他總緊緊相隨。衆水手看見，因用鳥鎗打傷一個。唐敖道：「前因此魚聲形類人，其鳴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傷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麼？林之洋道：「他跟船後礙你甚事，這樣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靈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戀戀」

不捨。未可知。你們何苦傷他性命。衆水手正要放第二鎗。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方纔住手。二人來至船後。與多九公閒談。唐敖道。前在東口。舅兄曾言過了君子大人二國。就是黑齒。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並非水路。前面過了無聲。再過深目。纔是黑齒交界哩。唐敖道。這個無聲。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從不生育。並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當日到彼。也會上去看過。果然無男無女。光景都差不多。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這些國人。一經死後。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舊不絕。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雖不生育。那知死後。其屍不朽。過了一百二十年。仍舊活轉。古人所謂百年還化爲人。就是指此而言。以彼所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素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使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化烏有。雖說死後還能復生。但經百餘年之久。時遷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略略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卻又年已古稀。冥官又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國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的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於強求妄爲。更是未有之事。林之洋道。若是這樣。俺們竟是癡人。他們死後。還能活轉。倒把名利看破。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爲甚倒去極力巴結。若教無聲國看見。豈不被他恥笑麼。唐敖道。舅兄既怕恥笑。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略爲冷淡呢。林之洋道。俺也曉得。爲人在世。就如做夢。那名利二字。原是假的。平時聽人談論。也就冷淡。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心裏就覺有些發

一聲也就把俺警醒。多九公道：尊駕如到昏迷時，老夫雖可提你一聲，恐老兄聽了，不但並不醒悟，反要責備老夫是個癡人哩。唐敖道：九公此話卻也不錯。世上名利場中，原是一座迷魂陣，此人正在陣中吐氣揚眉，洋洋得意，那個還能把他拗得過？看來不到睡覺，他也不休。一經把眼閉了，這纔曉得從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機，不過做了一場春夢。人若識透此義，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倘諸事略爲看破，退後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許多煩惱，少了無限風波。如此行去，不獨算得處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祕訣。就使無腎國看見，也可對得住了。小弟向聞無腎國歷來以土爲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處不產五穀，雖有果木，亦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糧。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吃慣，也不爲怪。林之洋道：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他若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無腎過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上無目，高高舉着一手，手上生出一隻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後，極其靈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吃東西時，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眼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大約他因近來人心不測，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難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於防範。就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唐敖道：古人書上雖有眼生手掌之說，卻未言其所以然之故。今聽九公這番妙論，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了。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加着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其黑更覺無比。唐敖因他黑的過甚，面貌想必醜陋。

奈相離過遠。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林之洋見他們要去游玩。自己攜了許多脂粉。先貨賣去了。唐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早路卻是緊鄰。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老夫屢過此地。因他生的面目可憎。想來語言也就無味。因此從未上來。今蒙唐兄攜帶。卻是初次瞻仰。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來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觀。可談之處。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餘就可想見。唐敖連連點頭。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賣倒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也有婦女行走。男女卻不混雜。因市中有條大街。行路時。男人俱由右邊行走。婦人都向左邊行走。雖係一條街。其中大有分別。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邊走去。只聽右邊有人招呼道。二位貴客。請向這邊走來。二人連忙走過。細細打聽。纔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唐敖笑道。我倒看不出他們生的。雖黑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九公。你看他們來來往往。男女並不交言。都是目不邪視。俯首而行。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爲不遠了。多九公道。前在君子國那吳氏弟兄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談論間。迎面到了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幾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女學塾。自然男子也知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二位貴客。想是鄰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唐敖正要問問風俗。聽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識荆。就來打攪。未免造次。於是攜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

眉盈盈一雙秀目。再襯着萬縷青絲。櫻桃小口。底下露出三寸金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舊歸座。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姓氏。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大家費了無限氣力。方把名姓來歷略略說明。原來老者姓盧。乃本地有名老秀才。爲人忠厚。教讀有方。他聞唐多二人都是身在黌門。兼係天朝人。不覺躬身道。小子素聞天朝爲萬國之首。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莫不出類超羣。鄙人雖久懷欽仰。無如晤教無由。今日幸遇。足慰生平景慕。第草野無知。又且重聽。今以草舍冒昧。屈駕未免簡褻。尙求海涵。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退歸林下了。老者道。敝處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詩賦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雖屢次觀光。奈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數年來無志功名。學業已廢。年老衰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無以糊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舌耕爲業。至敝鄉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卽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攻書。以備赴試。因指紫衣女子道。這是小女。那穿紅衫的姓黎。是敝門生。現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前者小女同敝門生赴學政考試。幸而都取三等之末。明歲得與觀風盛典。尙有幾希之望。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不瞞二位大賢說。這叫作臨時抱佛腳。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何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因向兩女子道。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你們平日所讀書內。如有甚麼不明之處。何不請教。廣廣見識。豈不是好多。九公道。不

知二位才女可有見教。老夫於學問一道，雖未十分精通，至於眼前文義，粗枝大葉，也還略知一二。紫衣女子聽了，因欠身道：「婢子向聞天朝爲人文淵藪，人才之廣，自古皆然。大賢世居大邦，見多識廣，而且榮列膠庠，自然才貫二酉，學富五車了。婢子僻處海隅，賦性既鈍，兼少聞見，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每每未能窺尋其端，蘊疑既久，問字無由。今欲上質高賢，又恐語涉淺陋，未免以莛叩鐘，自覺唐突，何敢冒昧請教。多九公忖道：「據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看來書是讀過幾年的，可惜是個幼年女流，不知可有一二可談之處。如稍通文墨，卻同外國黑女談話，倒也是段佳話，必須用話引他一引，只要略略懂得文墨，就可慢慢談了。因說道：「才女請坐，休得過謙。老夫雖忝列膠庠，素日餬口四方，未能博覽，惟幼年所讀經書，尚能略知一二。其餘荒疎日久，已同隔世。才女有何下問，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唐敖道：「我們都是拋了書本，荒疎多年，承恐下問，見識不到，尙望指教。多九公聽見指教二字，鼻中不覺哼了一聲，口雖不言，心中忖道：「他們不過海外幼女，腹中學問，可想而知。唐兄何必如此過謙，未免把他看的過高了。只見紫衣女子又立起道：「婢子聞得讀書莫難於識字，識字莫難於辨音。若音不辨，則義不明，卽如經書所載敦字，其音不一。某書應讀某音，敝處未得高明指教，往往讀錯，以致後學無所適從。大賢旁搜博覽，定必深知其詳。多九公道：「才女請坐，按這敦字，在灰韻應當讀堆，毛詩所謂敦彼獨宿，元韻音惇，易經敦臨吉，又元韻音豚，漢書敦煌郡名，寒韻音團，毛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毛詩敦弓既堅，軫韻音準，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韻音遜，左傳謂之敦渾，隊韻音對，儀禮黍稷四敦，願韻音頓，爾雅太歲在子曰敦，號韻音導，周禮所謂每敦一凡，除此十音之外，不獨經傳未有他音，就是別的書上，也就少了。幸而才女請教，

大賢言十音之外，並無別音。大約各處方音不同，所以有多寡之異了。多九公聽見還有幾音，因剛纔話已說滿，不好細問，只得說道：「這些文字小事，每一字數音甚多，老夫那裏還去記他。況記幾個冷字，也算不得學問。這都是小孩子的工課。若過於講究，未免反覺其醜。可惜你們都是好好質地，未經明人指教，把工夫都錯用了。」紫衣女子聽罷，又說出一段話來，未知所說何話，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唳細問來賓

話說紫衣女子道：「婢子聞得要讀書，必先識字，要識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將其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義何能分別？可見字音一道，凡讀書人不可忽略的。大賢學問淵博，故視爲無關緊要。我們後學，卻是不可少的。婢子以此細事上瀆高賢，真是貽笑大方。卽以聲音而論，婢子素又聞得：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明反切，必先辨字母。若不辨字母，無以知切，不知切，無以知音。不知音，無以識字。以此而論，切音一道，又是讀書人不可少的。但昔人有言：『每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莫不視爲絕學。』若據此說，大約其義失傳已久，所以自古以來，讀書雖多，並無初學善本。婢子素於此道潛研細討，略知一二。第義甚精微，未能窮其祕奧。大賢天資穎悟，自能得其三昧。應如何習學，可以精通之處，尙求指教。多九公道：『老夫幼年也曾留心於此，無如未得其傳，不能十分精通。』才女纔說學士大夫論及反切，尙且瞪目無語，何況我們不過略知皮毛，豈敢亂談。貽笑大方。紫衣女子聽了，望着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闥滿盈，壓紅衣女子點頭笑了一笑。唐敖聽了，甚覺不解。』多九公道：『適因才女談論切音老

夫偶然想起毛詩句子總是叶着音韻。如爰居爰處爲何次句卻用爰喪其馬。末句又是于林之下。處與馬下二字豈非聲音不同。另有假借麼。紫衣女子道。古人讀馬爲姥。讀下爲虎。與處字聲音本歸一律。如何不同。卽如吉日庚午。旣差我馬。豈非以馬爲姥。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豈非以下爲虎。韻書始於晉朝。秦漢以前並無韻書。諸如下字讀虎。馬字讀姥。古人口音原是如此。並非另有假借。卽如風字。毛詩讀作分字。服字讀作迫字。共十餘處。總是如此。若說假借。不應處處都是假借。倒把本音置之不問。斷無此理。卽如漢書晉書所載童謠。每多叶韻之句。旣稱爲童謠。自然都是街上小兒隨口唱的歌兒。若說小兒唱歌。也會假借。必無此事。其音本出天然。可想而知。但每每讀去。其音總與毛詩相同。卻與近時不同。卽偶有一二與近時相同。也只得晉書。因晉去古已遠。非漢可比。故晉朝聲音與今相近。音隨世轉。卽此可見。多九公道。據才女所講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終覺疑惑。必須才女把古人找來。老夫同他談談。聽他到底是個什麼聲音。纔能放心。若不如此。這番高論。只好將來遇見古人才女。再同他談罷。紫衣女子道。大賢所說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於以求之。于林之下。這四句音雖辨明。不知其義怎講。多九公道。毛傳鄭箋孔疏之意。大約言軍士自言我等從軍。或有死的病的。有亡其馬的。於何居呢。於何處呢。於何喪其馬呢。若我家人日後求我。到何處求呢。當在山林之下。是這個意思。才女有何高見。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據婢子愚見。上文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軍士因不得歸。所以心中憂鬱。至於爰居爰處四句。細釋經文。倒像承着上文不歸之意。復又述他憂鬱不寧精神恍惚之狀。意謂偶於居處之地。忽然喪失其馬。以爲其馬必定不見了。於是各處找求。誰知仍在樹林之下。這總是軍士憂鬱不寧精

神恍惚。所以那馬明明近在咫尺。卻誤爲喪失不見。就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如此解說。似與經義略覺相近。尙求指教。多九公道。凡言詩。總要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方能體貼詩人之意。卽以此詩而論。前人註解。何等詳明。何等親切。今才女忽發此論。據老夫看來。不獨妄作聰明。竟是愚而好自用了。紫衣女子道。大賢責備婢子。也不敢辯。適又想起論語有一段書。因前人注解。甚覺疑惑。意欲以管見請示。惟恐大賢又要責備。所以不敢亂言。只好以待將來。另質高明了。唐敖道。適纔敝友失言。休要介意。才女如有下問。何不明示。論語又是常見之書。或者大家可以參酌。紫衣女子道。婢子要請教的。並無深微奧妙。乃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這句書不知怎講。多九公笑道。古今各家註解。言顏淵死。顏路因家貧。不能置椁。要求孔子把車賣了。以便買椁。都是這樣說。才女有何見教。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大賢可另有高見。多九公道。據老夫之意。也不過如此。怎敢妄作聰明。亂發議論。紫衣女子道。可惜婢子雖另有管見。恨未考據的確。原想質之高明。以釋此疑。不意大賢也是如此。這就不必談了。唐敖道。才女雖未考據精詳。何不略將大概說說呢。紫衣女子道。婢子向於此書前後大旨。細細參詳。顏路請車爲椁。其中似有別的意思。若說因貧不能買椁。自應求夫子資助。爲何指名定要求賣孔子之車。難道他就料定孔子家中除車之外。就無他物可賣麼。卽如今人求人資助。自有求助之話。豈有指名要他賣物資助之理。此世俗庸愚所不肯言。何況聖門賢者。及至夫子答他之話。言當日鯉死。也是有棺無椁。我不肯徒行以爲之椁。若照上文註解。又是賣車買椁之意。何以當日鯉死之時。孔子注意要賣的。在此一車。今日回死之際。顏路覬覦要賣的。又在此一車。況椁非希世之寶。卽使昂貴。亦不過價倍於棺。顏路既能置棺。豈難置

椁。且下章又有門人厚葬之說。何不卽以厚葬之資買椁。必定硬派孔子賣車。這是何意。若按以爲之椁。這個爲字而論。倒像以車之木要製爲椁之意。其中並無買賣字義。若將爲字爲買。似有未協。但當年死者。必要大夫之車爲椁。不知是何取義。婢子歷考諸書。不得其說。旣無其說。是爲無稽之談。只好存疑。以待能者。第千古疑團。不能質之高賢。一日頓釋。亦是一件恨事。多九公道。若非賣車買椁。前人何必如此。註解才女所發議論。過於勉強。而且毫無考據。全是謬執一偏之見。據老夫看來。才女自己批評那句無稽之談。卻有自知之明。至於學問。似乎還欠工夫。日後倘能虛心用功。或者還有幾分進益。若只管鬧這偏鋒。只怕越趨越下。豈能長進。況此等小聰明。也未有甚見長之處。實在學問。全不在此。卽如那個敦字。就使再記幾音。也不見得就算通家。少記幾音。也不見得不通。若認幾個冷字。不論腹中好歹。就要假作高明。混充文人。只怕敝處丫環小廝。比你們還高哩。正在談論。忽聽天邊雁聲嘹亮。唐敖道。此時纔交初夏。鴻雁從何而來。可見各處時令自有不同。只見紅衣女子道。婢子因這雁聲。偶然想起禮記鴻雁來賓。鄭康成注解及呂覽淮南諸注。各有意見。請教大賢。應從何說。爲是多九公見問。雖略略曉得。因記不清。楚未便回答。唐敖道。老夫記得鄭康成注禮記。謂季秋鴻雁來賓者。言其客止未去。有似賓客。故曰來賓。而許慎注淮南子。謂先至爲主。後至爲賓。迨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鴻雁來爲一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一句。蓋以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其子羽翼稊弱。不能隨從。故於九月方來。所謂賓爵者。就是老雀棲人堂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鄙意賓爵二字。見之古今注。雖亦可連。但按月令。仲秋已有鴻雁來之句。若將賓字截入下句。季秋又是鴻雁來。未免重複。如謂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季秋來的是其子孫。此又誰得而知。

況夏小正於雀入於海爲蛤之句上無賓字。以此更見高氏之誤。據老夫愚見似以鄭注爲當。才女以爲何如。兩個女子一齊點頭道。大賢高論極是。可見讀書人見解自有不同。敢不佩服。多九公暗忖道。這女子明知鄭注爲是。他卻故意要問。省你怎樣回答。據這光景。他們那裏是來請教。明是考我們的。若非唐兄幾乎出醜。他既如此可惡。我也搜尋幾條難他一難。因說道。老夫因才女講論語。偶然想起。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句。以近來人情而論。莫不樂富惡貧。而聖人言貧而樂。難道貧者有甚麼好處。麼。紅衣女子方要回答。紫衣女子卽接着道。按論語自遭秦火。到了漢時。或孔壁所得。或口授相傳。遂有三本。一名古論。二名齊論。三名魯論。今世所傳。就是魯論。向有今本古本之別。以皇侃古本論語義疏而論。其貧而樂一句。樂字下有一道字。蓋未若貧而樂道。與下句富而好禮相對。卽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一妄字。又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古本得字上有一豈字。似此之類。不能枚舉。史家世家亦多類此。此由秦火後闕遺之誤。請看古本。自知其詳。多九公見他伶牙俐齒。一時要拏話駁他。竟無從下手。因見案上擺着一本書。取來一看。是本論語。隨手翻了兩篇。忽然翻到顏淵季路侍一章。只見衣輕裘之衣。寫着衣讀平聲。看罷。暗暗喜道。如今被我捉住錯處了。因向唐敖道。唐兄。老夫記得願車馬。衣輕裘之衣。倒像應讀作去聲。今此處讀作平聲。不知何意。紫衣女子道。子華使於齊。乘肥馬。衣輕裘之衣。自應讀作去聲。蓋言子華所騎的是肥馬。所穿的是輕裘。至此處衣字。按本文。明明分着車馬。衣裘四樣。如何讀作去聲。若將衣字講作穿的意思。不但與願字文氣不連。而且有裘無衣。語氣文義都覺不足。若讀作去聲。難道子路裘可與友共。衣就不可與友共麼。這總因裘字上有一輕字。所以如此。若無輕字。自然讀作願車馬。衣裘。

與朋友共了。或者裘字上既有輕字。馬字上再有肥字。後人讀時。自必以車與肥馬爲二。衣與輕裘爲二。斷不讀作去聲。況衣字所包甚廣。輕裘二字可包藏其內。故輕裘二字倒可不用。衣字卻不可少。今不用衣字。只用輕裘。那個衣字何能包藏輕裘之內。若讀去聲。豈非缺了一樣麼。多九公不覺皺眉道。我看才女也過於混鬧了。你說那個衣字所包甚廣。無非紗的棉的。總在其內。但子路於這輕裘貴重之服。尚且與朋友共。何況別的衣服。言外自有衣字神情在內。今才女必要吹毛求疵。妄加批評。莫怪老夫直言。這宗行爲。不但近於狂妄。而且隨嘴亂說。竟是不知人事了。因又忖道。這兩個女子既要赴試。自必時常用功。大約隨常經書也難他不住。我聞外國向無易經。何不以此難他一難。或者將他難倒。也未可知。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娘子之軍未退。黔驢之技已窮。殆哉。 蔬菴

第十八回 闢清談幼女講義經 發至論書生尊孟子

話說多九公思忖多時。得了主意。因向兩女子道。老夫聞周易一書。外邦見者甚少。貴處人文極盛。兼之二位才女博覽廣讀。於此書自能得其精奧。第自秦漢以來。注解各家。較之說禮尤爲歧塗疊出。才女識見過人。此中善本。當以某家爲最。想高明自有卓見。定其優劣了。紫衣女子道。自漢晉以來。至於隋季。講易各家。據婢子所知的。除子夏周易傳二卷。尚有九十三家。若論優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注疏。婢子見聞既寡。何敢以井蛙之見。妄發議論。尙求指示。多九公忖道。周易一書。素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至多不過五六十種。適聽此女所說。竟有九十餘種。但他並無一字評論。大約腹中並無此書。不過略略記得幾

日所見解易各家約有百餘種。不意此地竟有九十三種。也算難得了。至某人注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干卷。才女也。還記得麼。紫衣女子笑道。各書精微。雖未十分精熟。至注家名姓卷帙。還略略記得。多九公喫驚道。才女何不道其一二。其卷帙名姓。可與中原一樣。紫衣女子就把當時天下所傳的周易九十三種。某人若干卷。由漢至隋。說了一過道。大賢纔言周易有一百餘種。不知就是纔說這幾種。還是另有百餘種。請大賢略述一二。以廣聞見。多九公見紫衣女子所說書名。倒像素日讀熟一般。口中滔滔不絕。細細聽去。內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姓名。絲毫不錯。其餘。或知其名。未見其書。或知其書。不記其名。還有連姓名卷帙一概不知的。登時驚的目瞪口呆。惟恐他們盤問。就要出醜。正在發慌。適聽紫衣女子問他書名。連忙答道。老夫向日見的。無非都是才女所說之類。奈年邁善忘。此時都已模模糊糊。記不清了。紫衣女子道。書中大旨。或大賢記不明白。婢子也不敢請教。苦人所難。但卷帙姓名。乃書坊中三尺之童所能道的。大賢何必吝教。多九公道。實是記不清楚。並非有意推辭。紫衣女子道。大賢若不說出幾個書名。那原諒的。不過說是吝教。那不原諒的。就要疑心大賢竟是妄造狂言。欺騙人了。多九公聽罷。只急的汗如雨下。無言可答。紫衣女子道。剛纔大賢曾言百餘種之多。此刻只求大賢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種。再說七個共湊一百之數。此事極其容易。難道還吝教麼。多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不知怎樣纔好。紫衣女子道。如此易事。誰知還是吝教。方纔婢子費了脣舌。說了許多書名。原是拋磚引玉。以爲借此長長見識。不意竟是如此。但除我們所說之外。大賢若不加增。未免太覺空疎了。紅衣女子道。倘大賢七個湊不出。就說

五個五個不能。就是兩個也是好的。紫衣女子接着道：「如兩個不能，就是一個，一個不能，就是半個，也可解嘲了。」紫衣女子笑道：「請教姊姊，何爲半個？難道是半卷書麼？」紫衣女子道：「妹子惟恐大賢善忘，或記卷帙，忘其姓名，或記姓名，忘其卷帙，皆可謂之半個，並非半卷。我們不可閒談，請大賢或說一個，或半個罷。」多九公被兩個女子冷言冷語，只管催逼，急的滿面青紅，恨無地縫可鑽，莫講所有之書，俱被紫衣女子說過，卽或尙未說過，此時心內一急，也就想不出了。那個老者坐在下面，看了幾篇書，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不知說些甚麼，後來看見多九公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只當怕熱，因取一把扇子道：「天朝時令，交了初夏，大約涼爽，不用涼扇。今到敝處，未免受熱，所以只管出汗，請大賢搨搨，略爲涼爽，慢慢再談，莫要受熱。」生出別的病來，你們都是異鄉人，身子務要保重，你看這汗，還是不止，這卻怎好？因用汗巾替九公揩道：「有年紀的人，身體是個虛的，那裏受的慣熱，唉，可憐，可憐。」多九公接過扇子道：「此處天氣果然較別處甚熱，老者又獻兩杯茶道：「小子這茶，雖不甚佳，但有燈心在內，既能解熱，又可清心，大賢喫了，就是受熱也無妨了。今雖幸會，奈小子福薄，重聽，不能暢聆大教，真是恨事。」大賢既肯屈尊，同他們細談，日後還可造就麼？」多九公連連點頭道：「令愛來歲一定高發的。」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大賢既執意不肯賜教，我們也不必苦苦相求，況記幾個書名，若不曉得其中旨趣，不過是個賣書傭，何足爲奇。但不知大賢所說百餘種，其中講解，當以某家爲最多？」九公道：「當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嗣後傳授不絕。前漢有京房，費直各家，後漢有馬融、鄭元諸人，據老夫愚見，兩漢解易各家，多溺於象占之學，到了魏時，王弼注釋周易，撇了象占舊解，獨出心裁，暢言義理，於是天下後世凡言易者，」

莫不宗之。諸書皆廢。以此看來。由漢至隋。當以王弼爲最。紫衣女子聽了。不覺笑道。大賢這篇議論。似與各家注解及王弼之書。尙未瞭然。不過撫拾前人牙慧。以爲評論。豈是教誨後輩之道。漢儒所論象占。固不足盡周易之義。王弼掃棄舊聞。自標新解。惟重義理。孔子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豈止義理二字。晉時韓廉伯見王弼之書盛行。因缺繫辭之注。於是本王弼之義。注繫辭二卷。因而後人遂有王韓之稱。其書既欠精詳。而又妄改古字。如以嚮爲鄉。以驅爲歐之類。不能枚舉。所以昔人云。若使當年傳漢易。王韓俗字久無存。當日范寧說王弼的罪。甚於桀紂。豈是無因而發。今大賢說他注的爲最。甚至此書一出。羣書皆廢。何至如此。可謂癡人說夢。總之。學問從實地上用功。議論自然確有根據。若浮光掠影中無成見。自然隨波逐流。無所適從。大賢恰受此病。並且強不知以爲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過於不知文了。多九公聽了。滿臉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發殘。無言可答。正想脫身。那個老者又獻兩杯茶。道。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抱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纔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喫麻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痢瘡之症。可以放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喫爲是。二人欠身接過茶杯。多九公自言自語道。他說我喫麻黃。那知我在這裏喫黃連哩。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方纔進門。就說經書之義。盡知我們聽了。甚覺欽慕。以爲今日遇見讀書人。可以長長見識。所以任憑批評。無不謹謹受命。誰知談來談去。卻又不然。若以秀才兩字而論。可謂有名無實。適纔自稱忝列膠庠。談了半日。惟這忝字還用的切題。紅衣女子道。據我看來。大約此中亦有賢愚不等。或者這位先生同我們一樣。也是常在三等四等的。亦未可知。紫衣女子道。大家幸會談文。原是一件雅事。即使學問淵博。亦應處處。

虛心。庶不失謙謙君子之道。誰知腹中雖離淵博尙遠。那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光景。卻處處擺在臉上。可謂螳臂當車。自不量力。兩個女子。你一言。我一語。把多九公說的臉上青一陣。黃一陣。身如針刺。無計可施。唐敖在旁。甚覺無趣。正在爲難之際。只聽外面喊道。請問女子學生可買脂粉麼。一面說。手中提着包袱進來。唐敖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之洋。多九公趁勢立起道。林兄爲何此時纔來。惟恐船上衆人候久。我們回去罷。卽同唐敖拜辭老者。老者仍要挽留獻茶。林之洋因走的口渴。正想歇息。無奈二人執意要走。老者送出門外。自去課讀。三人怱怱出了小巷。來至大街。林之洋見他二人舉動倉皇。面色如土。不覺詫異道。俺看你們這等驚慌。必定古怪。畢竟爲着甚事。二人略略喘息。將神定了一定。把汗揩了。慢慢走着。多九公把前後各話略略先訴一遍。唐敖道。小弟從未見過世上竟有這等淵博才女。而且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多九公道。淵博倒也罷了。可恨他絲毫不肯放鬆。竟將老夫罵的要死。這個虧喫的不小。老夫活了八十多歲。今日這個悶氣。卻是頭一次。此時想起。惟有怨恨自己。林之洋道。九公。你恨甚麼。多九公道。恨老夫從前少讀十年書。又恨自己。既知學問未深。不該冒昧同人談文。唐敖道。若非舅兄前去相救。竟有走不出門之苦。不知舅兄何以不約而同。也到他家。林之洋道。方纔你們要來遊玩。俺也打算上來賣貨。奈這地方從未做過交易。不知那樣得利。後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俺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細細打聽。纔知這裏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唐敖道。這是何故。林之洋道。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爲貴。不讀書的爲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親。若無才學。

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聞得明年國母又有甚麼試女大典，這些女子得了這個信息，都想中個才女，更要買書，俺聽這話，原知貨物不能出脫，正要回船，因從女學館經過，又想進去碰碰財氣，那知湊巧遇見你們二位，俺進去，話未說得一句，茶未喝得一口，就被你們拉出，原來二位卻被兩個黑女難住，唐敖道：「小弟約九公上來，原想看他國人生的怎樣醜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倒被他們先把我腹中醜處看去了。」多九公道：「起初如果只作門外漢，隨他談甚麼，也不至出醜，無奈我們過於大意，一進門去，就充文人，以致露出馬腳，補救無及，偏偏他的先生又是聾子，不然，拏這老秀才出出氣，也可解嘲。」唐敖道：「據小弟看來，幸而老者是個聾子，他若不聾，只怕我們更要喫虧，你只看他小小學生，尚且如此，何況先生，固然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究竟是他受業之師，況紫衣女子又是他女，學問豈能懸殊，若以尋常老秀才看待，又是以貌取人了。」世人只知紗帽底下好題詩，那裏曉得草野中每每埋沒許多鴻儒，大約這位老翁，就是榜樣多九公道：「方纔那女子以衣輕裘之衣讀作平聲，其言似覺近理，若果如此，那當日解作去聲的，其書豈不該廢麼？」唐敖道：「九公此話，未免罪過，小弟聞得這位解作去聲的，乃彼時大儒祖居新安，其書闡發孔孟大旨，殫盡心力，折衷舊解，言近旨遠，文簡義明，一經誦習，聖賢之道，莫不燦然在目，漢晉以來，注解各家，莫此爲善，實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的，豈可妄加評論，即偶有一二註解錯誤，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即如孟子誅一夫及視君如寇讐之說，後人雖多評論，但以其書體要而論，昔人有云：『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當日孔子既沒，儒分爲八，其他縱橫捭闔，波譎雲詭，

惟孟子挺命世之才。距楊墨。放淫辭。明王政之易行。以救時弊。闡性善之本量。以斷羣疑。致孔子之教。獨尊千古。是有功聖門。莫如孟子。學者豈可訾議。況孟子聞誅一夫之言。亦因當時之君。惟知戰鬪。不務修德。故以此語警戒。至寇讐之言。亦是勸勉宣王。待臣宜加恩禮。都爲要救時弊起見。時當戰國。邪說橫行。不知仁義爲何物。若單講道字。徒費唇舌。必須喻之利害。方能動聽。故不覺言之過當。讀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自得其義。總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實出孟子之力。闡發孔孟之字。卻是新安之功。小弟愚見如此。九公以爲何如。多九公聽了。不覺連連點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十畝之澤。必有香草。何地無才。多九公以貌輕人。不免取敗。蔬菴識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話說多九公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唐兄此言。至公至當。可爲千載定論。老夫適纔所說。乃就事論事。未將全體看明。不無執着一偏。卽如左思三都賦序。他說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非本土所出。以爲誤用。誰知那個玉樹。卻是漢武帝以衆寶做成。並非地土所產。諸如此類。若不看他全賦。止就此序而論。必定說他如此小事。尙且考究未精。何況其餘。那知他的好處甚多。全不在此。所以當時爭着傳寫。洛陽爲之紙貴。以此看來。若只就事論事。未免將他好處都埋沒了。說話間。又到人煙湊集處。唐敖道。剛纔小弟因這國人過黑。未將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時一路看來。只覺個個美貌無比。而且無論男婦。都是滿臉書卷秀氣。那種風流儒雅光景。倒像都從這個黑氣中透出來的。細細看去。不但面上這股黑氣萬不可少。並且回思那些脂粉之流。反覺其醜。小弟看來看去。只覺自慚形穢。如今我們雜在衆人中。被這書卷秀

氣四面一襯。只覺面目可憎。俗氣逼人。與其教他們看着恥笑。莫若趁早走罷。三人於是躲躲閃閃。聯步而行。一面走着。看那國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覺無窮醜態。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緊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緊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樣纔好。只好疊着精神。穩着步兒。探着腰兒。挺着胸兒。直着頸兒。一步一趨。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煙稀少。這纔把腰伸了。一伸。頸項搖了。兩搖。噓了一口氣。略爲鬆動。鬆動。林之洋道。剛被妹夫說破。細看他們。果都大大方方。見那樣子。不怕你不好。行走。俺素日散誕慣了。今被二位拘住。少不得也裝斯文。混充儒雅。誰知只顧拏架子。腰也酸了。腿也直了。頸也痛了。腳也麻了。頭也暈了。眼也花了。舌也燥了。口也乾了。受也受不得了。支也支不住了。再要拏架子。俺就癱了。快逃命罷。此時走的。只覺發熱。原來九公卻帶着扇子。借俺搨搨頭。今日也出汗了。多九公聽了。這纔想起老者那一把扇子。還在手中。隨即站住。打開一齊觀看。只見一面寫着墨溪夫子大人命書。下面寫着女弟子紅紅謹錄。一面寫着女亭亭謹錄。下面還有兩方圖章。紅紅之下。是黎氏紅薇。亭亭之下。是盧氏紫萱。唐敖道。據這圖章。大約紅紅。亭亭是他乳名。紅薇。紫萱方是學名。多九公道。兩個黑女。既如此善書。而又能文。館中自然該是詩書滿架。爲何卻自寥寥。不意腹中雖然淵博。案上倒是空疎。竟與別處不同。他們如果詩書滿架。我們見了。自然另有準備。豈肯冒昧。自討苦喫。林之洋接過扇子。搨着道。這樣說。日後回家。俺要多買幾擔書。擺在桌上。作陳設了。唐敖道。奉勸舅兄。斷斷不要豎這文人招牌。請看我們今日光景。就是榜樣。小弟足足够了。今日過了黑齒。將來所到各國。不知那幾處文風最盛。倒要請教。好作準備。免得又去太歲頭上動土。林之洋道。俺們向日來往。只知賣貨。那裏管他文風武風。據俺

看來將來路過的。如靖人、跋踵、長人、穿胸、厭火各國。大約同俺一樣。都是文墨不通。就只可怕的前面有個白民國。到像有些道理。還有兩面、軒轅各國。出來人物。也就不凡。這幾處才學好醜。想來九公必知。妹夫問他就知道了。唐敖道：「請教九公說了一句。再回頭一看。不覺詫異道：『怎麼九公不見。又到何處去了。』」林之洋道：「俺們只顧說話。那知他又跑開。莫非九公恨那黑女。又去同他講理麼。俺們且等一等。少不得就要回來。二人閒談。候了多時。只見多九公從城內走來道：『唐兄。你道他們案上並無多書。卻是爲何。其中有個緣故。』唐敖笑道：『原來九公爲這小事。又去打聽。如此高年。還是這等興致。可見遇事留心。自然無所不知。我們慢慢走着。請九公把這緣故談談。』多九公舉步道：『老夫纔去問問風俗。原來此地讀書人雖多。書籍甚少。歷年中原雖有人販賣。無如剛到君子大人境內。就被二國買去。此地之書。大約都從彼二國以重價買的。至於古書。往往出了重價。亦不可得。惟訪親友家。如有此書。方能借來抄寫。要求一書。真是種種費事。並且無論男婦。都是絕頂聰明。日讀萬言的。不計其數。因此那書更不够他讀了。本地向無盜賊。從不偷竊。就是遺金在地。也無拾取之人。他們見了無義之財。叫作臨財毋苟得。就只有個毛病。若見了書籍。登時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在九霄雲外。不是借去不還。就是設法偷騙。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此地把竊物之人。叫作偷兒。把偷書之人。卻叫作竊兒。借物不還的。叫作拐兒。借書不還的。叫作騙兒。因有這些名號。那藏書之家。見了這些竊兒、騙兒。莫不害怕。都將書籍深藏內室。非至親好友。不能借觀。家家如此。我們只知以他案上之書。定他腹中學問。無怪要受累了。說話間。不覺來到船上。林之洋道：「俺們快逃罷。分付水手起錨揚帆。唐敖因那扇子寫的甚好。來到後面。向多九公討了。多九公

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見面。曾說識荆二字。是何出處。唐敖道。再過幾十年。九公就看見了。小弟纔想紫衣女子所說吳郡大老倚闔滿盈那句話。再也不解。九公久慣江湖。自然曉得這句鄉談了。多九公道。老夫細細參詳。也解不出。我們何不問問林兄。唐敖隨把林之洋找來。林之洋也回說不知。唐敖道。若說這句隱着罵話。以字義推求。又無深奧之處。據小弟愚見。其中必定含着機關。大家必須細細猜詳。就如猜謎光景。務必把他猜出。若不猜出。被他罵了。還不知哩。林之洋道。這話當時爲甚起的。二位先把來路說說。看來這事惟有俺林之洋還能猜。你們猜不出的。唐敖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二位老兄纔被他們考的膽戰心驚。如今怕還怕不來。那裏還敢亂猜。若猜的不是。被黑女聽見。豈不又要喫苦出汗麼。多九公道。林兄且慢取笑。我把來路說說。當時談論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們不知反切。向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闔滿盈麼。那紅衣女子聽了。也笑一笑。這就是當時說話光景。林之洋道。這話既是談論反切起的。據俺看來。他這本題兩字。自然就是甚麼反切。你們只管向這反切書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們被這女子罵了。按反切而論。吳郡是個問字。大老是個道字。倚闔是個於字。滿盈是個盲字。他因請教反切。我們都回不知。所以他說。豈非問道於盲麼。林之洋道。你們都是雙目炯炯。爲甚比作瞽目。大約彼時因他年輕。不將他們放在眼裏。未免旁若無人。因此把你比作瞽目。卻也湊巧。多九公道。爲何湊巧。林之洋道。那旁若無人者。就如兩旁明明有人。他卻如未看見。既未看見。豈非瞽目麼。此話將來可作旁若無人的批語。海外女子這等啣氣。將來到了女兒國。他們成羣打夥。聚在一處。更不知怎樣利害。好在俺從來不會談文。他同俺談文。俺有絕好主意。只得南方話一

句一概給他弗得知。任他說得天花亂墜。俺總是弗得知。他又其奈俺何。多九公笑道。倘女兒國執意要你談文。你不同他談文。把你留在國中。看你怎樣。林之洋道。把俺留下。俺也給他一概弗得知。你們今日被那黑女難住。走也走不出。若非俺來相救。怎出他門。這樣大情。二位怎樣報俺。唐敖道。九公才說恐女兒國將舅兄留下。日後倘有此事。我們就去救你出來。也算以德報德了。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不是以德報德。倒是以怨報德。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林兄如被女兒國留下。他在那裏。何等有趣。你卻把他救出。豈非以怨報德麼。林之洋道。九公既說那裏有趣。將來到了女兒國。俺去通知國王。就請九公住他國中。多九公笑道。老夫倒想住在那裏。卻教那個替你管舵呢。唐敖道。豈但管舵。小弟還要求教韻學哩。請問九公。小弟素於反切。雖是門外漢。但大老二字。按音韻呼去。爲何不是鳥字。多九公道。古來韻書道字。本與鳥字同音。近來讀道爲到。以上聲讀作去聲。卽如是非之是。古人讀作使字。動字讀作董字。此類甚多。不能枚舉。大約古聲重。讀鳥。今聲輕。讀到。這是音隨世轉。輕重不同。所以如此。林之洋道。那個盲字。俺們向來讀與忙字同音。今九公讀作萌字。也是輕重不同麼。多九公道。盲字本歸八庚。其音同萌。若讀忙字。是林兄自己讀錯了。林之洋道。若說讀錯。是俺先生教的。與俺何干。多九公道。你們先生如此疏忽。就該打他手心。林之洋道。先生犯了這樣小錯。就要打手心。那終日曠功誤人子弟的。豈不都要打殺麼。唐敖道。今日受了此女恥笑。將來務要學會韻學。纔能歇心。好在九公已得此中三昧。何不略將大概指教。小弟賦性雖愚。如果專心。大約還可領略。多九公道。老夫素於此道。不過略知皮毛。若要講他所以然之故。不知從何講起。總因當日未得真傳。心中似是而非。狐疑莫定。所以如此。唐兄如果要學。老夫

向聞歧舌國音韻最精。將來到彼。老夫奉陪上去。不過略爲談談。就可會了。唐敖道。歧舌二字是何寓意。何以彼處曉得音韻。多九公道。彼國人自幼生來。嘴巧舌能。不獨精通音律。並且能學鳥語。所以林兄前在聶耳。買了雙頭鳥兒。要到彼處去賣。他們各種聲音。皆可隨口而出。因此鄰國俱以歧舌呼之。日後唐兄聽他口音。就明白了。走了幾日。到了靖人國。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靖人古人謂之聶人。身長八九寸。大約就是小人國。不知國內是何風景。多九公道。此地風俗澆薄。人最寡情。所說之話。處處與人相反。卽如此物。明是甜的。他偏說苦的。明是鹹的。他偏說淡的。教你無從捉摸。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氣如此。也不足怪。二人於是登岸。到了城郭。城門甚矮。彎腰而進。裏面街市極窄。竟難並行。走到城內。纔見國人都是身長不滿一尺。那些兒童。只得四寸之長。行路時。恐爲大鳥所害。無論老少。都是三五成羣。手執器械。防身。滿口說的都是相反的話。詭詐異常。唐敖道。世間竟有如此小人。倒也少見。遊了片時。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一同回船。走了幾日。大家正在閒談。路過一個桑林。一望無際。內有許多婦人。都生得嬌豔異常。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不經意處遂成絕。曾有人過那算奇。疏菴識

第二十回 丹桂巖山雞舞鏡 碧梧嶺孔雀開屏

話說那些婦人。俱以絲綿纏身。棲在林內。也有吃桑葉的。也有口中吐絲的。唐敖道。請教九公。這些婦人。是何種類。多九公道。此處近於北海。名叫嘔絲之野。古人言。這婦人都是蠶類。此地既無城郭。這些婦人。都以桑林爲居。以桑爲食。又能吐絲。倒像鮫人泣珠光景。據老夫愚見。就仿鮫人之意。把他叫作蠶人。鮫

人泣珠。蠶人吐絲。其義倒也相合。林之洋道：這些女人都生的嬌嬌滴滴。俺們帶幾個回去作妾。又會吐絲。又能生子。豈不好麼？多九公道：你把他作妾。倘他性子發作。吐出絲來。把你身子纏住。你擺脫不開。還把性命送了哩。你去問問那些男子。那個不是死在他們手裏。這日到了跣踵國。有幾個國人在海邊取魚。一個個身長八尺。身寬也是八尺。竟是一個方人。赤髮蓬頭。兩隻大脚。有一尺厚。二尺長。行動時。以脚指行走。脚跟並不着地。一步三搖。斯斯文文。竟有寧可溼衣。不可亂步光景。唐敖因這方人過於拘束。無甚可觀。不會上去。這日到了一個大郡。遠遠望見一座城池。就如峻嶺一般。好不巍峨。原來卻是長人國。林之洋自去賣貨。唐敖同多九公上去。見了幾個長人。嚇的飛忙走回。道：九公。嚇殺小弟了。當日我見古人書中言長人身長一二十丈。以爲必無之事。那知今日見的。竟有七八丈高。半空中晃晃蕩蕩。他的腳面比我們肚腹還高。令人望着。好不害怕。幸虧早早逃走。他若看見。將我們用手提起。放在面前望望。我們身子已在數丈之外了。多九公道：今日所見長人。並不算長。若以極長的比較。他也只好算個脚面。老夫向在外洋。同幾位老翁閒談。各說生平所見長人。內中有位老翁道：當日我在海外。曾見一個長人。身長千餘里。腰寬百餘里。好飲天酒。每日一飲五百斗。當時看了。甚覺詫異。後來因見古書。知名叫無路。又一老翁道：老朽向在丁零之北。見一長人。臥在地下。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其長萬餘里。又一老翁道：我曾見一極長之人。若將無路比較。那無路只好算他脚面。莫講別的。單講他身上這件長衫。當日做時。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連天下的裁縫。也都雇完。做了數年。纔能做成。那時。布的行情也長了。裁縫工價也貴了。人人發財。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還在那裏禱告。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他們又

好齊行了。彼時有一個裁縫。在那長衫底襟上。偷了一塊布。後來就將這布開了一個大布店。因此棄了本行。另做布行交易。你道這個長人身長若干。原來這人連頭帶腳。不長不短。恰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衆老翁都問道。爲何算的這樣詳細。老翁道。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此人恰恰頭頂天。腳踏地。所以纔知就是這個里數。他不獨身子長的怎高。並且那張大嘴。還愛說大話。倒是身口相應。衆老翁道。聞得天上剛風最硬。每每飛鳥過高。都被吹的化爲天絲。這位長人。頭既頂天。他的臉上。豈不吹壞麼。老翁道。這人極其臉厚。所以不怕風吹。衆老翁道。怎曉他的臉厚。老翁道。他臉如果不厚。爲何滿嘴只管說大話。總不怕人恥笑呢。旁邊有位老翁道。老兄以爲這人頭頂天。腳踏地。就算極長了。那知老漢見過一個長人。較之剛纔所說。還長五百里。衆老翁道。這人比天還大。不知怎能擡起頭來。老翁道。他只顧大了。那知上面有天了。因此只好低頭混了一世。又一老翁道。你們所說這些長人。何足爲奇。當年我見一人。睡在地下。就有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之高。背脊在地。肚腹頂天。這纔大哩。衆老翁道。此人肚腹業已頂天。這竟怎樣立起。倒要請教。老翁道。他睡在那裏。兩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如此之大。莫講不能立起。並且翻身還不能哩。說着閒話。回到船上。林之洋賣了兩樣貨物。並替唐敖賣了許多花盆。甚覺得利。郎舅兩個。不免又是一番痛飲。林之洋笑道。俺看天下事。只要湊巧。素日俺同妹夫飲酒存的空罈。還有向年舊罈。俺因棄了可惜。隨他擗在艙中。那知今日倒將這個出脫。前在小人國。也是無意賣了許多蠶繭。這兩樣都是並不值錢的。不想他們視如至寶。倒會獲利。俺帶的正經貨物。倒不得價。人說買賣生意。全要機會。若不湊巧。隨你會賣。也不中用。唐敖道。他們買這蠶繭酒罈。有何用處。林之洋未曾回答。先

發笑道。若要說起。真是笑話。正要講這緣故。因國人又來買貨。足足忙了一日。到晚方纔開船。這日到了白民國交界。迎面有一危峯。一派清光。甚覺可愛。唐敖忖道。如此峻嶺。豈無名花。於是請問多九公。是何名山。多九公道。此嶺總名麟鳳山。自東至西。約長千餘里。乃西海第一大嶺。內中果木極盛。鳥獸極繁。但嶺東要求一禽。也不可得。嶺西要求一獸。也不可得。唐敖道。這卻爲何。多九公道。此山茂林深處。向有一麟一鳳。麟在東山。鳳在西山。所以東面五百里。有獸無禽。西面五百里。有禽無獸。倒像各守疆界。光景因而東山名叫麒麟山。上面桂花甚多。又名丹桂巖。西山名叫鳳凰山。上面梧桐甚多。又名碧梧嶺。此事不知始於何時。相安已久。誰知東山旁有條小嶺。名叫狻猊嶺。西山旁有條小嶺。名叫鸛鶴嶺。狻猊嶺上有一惡獸。其名就叫狻猊。常帶許多怪獸。來至東山騷擾。鸛鶴嶺上有個惡鳥。其名就叫鸛鶴。常帶許多怪鳥。來至西山騷擾。唐敖道。東山有麒麟爲獸。長。西山有鳳凰爲禽。長。難道狻猊也不畏麟。鸛鶴也不怕鳳。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也甚疑惑。後來因見古書。纔知鸛鶴乃西方神鳥。狻猊亦可算得毛羣之長。無怪要來抗橫了。大約略爲騷擾。麟鳳也不同他計較。若干犯過甚。也就不免爭鬪。數年前。老夫從此路過。曾見鳳凰與鸛鶴爭鬪。都是各發手下之鳥。或一個兩個。彼此剝啄。撕打倒也爽目。後來又遇麒麟同狻猊爭鬪。也是各發手下之獸。那撕打迸跳形狀。真可山地搖動。看之令人心驚。畢竟邪不勝正。鬧來鬧去。往往鸛鶴狻猊大敗而歸。正在談論。半空中倒像人喊馬嘶。鬧鬧吵吵。連忙出艙仰觀。只見無數大鳥。密密層層。飛向山中去了。唐敖道。看這光景。莫非鸛鶴又來騷擾。我們何不去望望。多九公道。如此甚好。於是通知林之洋。把船攏在山腳下。三人帶了器械。棄舟登岸。上了山坡。唐敖道。今日之遊。別的景致還在

其次第一鳳凰不可不看他既做了一山之主自然另是一種氣概多九公道唐兄要看鳳凰我們越過前面峯頭只揀梧桐多處游去尙緣分湊巧不過略走幾步就可遇見大家穿過峻嶺尋找桐林不知不覺走了數里林之洋道俺們今日見的都是小鳥並無一隻大鳥不知甚故難道果真都去伺候鳳凰麼唐敖道今日所見各鳥毛色或紫或碧五彩燦爛兼之各種嬌啼不啻笙簧已足悅耳娛目如此美景也算難得了忽聽一陣鳥鳴之聲宛轉嘹亮甚覺爽耳三人一聞此音陡然神清氣爽唐敖道詩言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今聽此聲真可上徹霄漢三人順着聲音望去只當必是鶴鷺之類看了半晌並無蹤影只覺其音漸漸相近較之鶴鳴尤其洪亮多九公道這又奇了安有如此大聲不見形象之理唐敖道九公你看那邊有顆大樹樹旁圍着許多飛蠅上下盤旋這個聲音好像樹中發出的麼說話間離樹不遠其聲更覺震耳三人朝着樹上望了一望何嘗有個禽鳥林之洋忽然把頭抱住亂跳起來口內只說震死俺了二人都喫一嚇問其所以林之洋道俺正看大樹只覺有個蒼蠅飛在耳邊俺用手將他按住誰知他在耳邊大喊一聲就如雷鳴一般把俺震的頭暈眼花俺趁勢把他捉在手內話未說完那蠅大喊大叫鳴的更覺震耳林之洋把手亂搖道俺將你搖的發昏看你可叫那蠅被搖旋即住聲唐多二人隨向那羣飛蠅側耳細聽那個大聲果然竟是不啻若自其口出多九公笑道若非此鳥飛入林兄耳內我們何能想到如此大聲卻出這羣小鳥之口老夫目力不佳不能辨其顏色林兄把那小鳥取出看看可是紅嘴綠毛如果狀如鸚鵡老夫就知其名了林之洋道這個小鳥從未見過俺要帶回船去給衆人見識見識設或取出飛了豈不可惜於是捲了一個紙桶把紙桶對着手縫輕輕將小鳥放了進去唐敖起

初見這小鳥。以爲無非蒼蠅蜜蜂之類。今聽多九公之話。輕輕過去一看。果然都是紅嘴綠毛。狀如鸚鵡。忙走回道。他的形狀。小弟纔去細看。果真不錯。請教何名。多九公道。此鳥名叫細鳥。元封五年。勸畢國會用玉籠。以數百進貢。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國人常以此鳥候日。又名候日蟲。那知如此小鳥。其聲竟如洪鐘。倒也罕見。林之洋道。妹夫要看鳳凰。走來走去。遍山並無一隻。如今細鳥飛散。靜悄悄。連聲也不聞。這裏只有樹木。沒甚好頑。俺們另向別處去罷。多九公道。此刻忽然鴉雀無聞。卻也可怪。只見個牧童。身穿白衣。手拿器械。從路旁走來。唐敖上前拱手道。請問小哥。此處是何地名。牧童道。此地叫做碧梧嶺。嶺旁就是丹桂巖。乃白民國所屬。過了此嶺。野獸最多。往往出來傷人。三位客人。須要仔細。說罷去了。多九公道。此處既名碧梧嶺。大約梧桐必多。或者鳳凰在這嶺上。也未可知。我們且把對面山峯越過。看是如何。不多時。越過高峯。只見西邊山頭。無數梧桐。桐林內立着一隻鳳凰。毛分五彩。赤若丹霞。身高六尺。尾長丈餘。蛇頸雞喙。一身花文。兩旁密密層層。列著無數奇禽。或身高一丈。或身高八尺。青黃赤白。黑各種顏色。不能枚舉。對面東邊山頭。桂樹林中。也有一個大鳥。渾身碧綠。長頸鼠足。身高六尺。其形如雁。兩旁圍着許多怪鳥。也有三首六足的。也有四翼雙尾的。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多九公道。東邊這隻綠鳥。就是鸚鵡。大約今日。又來擾騷。所以鳳凰帶著衆鳥。把去路攔住。看來又要爭鬪了。忽聽鸚鵡連鳴兩聲。身旁飛出一鳥。其狀如鳳。尾長丈餘。毛分五彩。攏至丹桂巖。抖擻翎毛。舒翅展尾。上下飛舞。如同一片錦繡。恰好旁邊有塊雲母石。就如一面大鏡。照的那個影兒。五彩相映。分外鮮明。林之洋道。這鳥倒像鳳凰。就只身材短小。莫非母鳳凰麼。多九公道。此鳥名山雞。最愛其毛。每每照水顧影。眼花墜水而死。古人

因他有鳳之色。無鳳之德。呼作啞鳳。大約鸚鵡以爲此鳥。具如許彩色。可以壓倒鳳凰。手下衆鳥。因此命他出來當場賣弄。忽見西林飛出一隻孔雀。走至碧梧嶺。展開七尺長尾。舒張兩翅。朝著丹桂巖。矚睽起舞。不獨金翠縈目。兼且那個長尾。排著許多圓文。陡然或紅或黃。變出無窮顏色。宛如錦屏一般。山雞起初也還勉強飛舞。後來因見孔雀這條長尾。變出五顏六色。華彩奪目。金碧輝煌。未免自慚形穢。鳴了兩聲。朝著雲母石一頭撞去。竟自身亡。唐敖道。這隻山雞。因毛色比不上孔雀。所以羞忿輕生。以禽鳥之微。尙有如此血性。何以世人明知己不如人。反靦顏無愧。殊不可解。林之洋道。世人都像山雞這般烈性。那裏死得許多。據俺看來。只好把臉一老。也就混過去了。孔雀得勝。退回本林。東林又飛出一鳥。一身蒼毛。尖嘴黃足。跳至山坡。口中唧唧咋咋。鳴出各種聲音。此鳥鳴未數聲。西林也飛出一隻五彩鳥。尖嘴短尾。走到山岡。展翅搖翎。口中鳴的嬌嬌滴滴。悠揚宛轉。甚覺可耳。唐敖道。小弟聞得鳴鳥毛分五彩。有百樂歌舞之風。大約就是此類了。那蒼鳥不知何名。多九公道。此卽反舌。一名百舌。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就是此鳥。林之洋道。如今正是仲夏。這個反舌與衆不同。他不按月令。只管亂叫了。忽聽東林無數鳥鳴。從中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鵝。身高二丈。翼廣丈餘。九條長尾。十頸環簇。只得九頭。攛至山岡。鼓翼作勢。霎時九頭齊鳴。多九公道。原來九頭鳥出來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君子小人各樹其黨。有黨則必爭。然而君子不勝者常也。安得不爲鳳鳥慮。疏菴識

鏡花緣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逢惡獸唐生被難 施神鎗魏女解圍

話說多九公指着九頭鳥道。此鳥古人謂之鶻鵒。一身逆毛。甚是凶惡。不知鳳凰手下那個出來招架。登時西林飛出一隻小鳥。白頸紅嘴。一身青翠。走至山岡。望着九頭鳥鳴了幾聲。宛如狗吠。九頭鳥一聞此聲。早已抱頭鼠竄。騰空而去。此鳥退入西林。林之洋道。這鳥爲甚不是禽鳴。倒做狗叫。俺看他油嘴滑舌。南腔北調。到底算個甚麼。可笑這九頭鳥。枉自又高又大。聽得一聲狗叫。他就跑了。原來小鳥這等利害。多九公道。此禽名叫鶻鳥。又名天狗。這九頭鳥。本有十首。不知何時。被犬咬去一個。其項至今流血。血滴人家。最爲不祥。如聞其聲。須令狗叫。他卽逃走。因其畏犬。所以古人有捩狗耳禳之之法。只見鶻鵒林內。攆出一隻駝鳥。身高八尺。狀似橐駝。其色蒼黑。翅廣丈餘。兩隻駝蹄。奔至山岡。吼叫連聲。西林也飛出一鳥。赤眼紅嘴。一身白毛。尾長丈二。身高四尺。尾上有勺。其大如斗。走至山岡。與駝鳥鬪在一處。林之洋道。這尾上有勺的。倒也異樣。俺們捉幾個送給無腸國。他必歡喜。唐敖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他們得了這鳥。既可當菜大嚼。再把尾子取下。作爲盛飯盛羹的勺了。豈不好麼。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駝鳥之卵。其大如甕。原來其形竟有如許之大。這尾上有勺的。他比駝鳥一個。身高八尺。一個身高四尺。大小懸殊。何能爭鬪。豈非自討苦麼。多九公道。此鳥名喚鸚勺。他既敢與駝鳥相鬪。自然也就非凡。鸚勺鬪未數合。豎起長尾。一連幾勺。打的駝鳥前竄後跳。聲如牛吼。東林又跳出一隻禿鷲。身高八尺。長頸身青。頭禿無毛。

攏至山岡林之洋道。忽然鬧出和尚來了。西邊林內也飛出一鳥。渾身碧綠。一條豬尾。長有丈六。身高四尺。一隻長足。跳躍而出。攏至山岡。掄起豬尾。如皮鞭一般。對著禿鶯。一連幾尾。把個禿頭打的鮮血淋漓。吼叫連聲。林之洋道。這個和尚。今日老大喫虧。怪不得大人國的和尚不肯削髮。他怕禿頭喫苦。多九公道。原來跛踵出來爭鬪。他這豬尾。隨你勇鳥。也敵他不過。看來鷓鴣又要大敗了。那邊百舌鳥早已飛回。東林禿鶯被打不過。騰空而去。駝鳥兩翅受傷。逃回本林。只聽鷓鴣大叫幾聲。帶着無數怪鳥。奔至山岡。西林也有許多大鳥飛出。登時鬪成一團。那鷓鴣掄起大勺。跛踵舞起豬尾。一起一落。打的落花流水。正在難解難分。忽聽東邊山上。猶如千軍萬馬之聲。塵土飛空。山搖地動。密密層層。不知一羣甚麼狂奔而來。登時衆鳥飛騰。鳳凰鷓鴣也都逃竄。三人聽了。忙躲桐林深處。細細偷看。原來是羣野獸從東奔來。爲首其狀如虎。一身青毛。鉤爪鋸牙。弭耳昂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一條長尾。尾上茸毛。其大如斗。走至鳳凰所棲林內。吼了兩聲。帶着許多怪獸。渾身血蹟。攏了進去。隨後一羣怪獸趕來。也是血蹟淋漓。走至鷓鴣所棲林內。也都攏入。爲首一獸。渾身青黃。其體似麕。其尾似牛。其足似馬。頭生一角。唐敖道。請教九公。這個獨角獸。自然是麒麟。西邊那個青獸。可是狻猊。多九公道。西林正是狻猊。大約又來騷擾。所以麒麟帶着衆獸趕來。只見狻猊喘息片時。將身立起。口中叫了兩聲。旁邊攏出一隻野豬。搵着兩耳。一步三搖。倒像奉令一般。走到跟前。將頭伸出。送到狻猊口邊。狻猊嗅了一嗅。吼了一聲。把嘴一張。咬下豬頭。隨將野豬喫入腹中。林之洋道。這個野豬。據俺看來。生的甚覺慳吝。那肯真心請客。他的意思。不過虛讓一讓。那知狻猊並不推辭。竟自啖了。原來狻猊腹飢。大約喫飽。就要爭鬪了。正自指手畫腳談論狻猊不意手

吼一聲。帶着許多怪獸。一齊奔來。三人嚇的四處奔逃。多九公喊道。林兄還不放鎗救命。等待何時。林之洋跑的氣喘噓噓。棄了細鳥。迎着衆獸。放了一鎗。雖然打倒兩個。無奈衆獸密密層層。毫不畏懼。仍舊奔來。多九公道。我的林兄。難道放不得第二鎗麼。林之洋戰戰兢兢。又放一鎗。好像火上澆油。衆獸更都如飛而至。林之洋不覺放聲哭道。只顧要看撕鬪。那知狡狴腹飢。要吃俺肉。無譬國以土當飯。他是以人當飯。俺聞秀才最酸。狡狴如怕酸物。倒是九公同妹夫。還可躲這災難。就只苦殺俺了。頃刻就到跟前。只要把口一張。就吞到腹中。這狡狴肚腸。不知可像無腸國。但願吞了。隨即通過。俺還有命。若不通過。存在裏面。就要悶殺了。唐敖正朝前奔。只覺身後鳴聲震耳。回頭一看。狡狴相離不遠。竟向身後撲來。不由手慌腳亂。無計可施。說聲不好。一時着急。將身一縱。就如飛舞一般。竄在空中。衆獸都向多林二人撲去。二人惟有叫苦。左右亂跑。忽聽山岡上。呱呱刺刺。如雷鳴一般。響了一聲。一道黑煙。比箭還急。直奔狡狴。狡狴將身縱起。方才躲過。轉眼間。又是一聲響亮。狡狴躲避不及。登時打落山上。衆獸撇了多林二人。都來圍護。狡狴只聽呱呱刺刺。響亮連聲。黑煙亂冒。塵土飛空。滿山響聲不絕。四面煙霧迷漫。那個響聲。如雨點一般。滾將出來。把些怪獸。打的屍橫遍地。四處奔逃。霎時無蹤。麒麟帶着衆獸。也都逃竄。唐敖落下林之洋。跑來道。妹夫當日。喫了躡空草。攬的高高的。有處躲避。竟把俺們撇了。幸虧俺有鎗神救命。若不遇着鎗神。只怕俺同九公。久已變成狡狴的濁氣了。唐敖道。當日小弟在東口山。手捧石碑。還能攬空。今日若將二位。駝在肩上。大約也可攬高。無奈你們相離過遠。狡狴緊跟身後。那裏還敢遲延。舅兄只顧要將

細鳥帶回船去。剛纔被他這陣亂叫。以致衆獸聞風而至。幾乎性命不保。多九公也走來道。這陣連珠鎗。好不利害。若非打倒狡狴。衆獸豈能散去。此時煙霧漸散。我們前去找那放鎗之人。以便拜謝。只見山岡走下一個獵戶。身穿青布箭衣。肩上擔着烏鎗。生得眉清目秀。齒白脣紅。年紀不過十四五歲。雖自獵戶打扮。舉止甚覺秀雅。三人忙上前下拜道。多謝壯士救命之恩。請教尊姓。貴鄉何處。獵戶還禮道。小子姓魏。天朝人氏。因避難。寄居於此。請教三位老丈尊姓。從何到此。多林二人把名姓說了。唐敖忖道。當初魏思溫。薛仲璋二位哥哥。都以連珠鎗出名。自從敬業兄弟兵敗。聞得俱逃海外。此人莫非思溫哥哥之子。待我問他一聲。因說道。當日中原有位姓魏的。官名思溫。慣用連珠鎗。天下馳名。壯士可是一家。獵戶道。這是先父。老丈何以得知。唐敖道。誰知壯士卻是思溫哥哥之子。不意竟於此處相會。於是將名姓說明。又把當日結盟及被參各話。細說一遍。獵戶忙下拜道。原來卻是唐叔叔到此。姪女不知。萬望恕罪。唐敖還禮道。賢姪請起。爲何自稱姪女。這是何故。獵戶道。姪女名喚紫櫻。哥哥名魏武。因敬業叔叔遇難。父親無處存身。帶領家眷。逃至此地。本山向有狡狴。常與麒麟爭鬪。傷損田苗。甚至出來傷人。附近居民。屢受其害。向來雖有獵戶。奈此獸極其狡猾。目力甚遠。一聞鎗聲。卽攏高逃避。非連珠鎗不能捉獲。因此聘請父親在此驅除野獸。歷來打死狡狴。不計其數。前歲父親去世。雖將哥哥照舊延請。奈身弱多病。不能辛苦。若將此業棄了。無以爲生。幸姪女幼年學得此鎗。只得男裝。權承此業。以養寡母。連日因衆獸爭鬪。惟恐傷人。正要擒拿狡狴。不想得遇叔叔。剛纔狡狴緊在叔叔身後。我看着只管着急。不敢動手。虧得叔叔

現在家中。就請叔叔過去一看。以便獻茶。唐敖道：「多年未見萬氏嫂嫂之面。今在海外。自應前去拜見。不意思溫哥哥今已去世。竟不能一見。好不令人心酸。當時三人同魏紫櫻越過山頭。向魏家而來。唐敖忖道：「我自到海外。凡遇名山異域。莫不上去流覽。原想遵着夢神之話。尋訪名花。誰知至今一無所見。倒與這些女子有緣。每每歧路相逢。卻也奇怪。不多時。到了魏家。只見四處安設強弓弩箭。齊進客廳。魏紫櫻進內通知。萬氏夫人同魏武出來。彼此見禮。唐敖看那魏武。雖然滿面病容。生的倒也清秀。魏紫櫻把父親遺書呈出。唐敖拆開。上面寫的無非了囑咐念結義之情。諸事照應的話。看罷。歎息一番。將書收過。萬氏道：「賤妾自從丈夫去世。原想攜了遺書。帶着兒女。投奔叔叔。因本地鄉鄰懼怕野獸。再三挽留。兼之家鄉近來不知可還緝捕餘黨。惟恐被害。不敢前去。今幸叔叔到此。我家現在六親無靠。故鄉舉目無親。除叔叔外。別無可託之人。將來尙懇俯念丈夫結義之情。務望攜帶。儻能仍回故土。就是我丈夫在九泉之下。也感大德了。」唐敖道：「緝捕之事。相隔十餘年。久已淡了。日後小弟海外回來。自然奉請嫂嫂並姪兒姪女。同回故鄉。況今日姪女如此大德。豈敢相忘。嫂嫂只管放心。於是又問到日用薪水。原來此處民人因魏家父子驅除野獸。感念其德。供應極厚。每年除衣食外。頗有盈餘。唐敖聽了。這纔放心。隨將身邊帶着散碎銀子。送給魏紫櫻爲脂粉之用。又囑魏武帶至魏思溫靈前拈香下拜。慟哭一場。辭別回船。次日到了白民國。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海菜去賣。唐敖來邀九公上去遊玩。多九公道：「此處人煙甚廣。地方富厚。語言也與我們相同。無如老夫與他無緣。每到此地。不是有事。就是抱病。今日叨光。同去走走。卻也難

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只見各處俱是白壤，遠遠有幾座小嶺，都是一色礬石。田中種着蕎麥，遍地開着白花。雖有幾個農人在那裏耕田，因離的過遠，面貌看不明白。惟見一色白衣，不多時進了玉城。步過銀橋，四處房舍店面，接連不斷，俱是粉壁高牆。人來人往，作買賣熱鬧非凡。那些國人無老無少，個個面如白玉，唇似塗朱，再映着兩道彎眉，一雙俊目，莫不美貌異常。而且俱是白衣白帽，一概綾羅打扮，極其素淨。腕上都戴着金鐲，手中拿着香珠，帽後拖着三尺長的大紅穗子。身上挂着印花雙飛燕的汗巾，還有許多翡翠瑪瑙玩器，所穿衣服大約都用異香薰過。遠遠就覺芳馨撲鼻。唐敖此時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一面看着，一面讚不絕口。道：如此美貌，再配這些穿戴，真是風流蓋世。海外各國人物大約以此爲最了。再看兩邊店面，接連連都是酒肆飯館，香店銀局，綢緞綾羅，堆積如山。衣冠鞋襪，擺列無數。其餘牛、羊、豬、犬、雞、鴨、魚、蝦，諸般海菜，各種點心，不一而足。真是喫的、喝的、穿的、戴的，無一不精，無一不備。滿街滿巷，那股酒肉之香，竟可上徹霄漢。只見林之洋同一水手從綢緞店出來，多九公迎着問道：林兄貨物可曾得利？林之洋滿面歡容，道：俺今日託二位福氣，賣了許多貨物，利息也好。少刻回去多買酒肉奉請。如今還有幾樣腰巾荷包零星貨物，要到前面巷內找個大戶人家賣去。俺們何不一同走走。唐敖道：如此甚好。林之洋隨命水手把所賣銀錢先送上船，順便買些酒肉帶去。自己提了包裹，同唐多二人進了前面巷子。林之洋道：好了，前面那個高大門樓，想是大戶人家。走到門前，適值裏面走出一個絕美後生。林之洋說知來意，那後生道：既有寶貨，何不請進我家先生正要賣哩。三人剛要舉步，只見門旁貼着一張白紙，上寫學塾兩個大字。唐敖一見，不覺契了一嚇。道：九公，原來此處卻是學館。多九公看了，也嚇

一跳又不好退回。只得走進那後生見他們進來。先到裏面通信去了。唐敖向多九公道：「此處國人生的清俊，其天姿聰慧，博覽羣書，可想而知。我們進去，須比黑齒國加倍留神纔好。」林之洋道：「何必留神？據俺愚見，總是給他弗得知。三人進內來，至廳堂裏面坐着一位先生，戴着玳瑁邊的眼鏡，約有四旬光景，還有四、五個學生，都在二旬上下一個個品貌絕美，衣帽鮮明。那先生也是一個美丈夫，裏面詩書滿架，筆墨如林，廳堂當中懸一玉匾，上寫學海文林四個泥金大字，兩旁挂一副粉箋對聯寫的是：

研六經以訓世，括萬妙而爲師。

唐敖同多九公見了這樣規模，不但腳下輕輕舉步，並且連鼻子氣也不敢出。唐敖輕輕說道：「這纔是大邦人物，一切氣概與衆不同。相形之下，我們又覺有些俗氣了。」走進廳堂，也不敢冒昧行禮，只好待立一旁。先生坐在上面，手裏拿着香珠，把三人看了一看，望着唐敖招手道：「來來，那個書生走進來。」唐敖聽見先生把他叫作書生，不知怎樣被他看出形狀，這一驚喫的不小，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敗軍之將，草木皆兵。蔬菴識

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聽奇文 觀藥獸武夫發妙論

話說唐敖忽聽先生把他叫做書生，嚇的連忙進前打躬道：「晚生不是書生，是商賈。」先生道：「我且問你，你是何方人氏？」唐敖躬身道：「晚生生長天朝，今因販貨到此。」先生笑道：「你頭戴儒巾，生長天朝，爲何還推不是書生？莫非怕我考你麼？」唐敖聽了，這纔曉得他因儒巾看出只得說道：「晚生幼年雖習儒業，因貿易多年，所有讀的幾句書，久已忘了。」先生道：「話雖如此，大約詩賦必會作的。」唐敖聽說做詩，更覺發慌道：「晚生

自幼從未做詩。連詩也未讀過。先生道：「難道你生在天朝，連詩也不會作，斷無此事。何必瞞我，快些實說。」唐敖發急道：「晚生實實不知，怎敢欺瞞。」先生道：「你這儒巾，明明是個讀書幌子，如何不會作詩？你既不懂文墨，爲何假充我們儒家樣子，卻把自己本來面目失了？難道你要借此撞騙麼？還是裝出斯文樣子，要謀館呢？我看你想館，把心都想昏了也罷。我且出題考你一考，看你作的何如。如作的好，我就薦你一個美館，說罷，把詩韻取出。唐敖見他取出詩韻，更急的要死，慌忙說道：「晚生儻稍通文墨，今得幸遇當代鴻儒，尙欲勉強塗鴉，以求指教，豈肯自暴自棄，不知擡舉至於如此。況且又有美館之薦，晚生敢不勉力，實因不諳文字，所以有負尊意，尙求垂問。」同來之人，就知晚生並非有意推辭了。先生因向多林二人道：「這個儒生果真不知文墨麼？」林之洋道：「他自幼讀書，曾中探花，怎麼不知？」唐敖暗暗頓足道：「舅兄要阮殺我了，只聽林之洋又接着說道：「俺對先生實說罷，他知是知的，自從得了功名，就把書籍撇在九霄雲外，幼年讀的左傳右傳，公羊母羊，還有平日做的打油詩，放屁詩，零零碎碎，一總都就當飯喫了。如今腹中只剩幾段大唐律例注單，還有許多買辦帳，你要考他律例算盤，倒是熟的。俺求你老人家把這美館賞俺晚生罷。」先生道：「這個儒生既已廢業，想是實情。你同那個老兒，可會作詩？」多九公躬身道：「我們二人向來貿易，從未讀書，何能做詩？」先生道：「原來你們三個都是俗人，因指林之洋道：「你既同他們一樣，爲何還要求人薦館？可惜他枉自生得白淨，腹中也少墨水，就是出來貿易，也該略認幾字。我看你們雖可造就，無奈都是行路之人，不能在此耽擱。若肯略住兩年，我倒可以指點指點，不是我誇口說，我的學問，只要你

不覺喫驚。立起身來。把玳瑁眼鏡取下。身上取出一塊雙飛燕的汗巾。將眼揩了一揩。望着林之洋。上下看一看。道：「你既曉得樂乎故典。明明懂得文墨。爲何故意騙我。」林之洋道：「這是俺晚年無意碰在典上。至於他的出處。俺實不知。」先生道：「你明是通家。還要推辭。」林之洋道：「俺如騙你。情願發誓。」教俺來生變個老秀才。從十歲進學。不離書本。一直活到九十歲。這纔壽終。」先生道：「如此長壽。你敢願意。」林之洋道：「你只曉得長壽。那知從十歲進學。活到九十歲。這八十年歲考的苦處。也就是活地獄了。」先生仍舊坐下道：「你們既不懂得文理。又不曾作詩。無甚可談。立在這裏。只覺俗不可耐。莫若請出。且到廳外。等我把學生功課完了。再來看貨。況且我們談文。你們也不懂。若久站在此。惟恐你們這股俗氣。四處傳染。我雖上智不移。但館中諸生。俱在年幼。一經染了。就要費我許多陶鎔。方能脫俗哩。」三人只得諾諾連聲。慢慢退出。立在廳外。唐敖心裏還是撲撲亂跳。惟恐先生仍要談文。意欲攜了多九公先走一步。忽聽先生在內教學生念書。細細聽時。只得兩句。共八個字。上句三字。下句五字。學生跟着讀道：「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唐敖忖道：「難道他們講究反切。」林之洋道：「你們聽聽。只怕又是問道於盲來了。」多九公聽了。不覺毛骨竦然。連連搖手。那先生教了數遍。命學生退去。又教一個學生念書。也是兩句。上句三字。下句四字。只聽師徒高聲讀道：「永之興。柳興之興也。」教數遍退去。三人聽了一毫不懂。於是閃在門旁。暗暗偷看。只見又有一個學生捧書上去。先生把書用硃筆點了。也教了兩遍。每句四字。只聽學生念道：「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也。」唐敖輕輕說道：「九公。今日千好萬好。幸未同他談文。剛纔細聽他們所讀之書。不但從未見過。並且語。」

句都是古奧。內中若無深義。爲何偌大後生。每人只讀數句。無如我們資性魯鈍。不能領略。古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們若非黑齒前車之鑒。今日稍不留神。又要喫虧了。忽見有個學生出來招手道。先生。要看貨哩。林之洋連忙答應。提着包裹進去。二人等候多時。原來先生業已把貨買了。在那裏議論平色。唐敖趁空暗暗踱進書館。把衆人之書細看一遍。又把文稿翻了兩篇。連忙退出。多九公道。他們所讀之書。唐兄都看見了。爲何面上脹的這樣通紅。唐敖剛要開言。恰好林之洋把貨賣完。也退出來。三人一齊出門。走出巷子。唐敖道。今日這個虧喫的不小。我只當他學問淵博。所以一切恭敬。凡有問對。自稱晚生。那知卻是這樣不通。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多九公道。他們讀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卻是何書。唐敖道。小弟纔去偷看。誰知他把幼字及字讀錯。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道奇也不奇。多九公不覺笑道。若據此言。那永之興。柳興之興。莫非就是求之興。抑與之興麼。唐敖道。如何不是。多九公道。那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也。是何書呢。唐敖道。這幾句。他只認了半邊。卻是孟子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並且書案上還有幾本文稿。小弟略略翻了兩篇。惟恐先生看見。也不敢看完。忙退出來。多九公道。他那文稿寫着甚麼。唐兄可記得麼。唐敖道。內有一本破題。所載甚多。小弟記得有個題目。是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二句。他破的是聞其聲焉。所以不忍食其肉也。林之洋道。這個學生作這破題。俺不喜他別的。俺只喜他好記性。多九公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先生出的題目。他還一字不忘。整個寫出來。難道記性還不好麼。唐敖道。還有一個題目。是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他破的是一頃之壤。能致力焉。則四雙人丁。庶幾有飯喫矣。林之洋道。他以四雙人丁。破那八口之家。俺只言他四雙二字。把個八

此時記不明白。我只記得到了渡下。他有兩句是休言豪富貴公子。且表爲官受祿人。諸如此類小弟也記不了許多。但此等不通之人。我在他跟前卑躬侍立。口口聲聲。自稱晚生。豈不愧死。林之洋道。晚生二字也無甚麼卑微。若他是早晨生的。你是晚上生的。或他先生幾年。你後生幾年。都可算得晚生。這怕甚麼。剛纔那個先生念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當時俺聽了。倒替你們耽憂。惟恐他要講究反切。又要喫苦。如今平安回來。就是好的。管他甚麼。早生晚生。據俺看來。今日任憑喫虧。並未勞神。又未出汗。若比黑齒也算體面了。忽見有個異獸。宛似牛形。頭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有一個小童牽着。走了過去。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當日神農時。白民曾進藥獸。不知此獸可是多九公道。此正藥獸。最能治病。人若有疾。對獸細告病源。此獸卽至野外。銜一草歸。病人搗汁飲之。或煎湯服之。莫不見效。設或病重。一服不能除根。次日再告病源。此獸又至野外。或仍銜前草。或添一二樣。照前煎服。往往治好。此地至今相傳。並聞此獸比當日更廣。漸漸滋生。連別處也有了。林之洋道。原來他會行醫。怪不得穿着衣帽。請問九公。這獸不知可曉脈理。可讀醫書。多九公道。他不會切脈。也未讀過醫書。大約略略曉得幾樣藥味。林之洋指着藥獸道。俺把你這厚臉的畜牲。醫書也未讀過。又不曉得脈理。竟敢出來看病。豈非以人命當耍麼。多九公道。你罵他。設或被牠聽見。準備給藥你喫。林之洋道。俺又不病。爲甚要喫藥。多九公道。你雖無病。喫了他的藥。自然要生出病來。說笑間。回到船上。大家痛飲一番。走了幾時。這日風帆順利。舟行甚速。唐敖同林之洋立在舵樓。看多九公指撥衆人推舵。忽見前面似煙非煙。似霧非霧。有萬道青氣。直衝霄漢。煙霧

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林之洋道：「這城倒也不小，不知是甚地名。」多九公把羅盤更向一望道：「據老夫看來，前面已到淑士國了。」唐敖道：「小弟只覺這青氣中含着一股異味。」九公可知其詳麼？」多九公道：「老夫雖路過此地，因未近觀，不知是何氣味。」林之洋道：「青屬甚味？」雖道書上也未載着麼？」唐敖道：「按五行五味而論，東方屬木，其色青，其味酸，不知彼處可是如此？」林之洋望着迎面嗅了一嗅，把頭點了兩點道：「妹夫這話，只怕有些意思。」說話間，相離甚近，惟見梅樹叢雜，都有十數丈高。那座城池隱隱約約，被億萬梅樹圍在居中，不多時，船已收口。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通商販，並無交易，因恐唐敖在船煩悶，所以照會衆水手在此攏岸，將船停泊。三人約會同去。多九公道：「林兄何不帶些貨物，儻或碰着交易，也未可知。」林之洋道：「淑士國從來買賣甚少，俺帶甚物去呢？」多九公道：「若據淑士兩字而論，此地似乎該有讀書人，要帶貨物，惟有筆墨之類最好，並且攜帶也便。」林之洋點頭，隨即攜了一個包裹。三人跳上三板，衆水手用棹擺到岸邊，一齊上岸，穿入梅林，只覺一股酸氣直鑽頭腦。三人只得掩鼻而行。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海外傳說淑士國四時有不斷之蘂，八節有長青之梅，蘂菜多寡，雖不得而知，據這梅樹看來，果真不錯。」過了梅樹，到處皆是菜園，那些農人都是儒者打扮，走了多時，離關不遠，只見城門石壁上鐫着一副金字對聯，字有斗大，遠遠望去，只覺金光燦爛，上面寫的是：

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必讀書。

多九公道：「據對聯看來，上句含着淑字意思，下句含着士字意思，這兩句卻是淑士國絕好招牌，怪不得就在城上施展起來。」唐敖道：「此地國王據古人傳說，乃顓頊之後，看這景象，甚覺儒雅，與白民國迥然不

今而後不敢相天下士矣。以貌輕人，是以取辱。以貌重人，亦復取辱。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令人暗中摸索，真是造化弄人。及至擊碎唾壺，能毋噴飯。蔬菴識。

第二十三回 說酸話酒保咬文 講迂談腐儒嚼字

話說三人來至關前，許多兵役上來，問明來歷，個個身上搜檢一遍，纔放進去。林之洋道：「關上這些囚徒，竟把俺們當作賊人，細細盤查，可惜俺未得着躡空草。若喫了躡空草，俺就攛進城去，看他怎樣。」三人來到大街，看那國人都是頭戴儒巾，身穿青衫，也有穿着藍衫的，那些作買賣的，也是儒家打扮。斯斯文文，並無商旅習氣。所賣之物，除家常日用外，大約賣青梅齋菜的居多。其餘不過紙墨筆硯、眼鏡、牙杖、書坊、酒肆而已。唐敖道：「此地庶民，無論貧富，都是儒者打扮，卻也異樣。好在此地語言易懂，我們何不去問問風俗。」走過鬧市，只聽那些居民人家接二連三，莫不書聲朗朗。門首都豎着金字匾額，也有寫着賢良方正的，也有寫着孝悌力田的，也有聰明正直的，也有德行着儒的，也有通經孝廉的，也有好善不倦的，其餘兩字匾額，如體仁、好義、循禮、篤信之類，不一而足。上面都有姓名年月，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上寫經書文館四字，門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優游道德之場 休息篇章之圃

正面懸着五爪盤龍金字匾額，是教育人才。四個大字，裏面書聲震耳。林之洋指着包裹道：「俺要進去發個利市，二位可肯一同走走。」唐敖道：「舅兄饒了我罷，我還留着幾個晚生慢慢用哩。」前在白民國賤賣幾

個。至今還覺委屈。今到此地。看這光景。固非賤賣。但非其人也。覺委屈。林之洋道。當日妹夫如在紅紅亭。亭跟前稱了晚生。心中可委屈。唐敖道。小弟若在兩位才女跟前稱了晚生。不但毫不委屈。並且心悅誠服。俗語說的。學問無大小。能者爲尊。他的學問既高。一切尙要求教。如何不是晚生。豈在年紀。若老大無知。如白民之類。他在我跟前稱晚生。我還不要哩。二位才女。如此通品。舅兄卻直稱其名。未免唐突。林之洋道。當日你們受了黑女許多恥笑。還有問道於盲的話。彼時他們雖係羞辱九公。與妹夫無涉。但不把你放在眼裏。隨嘴亂說。也甚狂妄。今日提起。你不恨他也罷了。爲甚反要敬他。唐敖道。凡事無論大小。如能處處虛心。不論走到何處。斷無受辱之虞。我們前在黑齒。若一切謙遜。他又從何恥笑。今不自己追悔。若再怨人。那更不是了。多九公道。那幾日。老夫奉陪唐兄遊玩。每每遊到山水清秀或幽僻處。唐兄就有棄絕凡塵。要去求仙之意。此雖一時有感而發。若據剛纔這番言談。莫非先賢忠恕之道。倘諸事如此。就是成佛作祖的根基。唐兄學問度量。老夫萬萬不及。將來諸事。竟要叨教了。林之洋道。兩個黑女才學高。妹夫肯稱晚生。那君子國吳家兄弟。跟前妹夫也肯稱晚生麼。唐敖道。那吳氏弟兄。學問雖不深知。據他所言。莫不盡情盡理。純是聖賢仁義之道。此等人莫講晚生。就是在他跟前負笈擔囊。拜他爲師。也長許多見識。林之洋道。俺們只顧亂講。莫被這些走路人聽見。你們就在左近走走。俺去去就來。說罷。向學館去了。二人仍舊閒步。只見有兩家門首。豎着兩塊黑字匾額。一寫改過自新。一寫回心向善。上面也有姓名。年月。唐敖道。九公。你道此匾如何。多九公道。據這字面。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所以替他豎這招牌。仔細看來。金字匾額不計其數。至於黑匾。卻只此兩塊。可見此地向善的多。違法的少。也不愧淑士二字。

二人信步又到鬧市觀玩許久。只見林之洋提着空包裹笑嘻嘻趕來。唐敖道：「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林之洋道：「貨雖賣了，就只賠了許多本錢。多九公道：「這卻爲何？」林之洋道：「俺進了書館，裏面些小童看了貨物，都要爭買。誰知這些窮酸，一錢如命，總要貪圖便宜，不肯十分出價。及至俺不賣要走，他又戀戀不捨，不放俺出來，扳談多時。許多貨物共總湊起來，不過增價一文。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又不放走他那戀戀不捨神情，令人看着可憐。俺本心慈面軟，又想起君子國交易，俺要學他樣子，只好喫些虧賣了。多九公道：「林兄賣貨不得利，爲何滿面笑容？這笑必定有因。」林之洋道：「俺生平從不談文，今日纔談一句，就被衆人稱讚，一路想來，着實快活，不覺好笑。剛纔那些生童同俺講價，因俺不戴儒巾，問俺向來可曾讀書。俺想妹夫常說：「凡事總要謙恭，但俺腹中本無一物，若再謙恭，他們更看不起了。因此俺就說道：「俺是唐朝人，幼年時節，經史子集，諸子百家，那樣不曾讀過，就是俺們本朝唐詩，也不知讀過多少。俺只顧說大話，他們因俺讀過詩，就要教俺做詩，考俺的學問。俺聽這話，倒嚇一身冷汗。俺想：「林之洋又不是秀才，生平又未做甚歹事，爲甚要受考的魔難？就是做甚歹事，也罪不至此。俺思忖多時，只得推辭，俺要躑路，不能耽擱。再三支吾，偏偏這些刻薄鬼執意不肯，務要聽聽口氣，纔肯放走。俺被他們逼勒不過，忽然想起素日聽得人說：「搜索枯腸，就可做詩。俺因極力搜索，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並無盛詩的枯腸，所以搜他不出。後來俺見有兩個小學生在那裏對對子，先生出的是雲中雁，一個對水上鷗，一個對水底魚。俺趁勢說道：「今日偏偏詩思不在家，不知甚時纔來。好在詩思雖不在家，對思卻在家。你們要聽口氣，俺對這個雲中雁罷。他們都道：「如此甚好。不知對個甚麼。俺道：「鳥鎗打他們聽了，都發殘不懂。求俺

下個註解。俺道：難爲你們還是生童。連這意思也不懂。你們只知雲中雁，拿那水上鷗，水底魚來對。請教這些字面與那雲中雁有甚瓜葛。俺對的這個烏鎗打，卻從雲中雁生出的。他們又問這三字爲何從雲中雁生發的。倒要請教。俺道：一擡頭看見雲中雁，隨即就用烏鎗打。如何不從雲中雁生出的。他們聽了。這纔明白。都道：果然用意甚奇。無怪他說諸子百家都讀過。據這意思，只怕還從莊子見彈而求鴉炙套出來的。俺聽這話，猛然想起九公常同妹夫談論莊子老子。約略必是一部大書。俺就說道：不想俺的用意在這書上，竟被你們猜出。可見你們學問也是不凡的。幸虧俺用莊子。若用老子。少子只怕也瞞不過了。誰知他們聽了，又都問道：向來只有老子，並未聽見有甚少子。不知這部少子何時出的。內中載着甚麼。俺被他們這樣一問，倒問住了。俺只當既有老子，一定該有少子。平時因聽你們談講前漢書，後漢書，又是甚麼文字。武子，所以俺談老子，隨口帶出一部少子，以爲多說一書，更覺好聽。那知剛把對子敷衍交卷，卻又鬧出岔頭。後來他們再三追問，定要把這少子說明。纔肯放走。俺想了一想，登時得一脫身主意。因向他們道：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這人就是老子後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元虛奧妙。他這少子，雖以遊戲爲事，卻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後雙陸馬弔射鵲蹴毬鬪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這書俺們帶着許多，如不嫌污目，俺就回去取來。他們聽了，個個歡喜，都要觀看。將物價付俺，催俺上船取書。俺纔逃了回來。唐敖笑道：舅兄這個烏鎗打，幸而遇見這些生童，若教別人聽見，只怕嘴要打腫哩。林之洋道：俺嘴雖未腫，談了許多。

只得淺淺半杯。俺喝了一口。至今還覺發渴。這卻怎好多。九公道。老夫口裏也覺發乾。恰喜跟前有個酒樓。我們何不前去沽飲三杯。就便問問風俗。林之洋一聞此言。口中不覺垂涎道。九公真是好人。說出話來。莫不對人心路。三人進了酒樓。就在樓下檢個桌兒坐了。旁邊走過一個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着眼鏡。手中拿着摺扇。斯斯文文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菜乎。敢請明以教我。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臉上戴着眼鏡。已覺不配。你還滿嘴通文。這是甚意。剛纔俺同那些生童講話。倒不見他有甚通文。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真是整瓶不搖半瓶搖。你可曉得俺最喉急。耐不慣同你通文。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拿來。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麼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隨即走去取了一壺酒。兩碟下酒之物。一碟青梅。一碟蠶菜。三個酒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去。林之洋素日以酒爲命。見了酒。心花都開。望着二人說聲。請了。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那酒方才下咽。不覺緊皺雙眉。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道。酒保。錯了。把醋拿來。了。只見旁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身穿儒服。面戴眼鏡。手中拿着剔牙杖。坐在那裏。斯斯文文。自斟自飲。一面搖着身子。一面口中吟哦。所吟無非之乎者也之類。正吟的高興。忽聽林之洋說酒保錯拿醋來。慌忙住了吟哦。連連搖手道。吾兄既已飲矣。豈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爾懇焉。兄耶。兄耶。切莫語之。唐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不覺渾身發麻。暗暗笑個不了。林之洋道。又是一位通文的。俺埋

怨酒保拿醋算酒。與你何干。爲甚累你。倒要請教。老者聽罷。隨將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兩擦。道：先生聽者。今以酒醋論之。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因何賤之。爲甚貴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爾賤之。醋味厚之。所以貴之。人皆買之。誰不知之。他今錯之。必無心之。先生得之。樂何如之。第既飲之。不該言之。不獨言之。而謂誤之。他若聞之。豈無語之。苟如語之。價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討之。你自增之。誰來管之。但你飲之。卽我飲之。飲既類之。增應同之。向你討之。必我討之。你既增之。我安免之。苟亦增之。豈非累之。既要累之。你替與之。你不與之。他安肯之。既不肯之。必尋我之。我縱辯之。他豈聽之。他不聽之。勢必鬧之。儻鬧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麼了之。唐多二人聽了。惟有發笑。林之洋道：你這幾個之。字盡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隨你講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這股酸氣。如何是好。桌上望了一望。只有兩碟青梅蘆菜。看罷。口內更覺發酸。因大聲叫道：酒保。快把下酒多拿兩樣來。酒保答應。又取四個碟子放在桌上。一碟鹽豆。一碟青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這幾樣俺喫不慣。再添幾樣來。酒保答應。又添四樣。一碟豆腐乾。一碟豆腐皮。一碟醬豆腐。一碟糟豆腐。林之洋道：俺們並不喫素。爲甚只管拿這素菜。還有甚麼。快去取來。酒保陪笑道：此數餚也。以先生視之。固不堪入目矣。然以敝地論之。雖王公之尊。其所享者。亦不過如斯數樣耳。先生鄙之。無乃過乎。止此而已。豈有他哉。多九公道：下酒菜業已够了。可有甚麼好酒。酒保道：是酒也。非一類也。而有三等之分焉。上等者。其味釀。次等者。其味淡。下等者。又其淡也。先生問之。得無喜其淡者乎。唐敖道：我們量窄。喫不慣釀的。你把淡的換一壺來。酒保登時把酒換了。三人嘗了一嘗。雖覺微酸。還可喫得。林之洋道：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都說酸爲上。苦

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淑士國之地。吾未嘗履之。淑士國之人。吾嘗見之。且指不勝屈。蔬菴識

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樓聞善政 徐公子茶肆敘衷情

話說那個老者坐下道。酒保。取半壺淡酒。一碟鹽豆來。唐敖見他器宇不俗。向前拱手道。老丈請了。請教上姓。老者還禮道。小弟姓儒。還未請教尊姓。當時多林二人也過來。彼此見禮。各通名姓。把來意說了。老者道。原來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失敬失敬。唐敖道。老丈既來飲酒。與其獨酌。何不屈尊過去奉敬一杯。一同談談呢。老者道。雖承雅愛。但初次見面。如何就要叨擾。多九公道也罷。我們移樽就教罷。隨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三人讓老者上坐。老者因是地主。再三不肯分賓主坐了。彼敬了兩杯。喫些下酒之物。唐敖道。請教老丈貴處爲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並且官長也是如此。難道貴賤不分麼。老者道。敝處向例。自王公以至庶民。衣冠服制。雖皆一樣。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其色以黃爲尊。紅紫次之。藍又次之。青色爲卑。至於農工商賈。亦穿儒服。因本國向有定例。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游民。此等人身充賤役。不列四民之中。卽有一二。或以農工爲業。人皆恥笑。以爲游民。不執常業。莫不遠而避之。因此本處人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儒巾。得列民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唐敖道。據老丈之言。貴處庶民莫不從考試出來。第舉國之大。何能個個能文呢。老者道。試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

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厯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要上進。卻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也非能文不可得。所以敝處國主。當日創業之始。曾於國門寫一對聯。下句是要好兒孫必讀書。就是勉人上進之意。多九公道。請教老丈。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想是其人賢聞素著。國王賜匾表彰。使人效法之意。內有一二黑匾。如改過自新之類。是何寓意。老者道。這是其人雖在名教中。偶然失於檢點。作了違法之事。並無大罪。事後國主命豎此匾。以爲改過自新之意。此等人如再犯法。就要加等治罪。倘痛改前非。衆善奉行。或鄉鄰代具公呈。或官長訪知其事。都可奏明。將匾除去。此後或另有善行。賢聲著於鄉黨。仍可啓奏。另豎金字匾額。至豎過金字匾額之人。如有違法。不但將匾除去。亦是加等治罪。卽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這總是國主勉人向善。諄諄勸戒之意。幸而讀書者甚多。書能變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四人閒談。不知不覺。連飲數壺。老者也問問天朝光景。嘖嘖讚美。又說許多閒話。老者酒已够了。意欲先走一步。唐敖見天色不早。算還酒帳。一同起身。老者立起。從身上取下一塊汗巾。鋪在桌上。把碟內所剩鹽豆之類。盡數包了。揣在懷中。道。老先生錢已給過。這些殘餚。與其白教酒保收去。莫若小弟順便帶回。明日倘來沾飲。就可再叨餘惠。了一面說着。又拿起一把酒壺。揭開壺蓋。望了一望。裏面還有兩杯酒。因遞給酒保道。此酒寄在你處。明日飲時。倘少一杯。要罰十杯哩。又把醬豆腐糟豆腐倒在一個碟內。也遞給酒保道。你也替我好好收了。四人一同出位。走了兩步。旁邊殘桌上放着一根剔牙杖。老者取過。聞了一聞。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出了酒樓。到了市中。只見許多人圍着一個美女。在那裏觀看。那女子不過十

數日竟無一人肯發慈心。卻也可憐。唐敖道：「這女爲何如此？」老者道：「此女向充宮娥。父母久已去世。自從公主下嫁。就在駙馬府伺候。前日不知爲甚忤了駙馬。發媒變賣。身價不拘多寡。奈敝處一錢如命。無人肯買。兼之駙馬現掌兵權。殺人如同兒戲。庶民無不畏懼。誰敢太歲頭上動土？此女因露面羞愧。每尋自盡。俱被官媒救護。此時生死不能自主。所以啼哭。二位老先生如發善心。只消十貫錢。就可買去。救其一命。也是一件好事。林之洋道：「妹夫破費十貫錢買了。帶回嶺南服侍甥女。豈不是好？」唐敖道：「此女既充宮娥。其家必非下等之人。我們設法救他。則可。豈敢買去以奴婢相待？不知其家還有何人？如有親屬。小弟情願出錢。令其親屬領回。倒是一件美舉。老者道：「前日駙馬有令。不准親屬領回。如有不遵。就要治罪。因此親屬都不敢來。唐敖聽了。不覺搔首道：「既無親屬來領。又無人救。這卻怎好？爲今之計。只好權且買去。暫救其命。再作道理。於是託林之洋上船。取了十貫錢。交給老者。向官媒寫契買了。老者交代別去。三人領了女子。回歸舊路。唐敖問其姓氏。女子道：「婢子覆姓司徒。乳名蕙兒。又名斌兒。現年十四歲。自幼選爲宮娥。伺候王妃。前年公主下嫁。蒙王妃派入駙馬府。父親在日。曾任領兵副將。因同駙馬出兵。死在外邦。唐敖道：「原來是千金小姐。令尊在日。小姐可曾受聘司徒斌兒道：「婢子獲罪。蒙恩主收買。乃係奴婢。今恩主以小姐相稱。婢子如何禁當得起？」林之洋道：「剛纔俺妹夫說斷不肯以奴婢相待。據俺主意。小姐從今拜俺妹夫爲義父。彼此也好相稱。說話間。來到岸邊。水手放過三板。一齊渡上大船。林之洋命司徒斌兒拜了義父。進了內艙。與呂氏婉如見禮。復又出來。拜了多林二人。唐敖又問可曾受聘之事。斌兒滴淚道：

女兒若非丈夫負心。今日何至如此。唐敖道：你丈夫現做何事業。爲何負你。斌兒道：他祖籍中原。前年來此投軍。駙馬愛他驍勇。留在府中。做爲親隨。但駙馬爲人剛暴。下人稍有不好。立即處死。就是國王也懼他三分。又性最多疑。惟恐此人是外邦奸細。時刻提防。去歲把女兒許給爲妻。意欲以安其心。誰知他來此投軍。果非本意。女兒既有所見。兼因駙馬暴戾異常。將來必有大禍。惟恐玉石俱焚。因此不避羞恥。會於黑夜。俟駙馬安寢。暗至他的門首。勸他急速回鄉。另尋門路。不意他把這話告知駙馬。公主立將女兒責處。此是今春的事。前日女兒因駙馬就要出外閱兵。恐他跟去。徒然勞苦。於事無益。又去勸他及早改圖。並偷給令旗一枝。以便私自出關。不意他將此話又去稟知。因此駙馬大怒。將女兒毒打。並發官媒變賣。唐敖道：你丈夫既來投軍。爲何不是本意。況跟去閱兵。或者勞苦一場。爭得一官半職。也未可知。怎麼你說與他無益。這話我卻不懂。你丈夫姓甚名誰。現年若干。你們既已聘定。爲何尚不完婚。斌兒道：他姓徐。名承志。現年二旬以外。駙馬雖將女兒許配。終懷猜疑。惟恐仍有異心。故將婚期暫緩。女兒因他由中原數萬里至此。若非避難。定有別因。意欲探其消息。奈內外相隔。不得其詳。去歲冬間。他跟駙馬進朝議事。女兒探知回來。尙早。正好看其行藏。卽至外廂。暗將房門撬開。搜出檄文一道。血書一封。這纔曉得他是英國公忠良之後。避難到此。因此今年兩次捨死勸他及早改圖。女兒原想救出丈夫。冀其勉承父志。立功於朝。以復祖業。庶忠良不致無後。英公亦瞑目九泉。倘得如願。女兒一身如同蒿草。卽使駙馬聞知。亦必含笑就死。復有何恨。那知他無情無義。反將女兒陷害。若說他出於無心。今春女兒被責打。至九死一生。合府無人不曉。他豈不知。今又和盤托出。竟是安心要害女兒。卻將自己切己之事。全置度外。豈非

是敬業兄弟之子無疑。數年來，我在四處探信，那知盟姪卻在此處。吾女如此賢德，不避禍患，勸他別圖。他不聽良言，已屬非是。反將此話告訴駙馬，此等行爲，真令人不解。你休要悲慟，其中必有別情。待我前去會他一面，便見分曉。斌兒止悲道：「義父呼他爲姪，是何親眷？」唐敖就把當日結拜各話，細細告知。隨即約了多林二人，尋至駙馬府，費了許多工夫，用了無限使費，纔將徐承志找出。徐承志把唐敖上下打量，細細望了一望，道：「此非說話之處，卽攜三人走進一個茶館，檢了一間僻室，見左右無人，這纔向唐敖下拜道：『伯伯何日到此？今在異鄉相逢，真令姪兒夢想不到。』唐敖忙還禮道：『賢姪如何認得老夫？』徐承志道：『當日伯伯長安赴試，常同父親相聚，那時姪兒不及十歲，曾在家中見過。此時雖隔十餘年之久，伯伯面貌如舊，所以一望而知。』因向多林二人見禮道：『二位尊姓？』唐敖道：『這都是老夫內親。』因將二人姓名說了。茶博士送上茶來。徐承志道：『伯伯因何來到海外？近來武后可緝捕姪兒，唐敖卽將前後被參，並緝捕淡了各話，告訴一遍。』因又問道：『賢姪爲何逃奔到此？』徐承志道：『姪兒自從父親被難，原想持着遺書，投奔文伯伯處，奈各處緝捕甚嚴，只得撇了駱家兄弟，獨自逃到海外，飄流數載，苦不堪言，甚至僮僕之役，亦曾做過。前歲投軍到此，雖比僮僕略好，仍是度日如年。但姪兒在此，伯伯何以得知？』唐敖道：『賢姪今已二旬以外，不知可曾娶有妻室？』徐承志一聞此言，不覺滴下淚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於楚雨酸風之後，聞此急管哀絃，倍覺聲聲入耳。疏菴識。

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潛出淑士關 登曲岸閒遊兩面國

話說徐承志因唐敖問他婚姻之事。不覺垂淚道：「伯伯若問妻室，姪兒今生只好縲居一世了。」唐敖道：「此話怎講？」徐承志走到門外，望了一望，仍舊歸位道：「此處這個駙馬，性最多疑。自從姪兒進府，見我膂力過人，雖極喜愛，恐是外國奸細，時刻隄防。甚至住房夜間，亦有兵役看守，虧得衆同事暗暗通知，處處謹慎。始保無虞。後來駙馬意欲作他膀臂，收爲心腹，故將宮娥司徒斌兒許兒爲婚，以安姪兒之心。衆同事都道：「駙馬如此優待，一切更要留神，將來設或婚配宮娥面前，凡有言談，亦須仔細，誠恐人心難測。」一經疎忽，性命不保。誰知今春夜間，斌兒忽來外廂，再三勸我及早遠走。此非久戀之鄉，莫要耽擱自己之事，說罷去了。姪兒足足籌畫一夜，次日告知衆同事。衆人都說：「明係駙馬教他探你口氣，若不稟明，必有大禍。」姪兒因將此話稟知，後來聞得斌兒被責，因內外相隔，不知真假，不意數日前，此女又來勸我急急改圖。姪兒忖度一夜，次日又同衆人商議，仍須稟知爲是。不料稟過後，駙馬竟將斌兒着實毒打，發媒變賣。這纔曉得此女竟是一片血心待我，兼且春天爲我被責，今不記前讎，不避禍患，又來苦口相勸。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斌兒。如此賢德，姪兒旣不知感，反去恩將讎報，尙有何顏活在人世？姪兒在此投軍，原因一時窮乏，走頭無路，暫圖餬口。那知誤入羅網，近來屢要逃歸，面投血書，設計勤王，以承父志。無如此處關口盤查甚嚴，向例在官人役，毋許私自出關。如有不遵，梟首示衆。姪兒在府將及三年，關上人役無不熟識，因此更難私逃。連年如入籠中，行動不能自主。前者賢德妻子，雖盜令旗一枝，彼時適值昏憤，亦呈駙馬，後悔無及。此時妻子不知賣在何處，不覺哽咽起來。唐敖道：「此事姪媳雖是一片血心，奈賢姪處此。」

難得伯伯到此。務望垂救。倘出此關。不啻恩同再造。將來如有出頭之日。莫非伯伯所賜了。多九公道。老夫每見靈樞出關。從不搜檢。此處雖嚴。諒無開棺之理。爲今之計。何不假充靈樞。混出關去。豈不是好。徐承志道。此計雖善。倘關役生疑。稟知。定要開棺。那時從何措手。此事非同兒戲。仍須另想善策。況駙馬稽查最嚴。稍有不妥。必致敗露。唐敖道。關上見了令旗。既肯放出。莫若賢姪。仍將令旗盜出。倒覺省事。徐承志道。伯伯談何容易。他這令旗。素藏內室。緊急大事。不肯輕發。前者姪媳不知怎樣費力。纔能盜出。此時既無內應。姪兒又難入內。令旗從何到手。林之洋道。據俺主意。到了夜晚。妹夫把公子馱在背上。將身一縱。跳出關外。人不知。鬼不覺。又簡便。又爽快。這纔好哩。多九公道。唐兄只能攬高。豈能負重。若背上馱人。只怕連他自己也難上高了。林之洋道。前在麟鳳山。俺聞妹夫說。身上負重。也能攬高。難道九公忘了麼。唐敖道。負重固然無礙。惟恐城牆過高。也難上去。多九公道。只要肩能馱人。其餘都好商量。若慮牆高。好在內外牆根。是大樹。如果過高。唐兄先攬樹上。隨後再攬牆上。分兩次攬去。豈不大妙。唐敖道。此事必須夜晚。方能舉行。莫若賢姪領我們到彼。先將道路看。在眼內。以便晚上易於下手。徐承志道。不知伯伯何以學得此技。唐敖把躡空草之話告知。當時算還茶錢。出了茶館。徐承志由僻徑把三人暗暗領到城角下。唐敖看那城牆。不過四五丈高。四顧寂然。夜間正好行事。林之洋道。如今這裏無人。牆又不高。妹夫就同公子操練操練。省得晚上費手。唐敖道。舅兄之言甚善。於是馱了徐承志。將身一縱。並不費力。輕輕攬在城上。四處一望。惟見梅樹叢雜。城外並無一人。因說道。賢姪寓處可有緊要之物。如無要物。我們就此

出城。豈不更覺省事。徐承志道：小姪自從前歲被人撬開房門，惟恐血書遺失，因此緊藏在身，時刻不離。此時房中別無要物，就求伯伯速速走罷。唐敖隨向多林二人招手，二人會意，即向城外走來。唐敖將身一縱，攔下城去。徐承志隨即跳下，走了多時，恰好多林二人也都趕到，一齊登舟揚帆。徐承志再三叩謝。唐敖進內，把徐承志前後各話說了。斌兒纔知丈夫卻是如此用意，於是轉悲爲喜。唐敖即將賣契燒毀，來到外艙，與徐承志商量回鄉之事。多九公道：此時公子只好暫往前進，俟有熟船，再回故鄉。彼此纔能放心。徐承志點頭，走了幾日，到了兩面國。唐敖要去走走，徐承志恐駙馬差人追趕，設或遇見，又費唇舌，因此不去。多九公道：此國離海甚遠，向來路過，老夫從未至彼。唐兄今既高興，倒要奉陪一走。但老夫自從東山口趕那肉芝，跌了一交，被石塊墊了腳脛，雖已全愈，無如上了年紀，氣血衰敗，每每勞碌，就覺疼痛。近來只顧奉陪暢遊，連日竟覺步履不便。此刻上去，倘道路過遠，竟不能奉陪哩。唐敖道：我們且去走走。九公如走得動，同去固妙，倘走不動，半路回來，未爲不可。於是約了林之洋，別了徐承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遠遠望去，並無一些影響。多九公道：再走一二十里，原可支持，惟恐回來費力，又要疼痛。老夫只好失陪了。林之洋道：俺聞九公帶有跌打妙藥，逢人施送，此時自己有病，爲甚倒不多服。多九公道：只怪彼時少喫兩服藥，留下病根。今已日久，服藥恐亦無用。林之洋道：俺今日匆忙上來，未曾換衣，身穿這件布衫，又舊又破，剛纔三人同行，還不理會。如今九公回去，俺同妹夫一路行走，他是儒巾綢衫，俺是舊帽破衣，倒像一窮一富。若教勢利人看見，還肯睬俺麼。多九公笑道：他不睬你，你就對他說，俺也有件綢衫。今日匆忙，未曾穿來，他必另眼相看了。林之洋道：他果另眼相看，俺更要擺架子，說大話了。多九公道：你

還有酒飯款待哩。說着。同唐敖去了。多九公回船。腿腳甚痛。只得服藥歇息。不知不覺睡了一覺。及至睡醒。疼痛已止。足疾竟自平復。心中着實暢快。正在前艙同徐承志閒談。只見唐林二人回來。因問道。這兩面國是何風景。爲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這是何意。唐敖道。我們別了九公。又走十餘里。纔有人煙。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誰知他們個個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出一張正面。卻把那面藏了。因此並未看見兩面。小弟上去問問風俗。彼此一經交談。他們那種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令人不覺可愛。可親。與別處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說笑。俺也隨口問他兩句。他掉轉頭來。把俺上下一望。陡然變了樣子。臉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纔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說話只有一句兩句。怎麼叫作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說話雖是一句。因他無情無緒。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卻只半句。俺因他們個個把俺冷淡。後來走開。俺同妹夫商量。俺們彼此換了衣服。看他可還冷淡。登時俺就穿起綢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閒話。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卻把妹夫冷淡起來。多九公歎道。原來所謂兩面。卻是如此。唐敖道。豈但如此。後來舅兄又同一人說話。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後。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着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他見了小弟。把掃帚眉一皺。血盆口一張。伸出一條長舌。噴出一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慢慢。小弟一見。不覺大叫一聲。嚇殺我了。再向對面一望。誰知舅兄卻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嚇的喊叫也罷了。林兄忽然跪下。這卻爲何。林之洋道。俺同這人正在說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識破他的行藏。登時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張臉。變成

青面獠牙伸出一條長舌。猶如一把鋼刀。忽隱忽現。俺怕他暗處殺人。心中一嚇。不因不由。腿就軟了。望着他磕了幾個頭。這纔逃回。九公。你道這事可怪。多九公道。諸如此類。也是世間難免之事。何足爲怪。老夫差長幾歲。卻經歷不少。揆其所以。大約二位語不擇人。失於檢點。以致如此。幸而知覺尙早。未遭其害。此後擇人而語。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當時唐林二人換了衣服。四人閒談。因落雨不能開船。到晚雨雖住了。風仍不止。正要安歇。忽聽鄰船有婦女哭聲。十分慘切。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真忠孝轉類無情。假面目偏生和惠。苟非有慧心鉅眼。從何辨別分明。蔬菴識

鏡花緣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遇強梁義女懷德 遭大厄靈魚報恩

話說唐敖聽鄰船婦女哭的甚覺慘切。卽命水手打聽。原來也是家鄉貨船。因在大洋遭風。船隻打壞。所以啼哭。唐敖道。既是本國船隻。同我們卻是鄉親。所謂兔死狐悲。今既被難。好在我們帶有匠人。明日不妨略爲舫攔。替他修理。也是一件好事。林之洋道。妹夫這話甚合俺意。隨命水手過去告知此意。那邊甚是感激。止了哭聲。因已晚了命。水手前來道謝。大家安歇。天將發曉。忽聽外面喊聲不絕。唐敖同多林二人忙到船頭。只見岸上站着無數強盜。密密層層。約有百人都執器械。頭戴浩然巾。面上塗著黑煙。個個腰粗膀闊。口口聲聲。只叫快挈買路錢來。三人因見人衆。嚇的魄散魂飛。林之洋只得跪在船頭道。告稟大王。俺是小本經紀。船上並無多貨。那有銀錢孝敬。只求大王饒命。那爲首強盜大怒道。同你好說也不中用。且把你性命結果了。再講。手舉利刃。朝船上奔來。忽見鄰船飛出一彈。把他打的仰面跌翻。只聽得刷刷刷弓弦響處。那彈子如雨點一般打將出去。真是彈無虛發。每發一彈。岸上卽倒一人。唐敖看那鄰船有個美女。頭上束着藍紬包頭。身穿葱綠箭衣。下穿一條紫褲。立在船頭。左手舉着彈弓。右手擎着彈子。對準強人。只檢身長體壯的一個一個打將出去。一連打倒十餘條大漢。剩了許多軟弱殘卒。發一聲喊。一齊動手。把那跌倒的三個擡着一個。兩個拖着一個。四散奔逃。唐敖同多林二人走過鄰船。拜謝女子拯救之恩。並問姓氏。女子還禮道。婢子姓章。祖籍中原。請問三位長者上姓。貴鄉何處。唐敖道。他二人

一姓多。一姓林。老夫姓唐名敖。也都是中原人。女子道。如此說。莫非嶺南唐伯伯麼。唐敖道。老夫向住嶺南。小姐爲何這樣相稱。女子道。當日姪女父親曾在長安同伯伯並駱魏諸位伯伯結拜。難道伯伯就忘了。唐敖道。彼時結拜。雖有數人。並無章姓。只怕小姐認差了。女子道。姪女原是徐姓名喚麗蓉。父名敬功。因敬業叔叔被難。我父無處存身。卽帶家眷。改徐爲章。逃至外洋。販貨爲生。三年前。父母相繼去世。姪女帶着乳母。原想同回故鄉。因不知本國近來光景。不敢冒昧回去。仍舊販貨度日。不意前日在洋遭風。船隻傷損。昨蒙伯伯命人道及盛意。正在感激。適逢賊人行劫。姪女因感昨日之情。拔刀相助。不想得遇伯伯。只見徐承志也跳過船來。原來徐承志聽見外面喧嚷。久已起來。正想動手。因見鄰船有個女子。連發數彈。打倒多人。看其光景。似可得勝。不便出來分功。俟賊人退去。這才露面。走到鄰船。唐敖將他兄妹之事備細告知。二人抱頭慟哭。忽見岸上塵土飛空。遠遠有枝人馬奔來。多九公道。不好了。此必賊寇約會多人。前來報讐。這便怎好。徐承志道。我的兵器。前在淑士國。恩恩未曾帶來。船上可有器械。徐麗蓉道。船上向有父親所用長槍。不知可合哥哥之用。衆水手都拏他不動。現在前艙。請哥哥自去一看。徐承志急忙進艙。把槍取出。恰恰合手。着實歡喜。只見岸上人馬已近。個個身穿青衫。頭戴儒巾。知是駙馬差來兵馬。連忙提槍上岸。爲首一員大將。手執令旗。出馬道。吾乃淑士國領兵上將司空魁。今奉駙馬將令。特請徐將軍回國。立時重用。如有不遵。卽取首級回話。徐承志道。我在淑士三年之久。並未見用。何以才出國門。就要重用。雖承駙馬美意。但我原是暫時避難。並非有志功名。卽使國王讓位。我亦不願。請將軍回去。就將此話上覆駙馬。此時承志恩恩回鄉。他日如來海外。再到駙馬跟前謝罪。司空魁大聲說道。徐承志

四散奔逃。司空魁腿上早着了一槍。幾乎墜馬。衆軍簇擁而去。徐承志等他去遠。剛要回船。前面塵頭滾滾。喊聲漸近。又來許多草寇。個個頭帶浩然巾。手執器械。蜂擁而至。爲首大盜。頭上雙插雉尾。手舉一張雕弓。大聲喊道。何處來的幼女。擅敢傷我。嘍囉。手舉彈弓。對準徐承志道。你這漢子。同那女子。想是一路。且喫我一彈。只聽弓弦一響。彈子如飛而至。徐承志忙用槍撥落塵埃。挺身上前。大盜掣出利刃。鬪在一處。衆嘍囉刀槍並舉。喊聲不絕。那大盜刀法甚精。徐承志只能殺個平手。正想設法取勝。忽見他棄刀跌倒。倒把徐承志喫了一嚇。原來徐麗容恐有疏虞。放了一彈。正中。大盜面上。隨又連放數彈。打倒多人。衆嘍囉將主將搶回。紛紛四竄。徐承志這才回船。麗蓉也到唐敖船上。與司徒斌兒。姑嫂見面。並與呂氏及婉如見禮。林之洋。命人過去修理船隻。徐承志歸心似箭。卽同妹子商議。帶着斌兒。同回故鄉。唐敖意欲承志就在船上婚配。一路起坐。也便承志因感妻子賢德。不肯草草。定要日後勤王。得了功名。方肯合卺。唐敖見他立意甚堅。不好勉強。過了兩日。船隻修好。林之洋感念徐承志兄妹相救之德。因他夫婦俱是恩促。逃出。並未帶有行囊。屬付呂氏做了衣帽被褥。並備路費送去。承志因船上貨財甚多。只將衣帽被褥收下。路費璧回。當時換了衣帽。同斌兒。麗蓉別了衆人。改爲余姓。投奔文隱去了。多九公收拾開船。走了幾日。過了穿胸國。林之洋道。俺聞人心生在正中。今穿胸國。胸都穿通。他心生在甚麼地方。多九公道。老夫聞他們胸前當日原是好好的。後來因他們行爲不正。每每遇事。把眉頭一皺。心就歪在一邊。或偏在一邊。今日也歪。明日也偏。漸漸心離本位。胸無主宰。因此前心生一大疔。名叫歪心疔。後心生一大疽。

名叫偏心疽。日漸潰爛。久而久之。前後相通。醫藥無效。虧得有一祝由科。用符咒將中山狼。波斯狗的心。肺。取來補那患處。過了幾時。病雖醫好。誰知這狼的心。狗的肺。也是歪在一邊。偏在一邊的。任他醫治。胸。前。竟難復舊。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林之洋道。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行了幾日。到了厭火。國。唐。敖。約。多。林。二。人。登。岸。走。不。多。時。見。了。一。羣。人。生。得。面。如。黑。墨。形。似。獼。猴。都。向。唐。敖。唧。唧。呱。呱。不。知。說。些。甚。麼。唐。敖。望。着。惟。有。發。笑。一。面。說。話。又。都。伸。出。手。來。看。其。光。景。倒。像。索。討。物。件。一。般。多。九。公。道。我。們。乃。過。路。人。不。過。上。來。瞻。仰。貴。邦。風。景。那。有。許。多。銀。錢。帶。在。船。上。況。貴。邦。被。旱。失。收。將。來。國。王。自。有。賑。濟。我。們。何。能。周。濟。許。多。那。些。人。聽。了。仍。是。七。言。八。語。不。肯。散。去。多。九。公。又。道。我。們。本。錢。甚。小。貨。物。無。多。安。能。以。貨。濟。人。林。之。洋。在。旁。發。躁。道。九。公。俺。們。千。山。萬。水。出。來。原。圖。賺。錢。的。並。不。是。出。來。捨。錢。的。任。他。怎。樣。要。想。分。文。俺。是。不。能。衆。人。見。不。中。用。也。就。走。散。還。有。數。人。伸。手。站。着。林。之。洋。道。九。公。俺。們。走。罷。那。有。工。夫。同。這。窮。鬼。瞎。纏。話。未。說。完。只。聽。衆。人。發。一。聲。喊。個。個。口。內。噴。出。烈。火。霎。時。煙。霧。迷。漫。一。派。火。光。直。向。對。面。撲。來。林。之。洋。鬚。鬚。早。已。燒。的。一。乾。二。淨。三。人。嚇。的。忙。向。船。上。奔。逃。幸。虧。這。些。人。行。路。遲。緩。剛。到。船。上。衆。人。也。都。趕。到。一。齊。迎。着。船。頭。口。中。火。光。亂。冒。烈。焰。飛。騰。衆。水。手。被。火。燒。的。焦。頭。爛。額。正。在。驚。慌。猛。見。海。中。擲。出。許。多。婦。人。都。是。赤。身。露。體。浮。在。水。面。露。着。半。身。個。個。口。內。噴。水。就。如。瀑。布。一。般。滔滔。不。斷。一。派。寒。光。直。向。衆。人。噴。去。真。是。水。能。克。火。霎。時。火。光。漸。熄。林。之。洋。趁。便。放。了。兩。鎗。衆。人。這。才。退。去。再。看。那。噴。水。婦。人。原。來。就。是。當。日。在。元。股。國。放。的。人。魚。那。羣。人。魚。見。火。已。熄。了。也。就。入。水。而。散。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開。船。多。九。公。道。春。間。只。說。唐。兄。放。生。積。德。那。知。隔。了。數。月。倒。賴。此。魚。救。了。一。船。性。命。古。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這。話。果。

真不錯。唐敖道：「可恨水手還用烏鎗打傷一個。」林之洋道：「這才當日跟在船後，走了幾日，後來俺們走遠，他已不見，怎麼今日忽又跑來？」俺見世人每每受人恩惠，到了事後，就把恩情撇在腦後，誰知這魚到不忘恩。這等看來，世上那些忘恩的，連魚鱉也不如了。請問九公，難道這魚他就曉得俺們今日被難，趕來相救麼？」多九公道：「此魚如果未卜先知，前在元股國，也不被人網着了。總而言之，凡鱗介鳥獸，爲四靈所屬，種類雖別，靈性則一。如馬有垂韁之義，犬有濕草之仁。若謂無知無識，何能如此？卽如黃雀，形體不滿三寸，尚知銜環之報。何況偌大人魚？」林之洋道：「厭火離元股甚遠，難道這魚還是春天放的那魚麼？」多九公道：「新舊固不可知。老夫曾見一人最好食犬，後來其命竟喪衆犬之口。以此而論，此人因好食犬，所以爲犬所傷。當日我們放魚，今日自然爲魚所救。此魚總是一類，何必考其新舊，以銜環食犬二事看來，可見愛生惡死，不獨是人之恆情，亦是物之恆情。人放他生，他既知感，人傷他生，豈不知恨？所以世人每因口腹無故殺生，不獨違了上天好生之德，亦犯物之所忌。」唐敖道：「他們滿嘴唧唧呱呱，小弟一字也不懂，好不令人氣悶。」多九公道：「他這口音，還不過於離奇，將來到了歧舌，那才難懂哩。」唐敖道：「小弟正因音韻學問，盼望歧舌爲何總不見到？」多九公道：「前面過了結胸、長臂、翼民、豕喙、伯慮、巫咸等國，就是歧舌疆界了。」林之洋道：「今日把俺一嘴鬚鬚燒去，此時嘴邊還痛，這便怎處？」多九公道：「可惜老夫有個妙方，連年在外，竟未配得。」唐敖道：「是何藥品，何不告訴我們？」也好傳人濟世。」多九公道：「此物到處皆有，名叫秋葵。其葉宛如雞爪，又名雞爪葵。此花盛開時，用麻油半瓶，每日將鮮花用筋夾入，俟花裝滿，封口收貯。遇有湯火燒傷，搽上，立時敗毒止痛。傷重者，連搽數次，無不神效。凡遇此患，如急切無藥，或用麻油調大黃末搽上。」

也好。此時既無葵油，只好以此調治了。唐敖道：「天下奇方原多，總是日久失傳，或因方內並無貴重之藥，人皆忽略埋沒的，也就不少。那知並不值錢之藥，倒會治病，即如小弟幼時，忽從面上生一內核，非瘡非痂，不痛不癢，初起小如綠豆，漸漸大如黃豆，雖不疼痛，究竟可厭。後來遇人傳一妙方，用烏梅肉去核燒存性，研末，清水調敷，搽了數日，果然全消。又有一種肉核，俗名猴子，生在面上，雖不痛癢，亦甚可嫌。若用銅錢套住，以祁艾炙三次，落後永不復發。可見用藥不在價之貴賤，若以價值而定好醜，真是誤盡蒼生。多九公道：「林兄已四旬以外，今日忽把鬚鬚燒去，露出這副白臉，只得二旬光景，無怪海船朋友把他叫做雪兒羞。唐敖道：「舅兄綽號雖叫雪兒羞，但面上無雪，誰知厭火國人口中卻會放火。多九公道：「這怪老夫記性不好，只顧遊玩，就把生火出其口，這話忘了。林兄現在嘴痛，莫把大黃又要忘了。隨即取出遞給林之洋，把麻油敷在面上，過了兩天，果然全愈。這日大家正在舵樓眺望，只覺燥熱異常，頃刻就如三伏一般。人人出汗，個個喘息不止。唐敖道：「此時業已交秋，為何忽然燥熱？多九公道：「此處近於壽麻疆界，所以覺熱。古人云：「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又有大暑，不可以往，虧得另有岔路，可以越過。再走半日，就不熱了。唐敖道：「如此暖地，他們國人如何居住？多九公道：「據海外傳說，彼處晝天最熱，每到日出，人伏水中，日暮熱退，才敢出來。又有人說，其人自幼如此，倒不覺熱，最怕離了本國，就是夏天也要凍死。據老夫看來，伏水之說，恐非盡然。至離本國就要凍死，此話倒還近理。即如花木有喜暖的，一經移植寒地，往往致死，即就是此意。唐敖道：「小弟聞得仙人與虛合體，日中無影，又老人之子，先天不足，或日中無影，壽麻之人無影，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大約他們受形之始，所稟陽氣不足，以致代代如此，即如這樣暖地，他

能居住。其陽氣不足。可想而知。自然立日無影了。忽聽船上人聲喧嘩。原來有個水手受了暑熱。忽然踏倒。衆人發慌。特來討藥。多九公忙從箱中取了一撮藥末。道：「你將此藥拏去。再取大蒜數瓣。也照此藥輕重。不多不少。一齊搗爛。用井水一碗和勻。澄清去渣。灌入腹中。自然見效。」衆人接了。恰好水艙帶有井水。登時配好。灌了下去。不多時。蘇醒過來。平復如舊。林之洋道：「九公。這是甚藥。恁般靈驗。」多九公道：「你道是何妙藥。未知說出何等妙藥。再看下回分解。」

湊合處有情。鎔化處無跡。可謂水到渠成。疏菴識

第二十七回 觀奇形路過翼民郡 談異相道出豕喙鄉

話說多九公道：「林兄。你道是何妙藥。原來這是街心土。凡夏天受暑昏迷。用大蒜數瓣。同街心土各等分。搗爛。用井水一碗和勻。澄清去渣。服之。立時卽蘇。」此方老夫曾救多人。雖一文不值。卻是濟世仙丹。這日過了結胸國。林之洋道：「他們國人爲甚胸前高起一塊。」多九公道：「只因他們生性過懶。且又好喫。所謂好喫懶做。每日喫了。就睡了。又喫。飲食不能消化。漸漸變成積痞。所以胸前高起一塊。久而久之。竟成痼疾。以致代代如此。」林之洋道：「這病九公可能治麼。」多九公道：「他若請我醫治。也不須服藥。只消把他懶筋抽了。再把懶蟲去了。包他是個好人。」唐敖道：「此時忽又燥熱異常。是何緣故。」多九公道：「我門只顧閒談。那知今日風帆甚順。此處已近炎火山。古人所謂炎火之山。投物輒燃。就是指此而言。」林之洋道：「西遊記有個火焰山。這里又有炎火山。原來海外竟有兩座火山。」多九公笑道：「林兄此言。未免把天下看的過小了。若論火山。只就老夫所見而言。海外耆薄國之東。有火山國。山中雖落大雨。其火仍舊。火中常有白鼠走。」

至山邊覓食。獵人捕獲，以毛做布，就是如今火澣布。又自燃洲有樹，生於火山，其皮亦可織爲火澣布。西域且彌山，晝望山孔如煙，夜望如燈。崦嵫之北，其山有石，若以兩石相打，登時只覺水潤，潤後旋即出火。又炎洲有火山，火洲有火焰山，海中有沃焦山，遇火即燃，這都是老夫向日到過的。其餘各書所載，火山不能枚舉。從前曾否走過，事隔多年，也記不清了。唐敖道：據小弟看來，天下既有五湖四海，許多水，自然該有沃焦炎洲許多火，也是天地生物不偏不倚，水火既濟之意。但小弟被這暑熱薰蒸，頭上只覺昏暈，求九公把街心土見賜一服。多九公道：唐兄不過偶爾受些暑氣，只消嗅些平安散就好了。即取出一個小瓶，唐敖接過，揭開瓶蓋，將藥末倒在手中，嗅了許多，打了幾個噴嚏，登時神清氣爽道：如此妙藥，九公何不將藥方賜我。日後傳人，也是一件好事。多九公道：此方用西牛黃肆分，冰片陸分，麝香陸分，蟾酥壹錢，火硝三錢，滑石肆錢，煨石膏貳兩，大赤金箔肆拾張，共碾細末，越細越好，磁瓶收貯，不可透氣。專治夏月受暑，頭目昏暈，或不省人事，或患痧腹痛，吹入鼻中，立時起死回生。如騾馬受熱昏倒，也將此藥吹入，即蘇。故又名人馬平安散。古方用硃砂配合，老夫恐他污衣，改爲白色。把方寫了。唐敖接過，再三致謝。炎火山過去，路過長臂國，有幾個人在海邊取魚。唐敖道：他這兩臂伸出來，竟有兩丈，比他身子還長，倒也異樣。多九公歎道：凡事總不可強求。卽如這注錢財，應有我分，自然該去伸手。若非應得之物，混去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的多長，倒像廢人一般。於事何濟。又走幾日，到了翼民國，將船泊岸。三人上去，走了數里，並未看見一人。林之洋惟恐過遠，意欲回船。唐敖因聞此國人頭長有翼，能飛不能遠，並非胎生，乃是卵生，決意要去看看。林之洋拗不過，只得跟着前進。又走數里，才有人煙，只見其人身長五尺，頭

長也是五尺一張鳥嘴兩個紅眼一頭白髮背生雙翼渾身碧綠倒像披着樹葉一般也有走的也有飛的那飛的不過離地二丈來來往往倒也好看林之洋道他們個個身長五尺頭長也是五尺他這頭爲甚生得這長多九公道老夫聞說此處最喜奉承北邊俗語叫作愛戴高帽子今日也戴明日也戴滿頭盡是高帽子所以漸漸把頭弄長了這是戴高帽子戴出來的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說是卵生果然像個四足鳥兒林之洋道若是卵生這些女人自然都會生蛋了俺們爲甚不買些人蛋日後到了家鄉賣與戲班豈不發財麼多九公道班中要他何用林之洋道俺看這些女人也有年紀老的也有年紀小的若會生蛋那年紀老的生的自然是老蛋年紀小的生的自然是小蛋俺們有了老蛋小蛋到了家鄉那些戲班爲甚不要只怕小蛋還更值錢哩多九公道林兄把旦字認作白字了他們小旦並非雞蛋之蛋你如不信把他肚腹剖開裏面並無蛋黃只有一肚曲子還有拏的好身段穿的好衫子並且還有絕妙的小嫩嗓子林之洋道九公說他並無蛋黃據俺看來只怕還有元絲鏢哩再要搜尋大約金鐺子也是有的就是那扛旗兒二等小旦萬不濟也有幾塊洋錢也有一個包金鐺子就只令俺不懂的剛纔說的明明是個旦字爲甚是白字若是白字下面多了一畫上面少了一撇這是怎講唐敖道舅兄何必只管談論小旦你看這些飛的飄飄揚揚比走甚快我們到此離船已遠纔見幾位老翁竟有雇人駝着飛的據小弟愚見我們回船何不也雇人駝去豈不爽快林之洋道因走的腿酸聽見此話即雇三個駝夫一齊伏在肩上登時展翅飛起轉眼間到了船上駝夫收翅落下三人下來開發腳錢起錨揚帆這日到豕喙國遊了片時回船唐敖道此國人爲何生一張豬嘴而且語音不同倒像五方雜處一般是何緣故多九

公道當日我曾打聽不得其詳。後在海外遇一奇人，細細談起，方纔明白。原來本地向無此國，只因三代以後，人心不古，撒謊的人過多，死後阿鼻地獄容留不下，若令其好好托生，恐將來此風更甚。因此冥官上了條陳，將歷來所有謊精，擇其罪孽輕的，俱發到此處托生。因他生前最好扯謊，所以給他一張豬嘴，罰他一世以糟糠爲食。世上無論何處謊精，死後俱托生於此。因此各人語音不同，其嘴似豬，故鄰國都以豕喙呼之。走了兩日，路過伯慮國。唐敖又要上去游玩，多九公因配藥不能同去。林之洋同唐敖去了。二人去後，多九公配了許多痢瘡及金瘡各藥，以備沿途濟人之用。方纔配完，唐林二人也就回來。唐敖道：「怪不得九公不肯上去，原來此地另是一種風氣，方纔小弟見他們那種磕睡光景，好無興趣。並且行路時也是閉目緩步，如此疲倦，何不在家睡睡，必定勉強出來。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海外有兩句口號說：『這伯慮國的風俗，難道林兄也不知麼？』林之洋道：『海外都說杞人憂天，伯慮愁眠，俺卻不懂。』多九公道：『當日杞人怕天落下，把他壓死，所以日夜憂天。此人所共知的。這伯慮國雖不憂天，一生最怕睡覺，他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因此日夜愁眠。此地向無衾枕，雖有牀帳，係爲歇息而設，從無睡覺之說。終年昏昏迷迷，勉強支持，往往有人熬到數年，精神疲憊，支撐不住，一覺睡去，百般呼喚，竟不能醒。其家聚哭，以爲命不可保。及至睡醒，業已數月，親友聞他醒時，都來慶賀，以爲死裏逃生。舉家莫不欣喜。此地惟恐睡覺，偏作怪。每每有人睡去，竟會一睡不醒，因睡而死的，不計其數。因此更把睡覺一事，視爲畏途。唐敖道：『此處既有睡去不醒之人，無怪更要愁眠。但睡去不醒，未免過奇。不知何故？』多九公道：『他們如果也像常人夜眠晝起，照常過日子，何至睡去不醒？因他終年不眠，熬的頭暈眼花，四肢無力，兼之日夜焦愁，胸中鬱』

地壽數如何。多九公道。他們自從略知人事。就是滿腹憂愁。從無一日開心。也不知喜笑歡樂爲何物。你只看他終日愁眉苦臉。年未弱冠。鬚髮已白。不過混一天是一天。那裏還講壽數。唐敖道。可見過於憂愁。也非養生之道。今聽九公之言。小弟從此把心事全都撇去。樂得寬心。多活幾年。又走幾時。到了巫咸國。把船收口。林之洋發了許多紬緞去賣。唐敖因肚腹不調。不能上去。多九公向來游玩。原是奉陪的。今見唐敖不去。樂得船上養靜。唐敖悶坐無聊。來到後面舵樓。四面望一望。道。請教九公。那邊青枝綠葉。大小不等。是何樹木。多九公答道。大樹是桑。居民以此爲柴。小樹名叫木棉。此地不產絲貨。向無紬緞。歷來都取棉絮織而爲衣。所以林兄特帶紬緞來此貨賣。唐敖道。小弟向日因古人傳說巫咸之人探桑往來。以爲必是產絲之地。那知卻是有桑無蠶。可惜如此好桑。竟爲無用之物。舅兄此去貨物。可能得利。多九公道。當初有人來此販貨。如財運亨通。竟可大獲其利。因木棉失收。國人無以爲衣。絲貨一到。就是得了至寶一般。莫不爭着購買。近來此樹茂盛。來此販貨的。不能十分得利。但木棉究竟製造費力。兼之此地不善織紡。如有絲販到此。那富貴之家。或多或少。也都出價置買。就只利息不能預定。只要客販稀少。也就獲利了。唐敖道。偏偏小弟今日患痢。不能前去一看。多九公道。貴恙既是痢疾。何不早說。老夫有藥在此。卽取一包藥末。道藥引都在上面。按引調服。不過五六服。就可痊愈。唐敖隨卽照引服了。當時林之洋也就回來談起貨物。原來此地數年前外邦來了兩個幼女。帶了許多蠶子。在此養蠶織紡。連年日漸滋生。本處人也有學會織機。都以絲綿爲衣。俺們絲貨雖不獲利。還不虧本。喜得前在白民國賣了一半存的。

不多。再耽擱兩日。就好出脫了。安歇一宿。次日仍去賣貨。唐敖又把藥末用了一服。竟自全愈。着實歡喜。來至後面。再三拜謝道。九公此藥。不啻仙丹。是何妙品。如此神效。多九公道。當日老夫高祖母常患此病。我曾祖百般醫治。總不見好。後來虧得割股煎藥。纔能脫體。過了幾年。我高祖母年已六旬。又患此恙。因素日曉得我曾祖爲人最孝。恐有割股等事。到了煎藥時。總要親自過目。方肯下咽。後來日重一日。我曾祖無計可施。因敝處有坐大山。名叫小方丈。恐有仙人在內。於是赤足披髮。一步一拜。來到山上。叩求神仙垂救。情願減壽代母。如是三日三夜。水米不曾沾唇。到第四日。有個漁翁。傳了此方。一連進了五服。這纔痊愈。又活四十年。到了一百歲。無疾而終。所以此方流傳至今。唐敖道。九公令曾祖既割股於前。又叩禱於後。如此孝心。自然該有神仙傳此妙方。既這等神效。九公何不刊刻流傳。使天下人皆免此患。共登壽域。豈不是件好事。多九公道。我家人丁向來指此爲生。若刊刻流傳。人得此方。誰還來買。老夫原知傳方是件好事。但一經通行。家中缺了養贍。豈非自討苦喫麼。唐敖搖頭道。那有此事。世間行善的。自有天地神明鑒察。若把藥方刊刻。做了偌大善事。反要喫苦斷無此理。若果如此。誰肯行善。當日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諸如此類。莫非因作好事而獲善報。所謂欲廣福田。須憑心地。九公素稱達者。何以此等善事。倒不修爲。卽如令曾祖以孝心感格。而得仙方之報。今九公傳了此方。又安知不別有富貴之報。況令郎身入黷門。目前雖以舌耕爲業。若九公刻了此方。焉知令郎不聯捷直上。那時食了皇家俸祿。又何須幾個藥資爲家口之計呢。多九公點頭道。

今日爲始。我將各種秘方先寫幾張。以便沿途施送。使海外人也得此方。豈不更好。唐敖道。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九公既發這個善心。日後自有好處。請教此方。究竟是何妙藥。多九公道。此方用蒼朮米泔浸陳土炒焦。三兩杏仁去皮尖去油貳兩。羌活炒貳兩。川烏去皮麵包煨透。壹兩伍錢。生大黃炒壹兩。熟大黃炒壹兩。生甘草炒兩伍錢。共爲細末。每服肆分。小兒減半。孕婦忌服。赤痢用燈心三十寸煎濃湯調服。白痢生薑三片煎濃湯調服。赤白痢燈心三十寸生薑三片煎濃湯調服。水瀉米湯調服。病重的不過五六服卽愈。但燈心生薑必須照方濃煎。纔有藥力。把方寫了。唐敖接過看一看。道。小弟每見醫家治病。用大黃數錢之多。仍不中用。何以此方只消數釐。就能立見奇效。可見用藥全要佐使配合得宜。自然與衆不同。說話間。忽然想起駱紅蕖所託的事來。未知所託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老書生仗義舞龍泉 小美女銜恩脫虎穴

話說唐敖忽然想起前在東口山聞得薛仲璋逃在此地。今痢疾已愈。意欲前去相訪。因將駱紅蕖託寄薛蘅香之信帶在身邊。約了多九公上岸。走了多時。前面一帶樹林極其青翠。多九公道。此樹就是前日所說木棉了。唐敖聽了。正在仰觀。忽見樹上藏着一個大漢。恰好林之洋回來。唐敖暗暗告知。都把器械取出。以作準備。只見遠遠有個老媽同一幼女走過。那大漢見了。從樹上跳下。手執利刃。把去路攔住。三人一見。各執器械迎了上去。只聽那大漢喊道。你這女子。小小年紀。下此毒手。害得我們好苦。今日冤家狹路相逢。我且除了此害。替衆報讐。手舉利刃。邁步上前。迎着女子。剛要用刃砍去。唐敖早已提防。說聲不好。將身一縱。攬至跟前。手執寶劍。把刃朝上一架。大漢震的幾乎跌翻。那幼女早已嚇的跌倒。原來唐

敖自從服了仙草。兩臂添了千斤之力。此時只想救那幼女。誰知用力過猛。大漢那把刀早已飛上天去。唐敖道。壯士住手。不可行兇。此女有何冒犯。大漢把唐敖上下打量道。我看先生這樣打扮。想是中原來的。你們都是明禮之人。只問這個惡女向日所作所爲。就知在下並非冒昧行兇了。登時多林二人都趕到。那個老媽把女子攙起。戰戰兢兢。嬌啼不止。唐敖道。請問女子尊姓。家住何處。爲何冒犯壯士。女子垂淚道。婢子姓姚。名芷馨。現年十四歲。本籍天朝。寄居在此。業已數載。向隨父母養蠶爲業。父母去世。跟着舅母度日。今同乳母前來掃墓。不幸忽遇強梁。尙求恩人始終垂救。倘脫虎口。沒世不忘。大漢道。你這惡女。只顧養那毒蟲。那知數萬人家。都被你害的無以爲生。林之洋道。你這大漢畢竟爲甚殺他。從實說來。你莫半吞半吐。俺不明白。大漢道。我是巫咸國經紀。向來本處所產木棉。都出我手交易。自從此女同織機女子到了此地。養出無數扇絲的毒蟲。又織出許多絲片。在此貨賣。我們生意雖覺冷淡。也還不妨。那知近來他們竟將這個惡術四處傳人。以致本地婦女也都學會養蠶織機。個個都以絲片爲衣。不用木棉。此地凡種木棉之家。就如別處田產一般。莫不指此爲生。此女只顧把那毒蟲流傳國內。以致向種木棉之家。大半廢了祖業。無以爲生。所以在下特來傷他。以除大害。今遇列位。雖是他絕處逢生。那要害此女的。豈止億萬。日後何能逃脫。如要保全。惟有卽離本國。另投生路。儻執迷不醒。我自另有別法。將手一拱。尋了利刃。忿忿而去。唐敖道。貴府還有何人。令尊在日作何事業。女子道。父名姚禹。曾任河北都督。因同九王爺勤王未遂。家鄉不能存身。帶着家口逃至此地。旋卽去世。我母亦相繼而亡。向同舅母宣氏。

救。幾遭毒手。說着拜了下去。唐敖還禮道。請問小姐。那薛蘅香姪女現住何處。他父母可都康健。姚芷馨道。蘅香表姐之父乃婢子母舅。久已去世。如今只有舅母宣氏。帶着表弟薛選。並表姐蘅香與婢子同居。恩人呼蘅香表姐爲姪女。是何親故。唐敖道。我姓唐。名敖。祖籍嶺南。向日同蘅香之父結拜至交。今日正來相訪。那知卻已去世。小姐既與蘅香姪女同居。就請引我一見。姚芷馨道。原來如此。於是同乳母引路進城。到了薛家。許多人圍在門首。喊成一片口口聲聲。只要織機女子出來送命。姚芷馨嚇的不敢上前。唐敖同多林二人擁到門首。只見樹林那個大漢也在其內。唐敖因見人衆。卽大聲說道。諸位且停喧鬧。聽我一言奉告。這薛家不過在此暫居。今我三人特來接他們回中原。衆位暫且各散。自有計較。那大漢聽了。曉得唐敖手段利害。只得帶着衆人紛紛四散。乳母把門叫開。姚芷馨引着三人進去。見了宣氏夫人。薛蘅香嚇的戰戰兢兢。帶着兄弟薛選出來見禮。姚芷馨把唐敖樹林相救。並勸散衆人之話。告訴宣氏一遍。宣氏泣拜。備述歷年避難各話。並求唐敖設法籌一安身之地。多九公道。前在東口山駱小姐曾有託寄薛小姐之信。唐兄何不取出。據老夫愚見。夫人莫若投奔彼處。彼此也好照應。唐敖將信取出。薛蘅香接過看了道。原來紅蕖姐姐候叔叔海外回來。如遇恩赦。卽隨太公回家鄉。因此來約姪女做伴。以候機緣。他既有信來約。此處又難久居。自應投奔東口爲是。林之洋道。昨日俺見海口有隻熟船。不日就回天朝。夫人搭了這船。倒也甚便。宣氏道。如此樂善。但缺路費。這卻怎好。唐敖道。這個不消嫂嫂過慮。小弟自有預備。因託林之洋先去看船。薛蘅香卽同姚芷馨收拾行李。唐敖見蘅香品貌甚佳。忽然想

起魏家兄妹。意欲替他們作伐。即將此意並麟鳳山相會的話說了。宣氏甚喜。欲懇唐敖賜一書信。以便順路到彼。上去望望。唐敖應允。不多時。林之洋把船看定。衆水手搬發行李。唐敖命薛選引到薛仲璋墳墓。慟哭一場。把靈柩搬到船上一齊登舟。宣氏與呂氏互相拜見。耽擱一日。次日唐敖寫了麟鳳東口書信。並送許多路費。宣氏再三拜謝。姚芷馨。薛蘅香。感激唐敖救命之德。戀戀不捨。灑淚而別。行了多時。到了麟鳳山。訪到魏家。投了書信。兩家結爲秦晉之好。萬氏夫人因薛選家傳絕好連珠鎗。留下宣氏同居。就命薛選在山驅除野獸。後來駱紅蕖在水仙村起身。寄信與薛蘅香。衆人方纔同回故鄉。那日唐敖送過宣氏。也就開船。不多幾日。到了歧舌國。林之洋素知國人最喜音樂。因命水手攜了許多笙笛。並將勞民國所買雙頭鳥兒也帶去貨賣。唐多二人也就上。去只見那些人滿嘴唧唧呱呱。不知說些甚麼。唐敖道。此處講話口中無數聲音。九公可懂得麼。多九公道。海外各國語音。惟歧舌最難懂。所以古人說。歧舌一名反舌。語不可知。惟其自曉。當日老夫意欲習學。竟無指點之人。後來偶因販貨路過此處。住了半月。每日上來聽他說話。就便求他指點。學來學去。竟被我學會。誰知學會歧舌之話。再學別處口音。一學就會。毫不費力。可見凡事最忌畏難。把難的先做了。其餘自然容易。就是林兄也虧老夫指點。他纔會的。唐敖道。九公既言語可通。何不前去探聽音韻來路呢。多九公聽了。想了一想。不覺點頭道。唐兄真好記性。此話當日老夫曾在黑齒國言過。若非此時說起。老夫也就忽略過了。今既到此。自然要去探聽一番。海外有兩句口號。道得好。若臨歧舌不知韻。如入寶山空手回。可見韻學竟是此地出產。待老夫前去問

問。正要舉步迎面走過一個老者。舉止倒也文靜。多九公因拱手學着本地聲音說了幾句。那人也拱手

答了幾句談了多時。那人忽然搖頭吐舌，似有爲難之狀。唐敖趁他吐舌時，細細一看，原來舌尖分做兩個，就如剪刀一般。說話時，舌尖雙動，所以聲音不一。二人談之許久，多九公忽向老者連連打躬。那老者又說了幾句，把袖子一擰，揚長而去。多九公殘了一殘，回過頭來，望着唐敖，仍學歧舌口音，唧唧呱呱說個不了。唐敖不覺發笑道：「九公，何苦徒費唇舌？你這鄉談，暫時留着，等小弟日後學會，再說罷。」多九公聽了，不覺吓了一口道：「老夫真好昏憤，這總是那老兒把我氣昏了。方纔老夫同他說了幾句閒話，趁勢談起音韻，求他指教，他聽了，只管搖頭。說音韻一道，乃本國不傳之祕，國王向有嚴示，如有希冀錢財，妄傳鄰邦的，不論臣民，俱要治罪，所以不敢亂談。」老夫因又懇道：「老丈不過暗暗指教，有誰知道？我們如蒙不棄，賜之教誨，感激尙且不暇，豈有走露風聲之理？」千萬放心。他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此事關係甚重，斷不敢遵命。後來我又打躬再三相懇，他道：「當日鄰邦有人送我一個大龜，說大龜腹中藏着至寶，如將音韻教會，那人情願將寶取出，以做酬勞。當日我連大龜尙且不要，不肯傳他。何況今日你不過作兩個揖，就想指教？難道你身上的揖比龜肚裏的寶還值錢？未免把身分看的過高了。」老夫因他以龜比我，未免氣惱，只顧出神。那知倒同唐兄說起此地話來，唐敖不覺發愁道：「他珠寶尙且不肯，不意習學音韻竟如此之難，這卻怎好？惟有拜求九公說法，想個門路，也不枉小弟盼望一場。」多九公付了一付道：「今日已晚，我們且回唐兄，既不懂他言語，明日也不必上來。且等老夫破這一天工夫，四處探聽一番，儻遇年幼的，只要話中露其大概，略得皮毛，就可慢慢追尋了。回到船上，林之洋貨物雖已賣完，因那雙頭鳥兒有個官長去孝敬世子，雖出若干價錢，林之洋仍不肯賣，意欲大大掣價，借此多得幾倍利息，因此尙有

耽擱。次日多林二人分路上岸。唐敖在船守了一日。到了下午。多九公回來。不住搖頭道。唐兄。這個音韻。據老夫看來。只好來生托生此地。再學罷。今日老夫上去。或在通衢僻巷。或在酒肆茶坊。費盡唇舌。四處探問。要想他們露出一字。比登天還難。我想問問少年人。或者有些指望。誰知那些少年。聽見問他音韻。掩耳就走。比年老人更難說話。唐敖道。他們如此害怕。九公可打聽國王向來定的是何罪名。多九公道。老夫也曾打聽。原來國王因近日本處文風不及鄰國。其能與鄰邦並駕齊驅者。全仗音韻之學。就如周饒國能爲機巧。以飛車爲不傳之祕。都是一意。他恐鄰國再把音韻學去。更難出人頭地。因此禁止國人。毋許私相傳授。但韻學究屬文藝之道。儻國人希圖資財。私授於人。又不好重治其罪。只好定一個小小風流罪過。唐兄請猜一猜。唐敖道。小弟何能猜出。請九公說說罷。多九公道。他定的是。如將音韻傳與鄰邦。無論官民。其無妻室者。終身不准娶妻。其有妻室者。立時使之離異。此後如再違犯。立即闔割。有此定例。所以那些少年。一聞請教韻學。那有妻室的。既怕離異。其未婚娶的。正在望妻如渴。聽了此話。未免都犯所忌。無不掩耳飛跑。唐敖道。既如此。九公何不請教鰥居之人呢。多九公道。那鰥居的。雖無妻室。不怕離異。安知他將來不要續絃。不要置妾呢。況那鰥居的面上。又無鰥居字樣。老夫何能遇見年老的。就去問他有老婆無老婆。唐敖聽了。不覺好笑起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海外諸女子。或以絕技顯。或以奇節顯。或以庸行顯。或脫人於險。或自蹈於危。雖所操不同。所遇不同。而其有補世之功。則一也。觀者其可忽諸。蔬菴識。

服妙藥幼子回春 傳奇方老翁濟世

話說唐敖聽了多九公之言。又是好笑。又是氣悶。道看這光景。難道竟無一毫門路麼。多九公道。今日我已筋疲力盡。如唐兄心猶不死。只好自去探問。老夫實無良策了。只見林之洋提着雀籠。笑嘻嘻回來。唐敖道。舅兄今日爲何這樣歡喜。林之洋道。本地有位官長。連日向俺買這雙頭鳥兒。出的價錢。俺細細核算。比俺當日買價。已有幾十倍利息。俺今日原想要賣。因他小廝暗對俺說。我家主人買這鳥兒。要送世子的。你如不賣。他必添價。我今通個消息與你。俟交易後。分我幾分彩頭就是了。俺得這個信息。那裏肯賣。果然復又添價。方纔那小廝因天晚。叫俺回來。明日再去。他家主人還要添價。俺素日聞得有人談論。奴僕好的。叫作義僕。這個小廝這般用情待俺。果真是個義僕。俺一路想來。因此歡喜。多九公道。他是那官長的小廝。林兄認作己僕。不獨賴忝知己。過於臉厚。就使你身後跟了許多豪奴。帶着無數俊僕。這個架子也薰不動誰。也嚇不倒人。令人反覺肉麻。林之洋道。俺怎敢認他作僕。混擺架子。俺只恨這萬世爲奴的。他們總是見錢眼開。從不記得主人衣食恩養。一見了錢。就把主人恩情撇在九霄雲外。如今把俺林之洋待得倒像主人一般。他既這樣。俺也只好把他認作小廝了。大家用飯安歇。次日起個黑早。提着雀籠去了。唐敖因韻學無望。心中煩悶。睡到巳時方起。正同多九公閒話。林之洋提着雀籠。愁眉不展。歎氣而歸。唐敖道。舅兄爲何這樣。莫非那小廝有甚欺騙麼。林之洋道。俺早間上去。那個官長。果又添價。俺本意要賣。那小廝說他主人就要上朝。此時急忙。莫若等他回來。還可慢慢增價。俺因這鳥。他總是要買的。樂得多靠半日。再增幾分利息。誰知這官長下朝。忽命小廝回俺。不要了。俺暗暗打聽。原來那個世子最喜騎射。今日出去打獵。那馬失足。從高處滾下。把世子跌傷。人事不知。現在只有呼吸之氣。國王業已

預備棺木。這位官長因得此信，那肯買這鳥兒。只說別處買了。後來隨俺減價，他也不要。俺想這鳥惟在歧舌，還有人出價。若到別處，有誰來買，只好飯後去碰碰機會。看來要想昨日一半利息，也不能了。用過飯，又提着雀籠，歎氣而去。唐敖把婉如做的詩賦，改了幾首，悶坐無聊。同多九公上去閒步，來到鬧市，只見許多人圍着一道黃榜。在那裏高聲朗誦。二人近前看時，原來因世子墜馬跌傷，命在旦夕。如有名醫高士療治得生，本國之人，賜銀五百，鄰邦之人，贈銀一千。多九公看了，走到黃榜跟前，輕輕把榜揭了。看守兵役見多九公不是本處打扮，有幾個飛忙去請通使。一面預備車馬，將多九公送至迎賓館。唐敖茫然不解，只好跟在後面。登時通使已到，三人見禮歸座。多九公道：「請教老兄尊姓。」通使道：「小子姓枝，名鐘。二位尊姓，貴邦何處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道：「老夫姓多，乃中原人氏。幼年忝列夔門，因指唐敖道。今同這位唐敝友貿易，路過貴處，特地上來瞻仰。因見國王張挂榜文，係爲世子玉體跌傷之事。老夫於岐黃雖不深知，向來祖上傳有濟世良方，凡跌打損傷，立時起死回生。但藥有外敷內服之不同，必須面看傷之輕重，方能斟酌用藥。通使隨即告知國王，多九公託唐敖把藥取來。通使請二人來到王府，進了內室，只見世子睡在牀上，兩腿俱傷，頭破血出，因跌的過重，昏迷不醒。多九公託通使取了半碗童便，對了半碗黃酒，把世子牙關撬開，慢慢灌入。又從懷中取出藥瓶，將藥末倒出，敷在頭上破損處。隨即取出一把紙扇，一面敷藥，一個用力狠搨。衆宮人看見，都鼓譟喊叫起來。通使道：「大賢暫停貴手，世子跌到如此光景，命在垂危，避風還恐避不來。如何反用扇搨，豈非雪上加霜麼？」多九公道：「老夫所敷之藥，名叫鐵扇散。」

也無妨礙。所以叫作鐵扇散。尊駕只管放心。老夫豈敢以人命爲兒戲。一面說話。仍是手不停扇。不多時。那些傷處。果然俱已結疤。世子漸漸蘇醒。口中叫吟不絕。通使道。大賢妙藥。真是起死仙丹。此時頭面破傷。雖醫治無礙。但兩腿俱已骨斷筋折。有何妙藥。尙求速爲療治。多九公道。貴處可有鮮蟹。通使道。此地向無此物。不知有何用處。多九公道。凡跌打筋骨損傷。無論輕重。先取童便半碗。以醇黃酒半碗。煎熱衝服。雖昏迷欲絕。亦能復蘇。每日進二三服。傷輕的。不過數日即愈。每見跌打損傷而至喪命者。皆因傷筋動骨。痛入肺腑。瘀血凝結。醫治稍遲。往往無救。童便黃酒。行瘀止痛。兼且固本。故有起死回生之妙。世人不知良爲可惜。但須早服。遲即難治。儻骨斷筋折。損傷過重。服過童便黃酒。即取生蟹搗爛。以好燒酒衝服。其渣敷在患處。日日服之。亦能接筋續骨。其童便黃酒。每日仍不可缺。如無生蟹。或取乾蟹燒灰酒服。亦可。此跌打損傷第一奇方。今貴處既無此物。幸老夫帶有七釐散。也是一樣。即將藥瓶取出。把藥秤了七釐。用燒酒衝調。給世子服了。又取許多七釐散。用燒酒和勻。敷在兩腿損傷處。世子服藥。略覺寧靜。漸漸睡去。少時睡醒。又將黃酒童便服了一碗。多九公見世子已有轉機。因向通使道。世子之病業已無礙。請國王只管放心。大約不過數日。就可痊愈。如世子酒量能飲多飲。可將黃酒童便時時衝服。老夫暫且告辭。明日再來用藥。通使道。方纔國王分付。意欲大賢在賓館暫住幾時。以便就近用藥。現在酒飯俱已預備。就請二位過去。大家起身。來至迎賓館。用過酒飯。就在賓館宿了。唐敖回船送信。次日。多九公又替世子敷了許多藥。又喫了一服七釐散。好在世子酒量極大。就以黃酒童便當茶。時時衝服。每日仍舊喫藥敷藥。不多幾日。漸漸平復。惟行路不便。多九公原要留下藥料。令他再服幾日。就可好了。因要借此訪

訪韻學消息。所以略爲耽擱。過了兩日。世子雖已全好。韻學仍是杳然。唐敖日日跟着。也因韻學一事。那知各處探聽。依然無用。心內十分懊惱。這日國王排宴。命諸臣替多九公餞行。飯罷。捧出謝儀一千兩。外銀百兩。求賜原方。以爲潤筆之費。多九公向通使道。老夫前者雖揭黃榜。因舟中帶有藥料。可治世子之病。原圖濟世。並非希圖錢財。至於良方。頃刻可寫。不過舉筆之勞。何須厚贈。所有原銀。卽懇代爲奉還。老夫別無他求。惟求國王見賜韻書一部。或將韻學略爲指示。心願已足。斷不敢領厚賜。通使轉奏。誰知國王情願再添厚贈。不肯傳授韻學。多九公又託通使轉求。通使道。韻學及敵邦不傳之祕。國主若在歡喜時。尚恐不肯輕易傳人。何況此時二位王妃都有重恙。國主心緒不寧。小子何敢再去轉求。多九公道。王妃所患何病。通使道。據說一位身懷六甲。現在已有五六個月。不意昨日失於檢點。偶持重物。以致胎動不安。此時微覺見紅。並覺腹痛。那位王妃因患乳癰。今已兩日。雖未破頭。極其紅腫。也是痛苦呻吟不絕。因此國主甚爲焦心。多九公道。胎動最忌下血不止。今不過微覺見紅。尚有五分可治。至乳癰最怕耽擱日久。雖未破頭。若裏面已潰。服藥也難消散。此時好在纔起兩日。裏面尙未成膿。也有五分可治。老夫雖有祕方。不知國王可肯傳授韻學。儻不吝教。老夫自當效勞。通使卽對國王說了。國王一心要治王妃之病。只得勉強應允。通使回了多九公。多九公甚喜。因向唐敖道。前日林兄因他夫人胎動不安。曾向老夫要了一個安胎方子。就煩唐兄把這藥方取來。儻能醫好。我們也好得他韻學。唐敖點頭。將藥方取來。多九公遞給通使。只見上面寫着。

保產無憂散。全當歸壹錢伍分。川厚樸薑汁炒七分。生黃耆捌分。川貝母研壹錢。兔絲子壹錢伍分。川

羌活壹錢伍分。炙甘草伍分。川芎壹錢伍分。枳殼麩炒陸分。祁艾七分。荆芥搨分。白芍酒炒。春夏秋用。冬不用。壹錢伍分。生薑三片。專治胎動不安。服之立見寧靜。如勞力見紅。尙未十分傷動者。卽服數劑。亦可保胎。

通使道。此是安胎之方。不知乳癰可有妙藥。多九公道。治乳癰用葱白一斤搗爛。取汁。以好黃酒分二次衝服。外用麥芽壹兩煎湯頻洗。加蝦醬少許同煎。尤妙。雖鹹無妨。蓋鹹能軟堅。蝦能通乳。乳通其腫自消。仍用舊梳時常輕輕梳之。自必痊愈。這二方雖極奇效。奈已耽擱兩日。此時須急煎服。或可療治。通使連連點頭。將方拏去。過了幾日。王妃病皆脫體。國王雖然歡喜。因想起音韻一事。甚覺後悔。意欲多送銀兩。不傳韻學。通使往返說了數遍。多九公那裏肯依。情願分文不要。國王無法。只得與諸臣計議。足足議了三日。這纔寫了幾個字母。密封固命。通使交給多九公。再三叮囑。千萬不可輕易傳人。俟到貴邦。再爲拆看。字雖無多。精華俱在其內。慢慢揣摩。自能得其三昧。多九公把字母交唐敖收了。隨卽提筆寫方。鐵扇散。象皮切薄片。用鐵篩微火焙黃色。以乾爲度。肆錢。龍骨用上白者肆錢。古石灰須數百年者。方佳。肆兩。枯白礬將生礬入鍋熬透。以體輕方妙。肆兩。寸柏香卽松香之黑色者。肆兩。松香四兩。與寸柏香一同鎔化。傾水中。取出曬乾。共研極細末。收磁罐中。遇刀石破傷。或食噪割斷。或腹破腸出。用藥卽敷。傷口以扇搨之。立時收口結疤。忌臥熱處。如傷處發腫。煎黃連水以翎毛蘸塗之。卽消。七釐散。麝香伍分。冰片五分。硃砂伍錢。紅花陸錢。乳香陸錢。沒藥陸錢。兒茶壹兩。血竭肆兩。共爲細末。磁瓶收貯。黃蠟封口。隨時皆可修製。五月五日午時更妙。總以虔心潔淨爲主。專治金石跌打損傷。骨

斷筋折血流不止者。乾敷傷處。血卽止。不破皮者。用燒酒調敷。並用藥七釐。燒酒衝服。亦治食噎割斷。無不神效。燒酒須用大麪作者。

多九公把藥方寫了。付給通使。通使再三稱謝。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諸方皆三折肱求之公之於世。亦欲與此書並傳。蔬菴識。

第三十回 覓蠅頭林郎貨禽鳥 因恙體枝女作螟蛉

話說多九公將藥方寫了。通使接過道。國主因敵邦水土惡劣。向來人民多患癰疽。意欲奉懇大賢。賜一妙方。可肯賜教。多九公道。金銀藤乃瘡毒要藥。不知貴處可有。通使道。敵地此物甚多。因過於寒涼。人皆不用。多九公道。這是醫家不能深究藥性。豈可盡信昔人言。忍冬久服。長年益壽。若果寒涼。豈能如此。況古本草言。忍冬味甘性溫。近世本草。雖有微寒之說。不過因其清熱敗毒。豈是泄火大涼之物。登時又寫了兩個藥方。

忍冬湯。金銀藤連枝帶葉五兩。如無鮮的。或用乾金銀藤肆兩伍錢。乾金銀花伍錢代之。生甘草壹兩。將金銀藤以木槌敲碎。用水兩大椀。同甘草放砂鍋內。煎至一大椀。加入無灰黃酒一大椀。再煎數沸。共成一大椀。去渣。分作三服。一日一夜喫盡。專治癰疽發背一切無名腫毒。不論發在頭項腰腳等處。並皆治之。未潰卽散。已潰敗毒收口。病重者。不過數劑卽愈。忌銅鐵器。

大歸湯。全當歸要整的壹個。酒洗。搗錢貳分。金銀花陸錢。淨連翹伍錢。生黃耆三錢。蒲公英三錢。生甘草壹錢。捌分。病在上部。加川芎壹錢。中部。加桔梗壹錢。下部。加牛膝壹錢。水對無灰黃酒各壹椀。煎至

壹椀去渣溫服。專治癰疽發背一切無名腫毒。初起者卽消。已潰者收功。輕者五劑。重者十劑卽愈。多九公道。此二方專治一切腫毒。初起者速服卽消。已潰者亦能收口。大約古人癰疽各方。無出其右了。說罷拜辭。同唐敖乘了轎馬回船。國王又命大臣前來相送。通使帶領人夫把銀子送來。多九公仍要推辭。通使再三不肯。林之洋道。國王既實意送來。想來九公也實意要收的。與其學那俗態半推半就。耽擱工夫。據俺主意。不如從實收了。倒也爽快。多九公只得道謝收下。通使向三人鞠躬道。小子有個小女。乳名蘭音。現年十四歲。自從幼年患了肚腹膨脹之病。服藥無數。至今總未脫體。連日病勢甚重。小子欲求大賢一看。恐勞大駕。特命小女乘輿而來。現在外面求大賢細細診視。可有幾希之望。倘能救其一命。真是恩同再造。多九公道。既如此。何不請進。通使分付僕人不多時。有個老媽。攙着蘭音進艙。向衆人拜了一齊歸坐。多九公看那女子。生得蛾眉杏目。十分清秀。惟面帶青黃。腹脹如鼓。看了多時。摸不着是何病症。只管呆呆發癡。唐敖道。敵友素日不諳女科。小弟雖不知醫。恰好祖上傳有祕方。專治小兒肚腹膨脹。令愛此病。還是近日染的。還是自幼染的。若是近日染的。恐有天癸不調等症。小弟素於此道不精。不敢冒昧用藥。如係自幼染的。尚可代爲醫治。通使道。小女此病係五六歲染的。今已七八年了。唐敖道。就是五六年染的。此係幼年停食不化。日久變爲蟲積。以致膨脹。醫家不知。往往誤用尅食消導之藥。徒傷脾胃。與病無益。令愛歷年所服何藥。可曾服過殺蟲之劑。通使搖頭道。小女向來所服。總是神麴山查。枳實大黃之類。並未喫甚麼殺蟲之藥。唐敖道。今日幸遇小弟。也是令愛病要脫體。我家祖傳祕方。只用雷丸使君子二味。不過五六劑。蟲下卽愈。說罷。提筆開方。呂氏將女子請進內艙。獻茶。此女自幼跟着父

親學會三十六國番語。與婉如一見如故。言談間十分相投。唐敖把藥方遞給通使道。小弟這個藥方。用雷丸伍錢。同蒼朮貳錢。煮熟。將蒼朮去了。只用雷丸。去皮炒乾。使君子去殼。用肉伍錢炒乾。共研細末。分作六服。俟小兒喫飯時。用雞蛋壹貳個。打破去殼。同藥末壹服。放入碗內攪勻。照常加油鹽葱蒜等物煎炒。給小兒喫了。那蟲只知雞蛋之香。那知卻有藥料在內。每日貳服。不過數日。蟲隨大便下來。自然痊愈。總而言之。凡小兒面黃肌瘦。肚腹膨脹。大約總因停食日久不化。變爲蟲積。雷丸使君子最能殺蟲。故能立見其效。通使收了藥方。十分歡喜。再三拜謝。卽同蘭音辭別而去。多九公道。老夫只顧治病。忙了幾日。不知林兄雙頭鳥兒究竟如何。林之洋道。俺正要拜謝。虧得九公把世子醫好。俺的鳥兒纔能出脫。雖有幾分利息。就可恨那個義僕不肯真心待俺。務要扣俺半價。方肯付銀。扳談多時。講他不過。只得回來。銀子還存他處。就請二位同俺一走。相幫說說。倘得少扣幾分。俺自做東。相請三位一齊上岸。到了大宦人家。林之洋把那小廝喚出。同他討價。小廝拏出一封銀子。仍是半價。唐敖道。我們賣貨。諸事勞動。自應重謝。但何至要分一半。未免太過了。小廝回答幾句。唐敖不懂。忽聽多九公放開喉音。唧唧呱呱。大聲喊叫。小廝嚇的只管打躬。隨卽進內。又取出一封銀子。多九公打開。取出兩錠。付給小廝。其餘交給林之洋。齊歸舊路。唐敖道。方纔小廝所說之話。一字不懂。不知小弟同他所說之話。他可曉得。後來九公同他喊叫甚麼。他竟如此害怕。多九公道。我們天朝乃萬邦之首。所有言談。無人不知。那小廝因唐兄說何至要分一半。他道。本處向例如此。一毫不能相讓。老夫因他一毫不讓之話。未免氣惱。於是大聲喊叫。說他私透消息。教我們增價。夥騙主人。他聽這話。恐主人聽見。急急將銀子取出。好在我們並不圖他下次生意。

那個還販雙頭鳥兒再來貨賣。樂得且多幾兩銀子。大家多醉幾日。也是好的。來到船上。正要開船。誰知通使忽又帶着女兒。也不命人通報。恩恩忙忙。滿眼滴淚進艙來。唐敖見這樣光景。只道藥用錯了。嚇的驚疑不止。通使滿眼垂淚。向唐敖下拜道。求大賢救我父女兩命。唐敖嚇的忙還禮道。二位請起。爲何行此大禮。通使同蘭音起來。歸座道。小女因這孽病糾纏年久。晝夜不安。屢尋自盡。俱虧乳母相救。小子正在束手無策。忽蒙大賢賜給祕方。我父女以爲從此病可脫體。不意雷丸使君子。此處歷來不產。雖出千金。亦不可得。問之醫家。也都不知。小子因此驚慌。特帶小女趕來。幸喜大賢尙未開船。想是他絕處逢生。惟求大賢。或將此藥見賜兩服。或另賜妙方。倘得身安。定以千金奉謝。決不食言。唐敖道。小弟如有此藥。早已奉送。不過數十文之事。何須千金之贈。奈身邊並未帶來。至另開藥方之說。小弟素不知醫。從何開起。況令愛之症。細推病源。實係蟲積。非雷丸使君子不能見功。卽另有良方也。難見效。當日有人患一怪症。每逢說話。腹中也照樣說話。彼時雖有醫家識得此症。名喚應聲蟲。及至用藥。仍無效驗。後來遇一名醫。付給本草一部。令病人將上面藥名按次讀去。病人每讀一藥。腹中也讀一藥。及至讀到雷丸。腹中忽然無聲。再讀別藥。仍舊有聲。於是卽用雷丸與病人連進數服。蟲下而愈。可見殺蟲無過於此。不意貴處竟無此藥。這是令愛災難未退。小弟安能另有別法。通使聽了。默默無言。只管發殘。蘭音聽見唐敖別無良方。不覺放聲慟哭。十分慘切。衆人聽着。莫不點頭歎息。通使在旁滿面愁容。只管搔首。婉如把蘭音請入內艙。再三勸解。這纔止悲。停了多時。通使不便久坐。因命乳母告知蘭音。一同回去。蘭音聽見要去。復又大放悲聲。跪在唐敖面前。只求救命。唐敖命乳母攙起。再三安慰。勸他回去。好好將養。將來自然痊愈。

蘭音那肯動身。啼哭不止。哭了多時。因久病身弱。忽然暈倒。人事不知。虧得乳母極力解救。這纔蘇醒。通使見女兒這般光景。明知凶多吉少。只急的連連頓足。淚落不止。左思右想。躊躇多時。因向僕人耳邊說了幾句。卽到唐敖面前跪下道。大賢在上。小子聞古人云。救人一名。勝造七級浮屠。今我父女兩命。皆懸賢大之手。只要大賢肯發慈心。我父女就可超生了。唐敖忙攜起道。尊駕此言。小弟不解。尙求明示。倘可爲力。豈肯袖手。通使立起道。小子今年業已六旬。跟前只此一女。自患病以來。費盡心力。百般醫治。從無微效。其母久已憂慮而亡。前有異人曾言。此女必須投奔外邦。如遇唐氏大仙。或可冀其長年。今遇大賢。雖傳祕方。奈無此藥。失此良緣。豈有病痊之日。所以他十分傷悲。小子因思小女旣已命定投奔外邦。方能長年。難得大賢恰又姓唐。兼之作人慷慨。一見如故。不揣冒昧。意欲懇求大賢不棄微賤。將小女作爲義女。帶至天朝。倘得病痊。候其年長。卽求大德代爲婚配。完其終身。小子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如大賢不肯帶去。此地旣少良醫。又無妙藥。多則一年。少則半載。無非命歸泉路。小子素以此女視爲掌珍。數年來。因其抱病。代爲操勞。鬚髮已白。寢食俱廢。若再覩其去世。何能爲情。大約此女一死。小子也不能活了。說罷。不覺大哭。蘭音在旁。更是號咷不止。合船人無不憐憫。林之洋道。妹夫素日最喜做好事。如今這樣現成好事。你若不應承。俺替你應承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蘭音因病相依。與諸女子蹊徑不同。總由一枝管城子。千奇百怪。蔬菴識。

鏡花緣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談字母妙語指迷團 看花燈戲言猜啞謎

話說林之洋向通使道：老兄果真捨得令愛教俺妹夫帶去。俺們就替你帶去。把病治好。順便帶來還你。蘭音向通使垂淚道：父親說那裏話來。母親既已去世。父親跟前別無兒女。女兒何能拋撇遠去。今雖抱病不能侍奉。但父女能得團聚。心是安的。豈可一旦分爲兩處。通使道：話雖如此。吾兒之病若不投奔他邦。以身就藥。何能脫體。現在病勢已到九分。若再耽擱。一經不起。教爲父的何以爲情。少不得也是一死。此時父女遠別。雖是下策。吾女倘能病好。便中寄我一信。爲父自然心安。以此看來。遠別一層。不但不是下策。竟可保全我們兩命。況天朝爲萬邦之首。各國至彼朝覲的甚多。安知日後不可搭了鄰邦船隻來看我哩。你今遠去。雖不能在家侍奉。從此我能多活幾年。也就是你仰體盡孝之處。現在承繼有人。宗祧一事亦已無虞。你在船上。又有大賢令甥女作伴。我更放心。爲父主意已定。吾兒依我。方爲孝女。不必狐疑。就拜大賢爲父。此去天朝。倘能病痊。將來自有好處。卽攜蘭音向唐敖叩拜。認爲義父。並拜多林及呂氏諸人。通使也與唐敖行禮。再三諄託。唐敖還禮道：尊駕以兒女大事見委。小弟敢不盡心。誠恐效勞不周。有負所託。甚爲惶恐。此去惟有將令愛之恙。上緊療治。第我等日後回鄉。能否繞路再到貴處。不能預定。至令愛婚事。亦惟盡心酌辦。以報知己。幸無挂懷。只見通使僕人取了銀子送來。通使道：這是白銀一千兩。有五百。乃小弟微敬。其餘五百。爲小女藥餌及婚嫁之費。至於衣服首飾。小子均已備辦。不須大賢

這裏賣貨還有耽擱。據俺主意，索性把他送去。俺們再到智佳賣貨也好。唐敖道：「如此更妙。」隨即開船走了幾日。這日剛到歧舌交界。蘭音忽然霍亂嘔吐不止。吐到後來，竟至人事不知。滿口謔語，十分沈重。林之洋道：「這個甥女，據俺看來，只怕是個離鄉病。」唐敖道：「何謂離鄉病？」林之洋道：「一經患病，離了本鄉，登時就安，就叫離鄉病。這個怪症，雖是俺新講的，但他父親曾說：此女必須投奔外邦，方能有命。果然到了智佳，病就好了。如今送他回來，纔到他國交界，就患這個怪症。看這光景，他生成是個離鄉命。俺們何苦送他回去，枉送性命。」據俺主意，快離此地罷。即命水手掉轉船頭，仍向智佳而來。剛出歧舌交界，蘭音之病果然全愈。蘭音聞知這個詳細，只好把思親之心暫且收了。唐敖在船無事，又同多林二人觀看字母，揣摩多時。唐敖道：「古人云：『書讀千遍，其義自見。』我們既不懂得，何不將這十一字讀的爛熟。今日也讀，明日也讀，少不得嚼些滋味出來。」多九公道：「唐兄所言甚是。況字句無多，我們又閒在這裏，借此也可消遣。且讀兩日，看是如何。但這十一字必須分句方能順口。」據老夫愚見，首句派他四字，次句也是四字，末句三字，未知可好。林之洋道：「句子越短，越對俺心路。那怕兩字一句，俺更歡喜。」就請九公教俺幾遍。俺好照着讀去。多九公道：「首句是張真中珠，次句招齋知遮，三句話氈專。這樣明明白白，還要教麼？」你真變成小學生了。三人讀到夜晚，各去安歇。林之洋惟恐他們學會，自己不會，被人恥笑。把這十一字高聲朗誦，如念咒一般。足足讀了一夜。次日，三人又聚一處講來講去，仍是不懂。多九公道：「枝小姐既不曉得音韻，我想婉如姪女，他最心靈，或者教他幾遍，他能領略也未可知。」林之洋將婉如喚出，蘭音也隨出來。唐敖把這

緣故說了。婉如也把張真中珠讀了兩遍。拏着那張字母。同蘭音看了多時。蘭音猛然說道。寄父請看上面第六行商字。若照張真中珠一例讀去。豈非商申椿書麼。唐多二人聽了。茫然不解。林之洋點頭道。這句商申椿書。俺細聽去。狠有意味。甥女爲甚道怎四字。莫非曾見韻書麼。蘭音道。甥女何嘗見過韻書。想是連日聽舅舅時常讀他。把耳聽滑了。不因由說出這四字。其實甥女也不知此句從何而來。多九公道。請教小姐。若照張真中珠那個香字怎樣讀。蘭音正要回答。林之洋道。據俺看來。是香欣胸虛。蘭音道。舅舅說的是。唐敖道。九公不必談了。俗語說的。熟能生巧。舅兄昨日讀了一夜。不但他已嚼出此中意味。並且連寄女也都聽會。所以隨問隨答。毫不費事。我們別無良法。惟有再去狠讀。自然也就會了。多九公連連點頭。二人復又讀了多時。唐敖不覺點頭道。此時我也有點意思了。林之洋道。妹夫果真領會。俺考你一考。若照張真中珠岡字怎讀。唐敖道。自然是岡根公孤了。林之洋道。秧字呢。婉如接着道。秧因雍淤。多九公聽了。只管望着發殘。想了多時。忽然冷笑道。老夫曉得了。你們在歧舌國不知怎樣騙了一部韻書。夜間暗暗讀熟。此時卻來作弄老夫。這如何使得。快些取出給我看看。林之洋道。俺們何曾見過甚麼韻書。如欺九公。教俺日後遇見黑女。也像你們那樣受罪。多九公道。既無韻書。爲何你們說的老夫都不懂呢。唐敖道。其實並無韻書。焉敢欺瞞。此時縱讓分辯。九公也不肯信。若教小弟講他所以然之故。卻又講不出。九公惟有將這張真中珠再讀半日。把舌尖練熟。得了此中意味。那時纔知我們並非作弄哩。多九公沒法。只得高聲朗誦。又讀起來。讀了多時。忽聽婉如問道。請問姑夫。若照張真中珠。不知方字怎樣讀。唐敖道。若論方字。話未說完。多九公接着道。自然是方分風夫了。唐敖拍手笑道。如今九公可明白了。

這方分風夫四字。難道九公也從甚麼韻書看出麼？多九公不覺點頭道：「原來讀熟卻有這些好處。大家彼此又問幾句，都是對答如流。林之洋道：「俺們只讀得張真中珠十一字，怎麼忽然生出許多文法。這是甚麼緣故？」唐敖道：「據小弟看來，卽如五聲通同桶痛禿之類，只要略明大義，其餘卽可類推。今日大家糊裏糊塗把字母學會，已算奇了。寄女同姪女並不習學，竟能聽會，可謂奇而又奇。而且習學之人還未學會旁聽之人倒先聽會，若不虧寄女道破迷團，只怕我們還要亂猜哩。但張真中珠十一字之下還有許多小字，不知是何機關。蘭音道：「據女兒看來，下面那些小字大約都是反切。卽如張鷟二字，口中急急呼出，耳中細細聽去，是個周字。又如珠汪二字，急急呼出，是個莊字。下面各字以周莊二音而論，無非也是同母之字。想來自有用處。唐敖道：「讀熟上段，既學會字母，何必又加下段，豈非蛇足麼？」多九公道：「老夫聞得近日有空谷傳聲之說，大約下段就是爲此而設。若不如是，內中缺了許多聲音，何能傳響呢？」唐敖道：「我因寄女說珠汪是個莊字，忽然想起上面珠窪二字，若以珠汪一例推去，豈非搗字麼？」蘭音點頭道：「寄父說的是。林之洋道：「這樣說來，珠翁二字是個中字，原來俺也曉得反切了。妹夫，俺拍空谷傳聲內中有一個典故，不知可是說罷？」用手拍了十二拍，略停一停，又拍一拍，少停，又拍四拍。唐多二人聽了，茫然不解。婉如道：「爹爹拍的大約是個放字。林之洋聽了，喜的眉開眼笑，不住點頭道：「將來再到黑齒，倘遇國母再考才女，俺將女兒送去，怕不奪個頭名狀元回來。」唐敖道：「請教姪女，何以見得是個放字？」婉如道：「先拍十二拍，按這單字順數是第十二行，又拍一拍，是第十二行第一字。唐敖道：「既是十二行第一字，自然該是方字，爲何卻是放字？」婉如道：「雖是方字，內中含着方房，做放佛陰陽上去入五聲，所以第三次又拍四拍。」

纔歸到去聲放字。林之洋道：你們漫講，俺這典故還未拍完哩。於是又拍十一拍，次拍七拍，後拍四拍。唐敖道：若照姪女所說，一例推去，是個屁字。多九公道：請教林兄是何典故。林之洋道：這是當日喫了朱草濁氣下降的典故。多九公道：兩位姪女在此，不該說這頑話。而且音韻一道，亦莫非學問。今林兄以屁夾雜在學問裏，豈不近於褻瀆麼。林之洋道：若說屁與學問夾雜，就算褻瀆，只怕還不止俺一人呢。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講韻學，說是天籟，果然不錯。今日小弟學會反切，也不枉歧舌辛苦一場。林之洋道：日後到了黑齒，再與黑女談論，他也不敢再說問道於盲了。唐敖道：前在巫咸，九公會言要將祖傳祕方刊刻濟世。小弟彼時就說：人有善念，天必從之。果然到了歧舌，就有世子王后這些病症。不但我們叨光學會字，母九公還發一注大財。可見人若存了善念，不因就由有許多好事湊來。這日到了智佳國，正是中秋佳節，衆水手都要飲酒過節。把船早早停泊。唐敖因此處風景語言與君子國相做約了多林二人，要看此地過節是何光景。又因向聞此地素精籌算，要去訪訪來歷。不多時進了城，只聽爆竹聲喧，市中擺列許多花燈，作買作賣，人聲喧譁，極其熱鬧。林之洋道：看這花燈，倒像俺們元宵節了。多九公道：卻也奇怪。於是找人訪問，原來此處風俗，因正月甚冷，過年無趣，不如八月天高氣爽，不冷不熱，正好過年。因此把八月初一日改爲元旦，中秋改爲上元。此時正是元宵佳節，所以熱鬧。三人觀看花燈，就便訪問素精籌算之人，訪來訪去，雖有幾人，不過略知大概，都不甚精。只有一個姓米的精於此技。及至訪到米家，誰知此人已於上年中秋，帶着女兒米蘭芬往中原投奔親戚去了。又到四處訪問，訪了多時，忽見一家門首貼着一個紙條，上寫春社候教。唐敖不覺歡喜道：不意此地竟有燈謎。我們何不進去一看，或者機緣湊

巧。遇見善曉籌算之人。也未可知。多九公道。如此甚好。三人一齊舉步。剛進大門。那二門上貼着學館兩個大字。唐多二人不覺吃了一嚇。意欲退轉。奈捨不得燈謎。林之洋道。你們只管大膽進去。他們如要談字。俺的鳥艙打當日在淑士國。也曾有人佩服的。怕他怎的。二人只得跟着到了廳堂。壁上貼着各色紙條。上面寫着無數燈謎。兩旁圍着多人在那裏觀看。個個儒巾素服。斯文一脈。並且都是白髮老翁。並無少年在內。這纔略略放心。主人讓坐。三人進前細看。只見內有一條寫着萬國咸寧。打孟子六字。贈萬壽香一束。多九公道。請教主人。萬國咸寧。可是天下之民舉安。有位老者應道。老丈猜的不錯。於是把紙條同贈物送來。多九公道。偶爾游戲。如何就要叨賜。老者道。承老丈高興。賜教些須微物。不過略助雅興。敝處歷來猜謎都是如此。秀才人情。休要見笑。多九公連道。豈敢把香收了。唐敖道。請教九公。前在途中所見。眼生手掌之上。是何國名。多九公道。那是深目國。唐敖聽了。因高聲問道。請教主人。分明眼底人千里。打個國名。可是深目。老者道。老丈猜的正是。也把贈物送來。旁邊看的人齊聲讚道。以千里刻劃深字。真是絕好心思。做的也好。猜的也好。林之洋道。請問九公。俺聽有人把女兒叫作千金。想來千金就是女兒了。多九公連連點頭。林之洋道。如果這樣。他那壁上貼着一條千金之子。打個國名。敢是女兒國了。俺去問他一聲。誰知林之洋說話聲音甚大。那個老者久已聽見。連忙答道。小哥猜的正是。唐敖道。這個兒字做的倒也有趣。林之洋道。那永錫難老。打個國名。老者笑道。此間所貼紙條。只有永錫難老。並無永錫難老。林之洋忙改口道。俺說錯了。那永錫難老。可是不死國。上面畫的那隻螃蟹。可是無腸國。老者道。不錯。也把贈物送來。林之洋道。可惜俺滿腹詩書。還有許多老子少子。奈俺記性不好。想他不出。旁邊有位老

翁道請教小哥哥這部少子是何書名。唐敖聽了不覺暗暗着急。林之洋道：你問少子麼？就是張真中珠。老翁道：請教小哥哥。何謂張真中珠？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這個張真中珠，就是那個方分風夫。老翁道：請問方分風夫又是怎講？林之洋道：方分風夫便是岡根公孤。老翁笑道：尊兄忽然打起鄉談，這比燈謎還覺難猜。與其同兄閒談，到不如猜謎了。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反切之學真消息具此，不可忽忽揭過。蔬菴識

第三十二回 訪籌算暢遊智佳國 觀豔妝閒步女兒鄉

話說老者正同林之洋講話，忽聽那邊有人問道：請教主人比肩民打孟子五字，可是不能以自行？主人道：是的。唐敖道：九公，你看那兩句滕王閣序，打個藥名，只怕小弟猜着了。因問道：請教主人。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可是生地？主人道：正是林之洋道。俺又猜着幾個國名，請問老兄。腿兒相壓，可是交脛國。臉兒相仿，可是兩面國。孩提之童，可是小人國。高郵人，可是元股國。主人應道：是的。於是把贈物都送來。唐敖暗暗問道：請教舅兄，高郵人怎麼卻是元股國？林之洋道：高郵人綽號叫作黑尻，妹夫細細摹擬黑尻形狀，就知俺猜的不錯了。多九公詫異道：怎麼高郵人的黑尻，他們外國也都曉得，卻也奇怪。林之洋道：有了若干贈物，俺更高興要打了。請問主人遊方僧打孟子四字，可是到處化緣，衆人聽了，闕堂大笑。唐敖羞的滿面通紅道：這是敵友故意取笑，請問主人，可是所過者化？主人道：正是。隨將贈物送過。多九公暗暗埋怨道：林兄書既不熟，何妨問問我們，爲何這樣性急？言還未了，林之洋又說道：請問主人守歲二字，打孟子一句，可是要等新年衆人復又大笑。多九公忙說道：敵友慣會鬪趣，諸位休得見笑。請教主人。

可是以待來年。主人應道：正是。多九公向唐敖遞個眼色，一齊起身道：多承主人厚賜，我們還要趨路，暫且失陪，只好以待來年，倘到貴邦，再來請教了。主人送出門外，三人來到鬧市，多九公道：老夫見他無數燈謎，正想多打幾條，顯顯我們本領。林兄務必兩次三番催我們出來，這是何苦？林之洋道：九公這是甚話，俺好好在那裏猜謎，何曾催你出來？俺正怪你打斷俺的高興。九公倒賴起俺來。唐敖道：那部孟子乃人所共知的，舅兄既不記得，何妨問問我們？你只顧隨口亂譏，他們聽了，都忍不住笑。小弟同九公在旁，如何站得住？豈非舅兄催我們走麼？林之洋道：俺只圖多打幾個，裝些體面，那知反被恥笑，他們也不知俺名姓，由他笑去。今日中秋佳節，幸虧早早回來，若只顧猜謎，還誤俺們飲酒賞月哩。唐敖道：前在勞民國，九公會說勞民永壽，智佳短年，既是短年，為何都是老翁呢？多九公道：唐兄只見他們鬚髮皆白，那些老翁，纔只三四十歲，他們鬚鬚總未出土，先就白了。唐敖道：這卻為何？多九公道：此處最好天文卜筮，勾股算法，諸樣奇巧，百般技藝，無一不精，並且彼此爭強賭勝，用盡心機，苦思惡想，愈出愈奇，必要出人頭地，所以鄰國俱以智佳呼之。他們只顧終日構思，久而久之，心血耗盡，不到三十歲，鬢已如霜，到了四十歲，就如我們古稀之外，因此從無長壽之人。話雖如此，若同伯慮比較，此處又算高壽了。林之洋道：他們見俺生的少壯，把俺稱作小哥，那知俺還是他老兄哩。唐敖道：我們雖少猜幾個燈謎，恰好天色尚早，還可盡興暢遊。三人又到各處觀看花燈，訪問籌算，好在此地是金吾不禁，花燈徹夜不絕，足足遊了一夜。及至回船，飲了幾杯，天已發曉。林之洋道：如今月還未賞，倒要賞日了。水手收拾開船，枝蘭音因病已好，即寫一封家信，煩九公轉託使船寄去。在船無事，惟有讀書消遣，或同婉如作些詩賦，請唐敖指

點行了幾日。到了女兒國。船隻泊岸。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遊玩。唐敖因聞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經。路過女兒國。幾乎被國王留住。不得出來。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唐兄慮的固是。但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若是唐三藏所過女兒國。不獨唐兄不應上去。就是林兄明知貨物得利。也不敢冒昧上去。此地女兒國卻另有不同。歷來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於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爲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爲男人。以治外事。男女雖亦配偶。內外之分。卻與別處不同。唐敖道。男爲婦人。以治內事。面上可吊脂粉。兩足可須纏裹。林之洋道。聞得他們最喜纏足。無論大家小戶。都以小腳爲貴。若講脂粉。更是不能缺的。幸虧俺生中原。若生這裏。也教俺裹腳。那纔坑死人哩。因從懷中取出一張貨單道。妹夫。你看上面貨物。就是這裏賣的。唐敖接過。只見上面所開脂粉梳篦等類。盡是婦女所用之物。看罷。將單遞還道。當日我們嶺南起身。查點貨物。小弟見這物件帶的過多。甚覺不解。今日纔知。卻是爲此。單內既將貨物開明。爲何不將價錢寫上。林之洋道。海外賣貨。怎肯預先開價。須看他缺了那樣。俺就那樣貴。臨時見景生情。卻是俺們飄洋討巧處。唐敖道。此處雖有女兒國之名。並非純是婦人。爲何要買這些物件。多九公道。此地向來風俗。自國王以至庶民。諸事儉樸。就只有個毛病。最喜打扮。婦人無論貧富。一經講到婦人穿戴。莫不興致勃勃。那怕手頭拮据。也要設法購求。林兄素知此處風氣。特帶這些貨物來賣。這個貨單。拿到大戶人家。不過三兩日。就可批完。臨期兌銀發貨。雖不能如長人國小人國大獲其利。看來也不止兩三倍利息。唐敖道。小弟當日見古人書上有女治外事。男治內事一說。以爲必無其事。那知今日竟得親到其地。這樣異鄉。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舅兄今日滿面紅光。必有非

常喜事。大約貨物定是十分得彩。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林之洋道。今日有兩隻喜鵲。只管朝俺亂噪。又有一對喜蛛。巧巧落俺腳上。只怕又像燕窩那樣財氣。也不可拿了貨單。滿面笑容去了。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細看那些人。無老無少。並無鬚鬚。雖是男裝。卻是女音。兼之身段瘦小。嬈嬈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好婦人。卻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卻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唐敖點頭道。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雖覺異樣。無如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爲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婦人又是怎樣。多九公暗向旁邊指導。唐兄。你看那個中年老嫗。擎着針線做鞋。豈非婦人麼。唐敖看時。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髻兒。鬢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蔥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鬚鬚。是個絡腮鬚子。看罷。忍不住撲嗤笑了一聲。那婦人停了針線。望着唐敖喊道。你這婦人。敢是笑我麼。這個聲音。老聲老氣。倒像破鑼一般。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那婦人還在那裏大聲說道。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卻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唐敖聽了。見離婦人已遠。因向九公道。原來此處語音。卻還易懂。聽他所言。果然竟把

我們當作婦人。他纔罵我蹄子。大約自有男子以來。未有如此奇罵。這可算得千古第一罵。我那舅兄上去。但願他們把他當作男人纔好。多九公道。此話怎講。唐敖道。舅兄本來生的面如傅粉。前在厭火國。又將鬚鬚燒去。更顯少壯。他們要把他當作婦人。豈不耽心麼。多九公道。此地國人向待鄰邦。最是和睦。何況我們又從天朝來的。更要格外尊敬。唐兄只管放心。唐敖道。你看路旁挂着一道榜文。圍着許多人在那裏高聲朗誦。我們何不前去看看。走進聽時。原來是爲河道壅塞之事。唐敖意欲擠進觀看。多九公道。此處河道。與我們何干。唐兄看他怎麼。莫非要替他挑河。想酬勞麼。唐敖道。九公休得取笑。小弟素於河道。絲毫不諳。適因此榜。偶然想起桂海地方。每每寫字。都寫本處俗字。卽如奎字。就是我們所讀穩字。歪字。就是終字。諸如此類。取義也還有些意思。所以小弟要去看看。不知此處文字怎樣。看在眼內。雖算不得學問。廣廣見識。也是好的。分開衆人進去。看畢出來道。上面文理倒也通順。書法也好。就只有個震字。不知怎講。多九公道。老夫記得桂海等處。都以此字讀作矮字。想來必是高矮之義。唐敖道。他那榜上講的。果是隄岸高。震之話。大約必是矮字無疑。今日又識一字。此卻女兒國長的學問。也不虛此一行了。又朝前走。街上也有婦人在內。舉止光景。同別處一樣。裙下都露小小金蓮。行動時。腰肢顫顫巍巍。一時走到人煙叢雜處。也是躲躲閃閃。遮遮掩掩。那種嬌羞樣子。令人看着也覺生憐。也有懷抱着小的。也有領着小兒同行的。內中許多中年婦人。也有鬚鬚多的。也有鬚鬚少的。還有沒鬚的。及至細看。那中年無鬚的原爲要充少婦。惟恐有鬚顯老。所以拔的一毛不存。唐敖道。九公。你看這些拔鬚婦人。面上鬚孔猶存。倒也好看。但這人中下爬。被他拔的一乾二淨。可謂寸草不留。未免失了本來面目。必須另起一個新奇。

名字纔好多。九公道：老夫記得論語有句：虎豹之鞞。他這人中下爬都拔的光光，莫若就叫人鞞罷。唐敖笑道：鞞是皮去毛者也。這人鞞二字，倒也確切。多九公道：老夫纔見幾個有鬚婦人，那部鬚鬚都似銀針一般，他卻用墨染黑，面上微微還有墨痕。這人中下爬被他塗的失了本來面目。唐兄何不也起一個新奇名字呢？唐敖道：小弟記得衛夫人講究書法，曾有墨豬之說。他們既是用墨塗的，莫若就叫墨豬罷。多九公笑道：唐兄這個名字，不獨別致，並且狠得墨字豬字之神。二人說笑，又到各處遊了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尚未回來，用過晚飯，等到二鼓，仍無消息。呂氏甚覺着慌。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燈籠上岸找尋，走到城邊，城門已閉，只得回船。次日又去尋訪，仍無蹤影。至第三日，又帶幾個水手分頭尋找，也是枉然。一連找了數日，竟似石沈大海。呂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來。唐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各處探信，誰知那日林之洋帶着貨單走進城去，到了幾個行店，恰好此地正在缺貨，及至批貨，因價錢過少，又將貨單拿到大戶人家，那大戶批了貨物，因指引道：我們這裏有個國舅府，他家人衆，須用貨物必多，你到那裏賣去，必定得利。隨即問明路徑，來到國舅府，果然高大門第，景象非凡，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於極熟事，另開生面，真是絕世奇文。蔬菴識

第三十三回 粉面郎纏足受困 長鬚女玩股垂情

話說林之洋來到國舅府，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裏面傳出話道：連年國主採選嬪妃，正須此貨，今將貨單替你轉呈，即隨來差同去，以便聽候批貨。不多時，走出一個內使，拿了貨單，一同穿過幾層金門，走了許多玉路，處處有人把守，好不威嚴。來到內殿門首，內使立住道：大嫂在此等候，我把貨單呈進，看是如

何再來回你走了進去。不多時出來道：大嫂單內貨物，並未開價。這卻怎好？林之洋道：各物價錢，俺都記得。如要那幾樣，等候批完，俺再一總開價。內使聽了進去，又走出道：請問大嫂，胭脂每擔若干銀，香粉每擔若干銀，頭油每擔若干銀，頭繩每擔若干銀。林之洋把價說了。內使走去，又出來道：請問大嫂，翠花每盒若干銀，絨花每盒若干銀，香珠每盒若干銀，梳篦每盒若干銀。林之洋又把價說了。內使進去，又走出道：大嫂單內各物，我們國主大約多寡不等，都要買些，就只價錢問來問去，恐有訛錯，必須面講。纔好交易。國主因大嫂是天朝婦人，天朝是我們上邦，所以命你進內。大嫂須要小心。林之洋道：這個不消分付。跟着內使，走進內殿，見了國王，深深打了一躬，站在一旁，看那國王，雖有三旬以外，生的面白唇紅，極其美貌。旁邊圍着許多宮娥，國王十指尖尖，拿着貨單，又把各樣價錢，輕啓朱唇，問了一遍。一面問話，一面只管細細上下打量。林之洋忖道：這個國王，爲甚只管將俺細看，莫非不曾見過中原人麼？不多時，宮娥來請用膳。國王分付內使，將貨單存下，先去回覆國舅。又命宮娥款待天朝婦人酒飯。轉身回宮，歇了片時，有幾個宮娥，把林之洋帶至一座樓上，擺了許多肴饌，剛把酒飯吃完，只聽下面鬧鬧吵吵，有許多宮娥跑上樓來，都口呼娘娘，磕頭叩喜。隨後又有許多宮娥，捧着鳳冠霞帔，玉帶蟒衫，並裙褲簪環首飾之類，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把林之洋內外衣服，脫的乾乾淨淨。這些宮娥，都是力大無窮，就如鷹拿燕雀一般。那裏由他作主，纔把衣履脫淨，早有宮娥預備香湯，替他洗浴，換了襖褲，穿了衫裙，把那一雙大金蓮，暫且穿了綾襪，頭上梳了鬆兒，搽了許多頭油，戴上鳳釵，搽了一臉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紅，手上戴了

細問宮娥。纔知國王將他封爲王妃。等選了吉日。就要進宮。正在着慌。又有幾個中年宮娥走來。都是身
高體壯。滿嘴鬚鬚。內中一個白鬚宮娥。手拿針線。走到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個宮娥上
來。緊緊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登時一針穿過。林之洋大叫一
聲。痛殺俺了。望後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也是一針直過。林之洋只痛的喊叫連
聲。兩耳穿過。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幾揉。戴了一副八寶金環。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接着有個黑鬚宮
娥。手拿一疋白綾。也向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襪
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
白礬灑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腳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卽用白綾纏裹。纔纏了兩
層。就有宮娥拿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狼纏。一面密縫。林之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
兩個宮娥把腳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
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衆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時。左思右
想。無計可施。只得央及衆人道。奉求諸位老兄。替俺在國王面前方便一聲。俺本有婦之夫。怎作王妃。俺
的兩隻大腳。就如遊學秀才。多年未曾歲考。業已放蕩慣了。何能把他拘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就是俺
的妻子。也要感激的。衆宮娥道。剛纔國王業已分付。將足纏好。就請娘娘進宮。此時誰敢亂言。不多時。宮
娥掌燈。送上晚餐。真是肉山酒海。足足擺了一桌。林之洋那裏喫得下。都給衆人喫了。一時忽要小解。因
向宮娥道。此時俺要撒尿。煩老兄領俺下樓走走。宮娥答應。早把淨桶掇來。林之洋看了。無可奈何。意欲

掙扎起來。無如兩足纏的緊緊。那裏走得動。只得扶着宮娥下牀。坐上淨桶小解後。把手淨了。宮娥掇了一盆熱水道。請娘娘用水。林之洋道。俺纔洗手。爲甚又要用水。宮娥道。不是淨手。是下面用水。林之洋道。怎叫下面用水。俺倒不知。宮娥道。娘娘纔從何處小解。此時就從何處用水。既怕動手。待奴婢替洗罷。登時上來兩個胖大宮娥。一個替他解褪中衣。一個用大紅綾帕蘸水。在他下身揩磨。林之洋喊道。這個頑的不好。諸位莫亂動手。俺是男人。弄的俺下面發癢。不好不好。越揩越癢。那個宮娥聽了。自言自語道。你說越揩越癢。俺還越癢越揩哩。把水用過。坐在牀上。只覺兩足痛不可當。支撐不住。只得倒在牀上。和衣而臥。那中年宮娥上前稟道。娘娘既覺身倦。就請盥漱安寢罷。衆宮娥也有執着燭臺的。也有執着漱盂的。也有捧着面盆的。也有捧着梳妝的。也有托着油盒的。也有托着粉盒的。也有提着手巾的。也有提着綾帕的。亂紛紛圍在牀前。只得依着衆人。略略應酬。淨面後。有個宮娥又來搽粉。林之洋執意不肯。白鬚宮娥道。這臨睡搽粉規矩。最有好處。因粉能白潤皮膚。內多冰麝。王妃面上雖白。還欠香氣。所以這粉也是不可少的。久久搽上。不但面如白玉。還從白色中透出一股肉香。真是越白越香。越香越白。令人越聞越愛。越愛越聞。最是討人歡喜的。久後纔知其中好處哩。宮娥說之至再。那裏肯聽。衆人道。娘娘既如此任性。我們明日只好據實啓奏。請保母過來。再作道理。登時四面安歇。到了夜間。林之洋被兩足不時疼醒。即將白綾左撕右解。費盡無窮之力。纔扯了下來。把十個腳指。個個舒開。這一暢快。非同小可。就如秀才免了歲考一般。好不鬆動。心中一爽。竟自沉沉睡去。次日起來。盥漱已罷。那黑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足。只見兩足已脫精光。連忙啓奏國王。教保母過來。重責二十。並命在彼嚴行約束。保母領命。帶了四個

手下捧着竹板。來到樓上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令打肉。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鬚婦人。手捧一塊竹板。約有三寸寬。八尺長。不覺吃了一嚇。道。怎麼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四個微鬚婦人。一個個膀闊腰粗。走上前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舉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剛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濺茵褥。保母將手停住。向纏足宮娥道。王妃下體甚嫩。纔打五板。已是血流漂杵。若打到二十。恐他貴體受傷。一時難愈。有誤吉期。拜煩姊姊先去替我轉奏。看國主鈞諭如何。再作道理。纏足宮人答應去了。保母手執竹板。自言自語道。同是一樣皮膚。他這下體爲何生的這樣。又白又嫩。好不令人可愛。據我看來。這副尊臀。真可算得貌比潘安。顏如宋玉了。因又說道。貌比潘安。顏如宋玉。是說人的容貌之美。怎麼我將下身比他。未免不倫。只見纏足宮人又來道。奉國主鈞諭。問王妃此後可遵約束。如痛改前非。卽免責放。起林之洋怕打。只得說道。都改過了。衆人於是歇手。宮娥拿了綾帕。把下體血蹟擦了。國王命人賜了一包棒瘡藥。又送了一盞定痛人參湯。隨卽敷藥。吃了人參湯。倒在牀上歇息。片時果然立時止痛。纏足宮娥把足從新纏好。教他下牀來往走動。宮娥攙着走了幾步。棒瘡雖好。兩足甚痛。只想坐下歇息。無奈纏足宮娥惟恐誤了限期。毫不放鬆。剛要坐下。就要啓奏。只得勉強支持。走來走去。真如拚命一般。到了夜間。不時疼醒。每每整夜不能合眼。無論日夜。俱有宮娥輪流坐守。從無片刻離人。竟是絲毫不能放鬆。林之洋到了這個地位。只覺得湖海豪情。變作柔腸寸斷了。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遇長人而無恙。格猛獸而未傷。於彼女兒國者。可以挺身直入矣。不知天下難防者。不在男子。而在婦

人有甚美。必有甚惡。至言哉。蔬菴識。

第三十四回 觀麗人女主定吉期 訪良友老翁得凶信

話說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腳面彎曲。折作回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一日正在疼痛。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不覺氣惱夾攻。暗暗忖道。俺林之洋。捺了火氣。百般忍耐。原想妹夫九公前來救俺。今他二人音信不通。俺與其零碎受苦。不如一死。到也乾淨。手扶宮人。又走了幾步。只覺痛的寸步難移。奔到牀前。坐在上面。任憑衆人解勸。口口聲聲。只教保母去奏國王。情願立刻處死。若要纏足。至死不能。一面說着。摔脫花鞋。將白綾用手亂扯。衆宮娥齊來阻擋。亂紛紛攪成一團。保母見光景不好。即去啓奏。登時奉命。來至樓上。道國主有旨。王妃不遵約束。不肯纏足。即將其足倒挂梁上。不可違誤。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即向衆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於是隨着衆人擺佈。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將足弔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登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弔了片時。不但不死。並且越弔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裏忍得住。不因不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即啓奏。放了下來。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衆人。不敢違拗。衆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狠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衆人日夜隄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

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的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朱唇點上胭脂。映着一張粉面。滿頭朱翠。卻也窈窕。國王不時命人來看。這日保母啓奏。足已纏好。國王親自上樓看了一遍。見他面似桃花。腰如弱柳。眼含秋水。眉似遠山。越看越喜。不覺忖道。如此佳人。當日把他誤作男裝。若非孤家看出。豈非埋沒人才。因從身邊取出一挂真珠手串。替他親自戴上。衆宮人扶着萬福叩頭。國王拉起。攜手並肩坐下。又將金蓮細細觀玩。頭上身上處各聞了一遍。撫摩半晌。不知怎樣纔好。林之洋見國王過來看他。已是滿面羞慚。後來同國王並肩坐下。只見國王剛把兩足細細觀玩。又將兩手細細賞鑒。聞了頭上。又聞身上。又聞臉上。弄的滿面通紅。坐立不安。羞愧要死。國王回宮。越想越喜。當時選定吉期。明日進宮。並命理刑衙門釋放罪囚。林之洋一心只想唐多二人前來相救。那知盼來盼去。眼見得明日就要進宮。仍是毫無影響。一時想起妻子。心如刀割。那眼淚也不知流過多少。並且兩隻金蓮。已被纏的骨軟筋酥。倒像酒醉一般。毫無氣力。每逢行動。總要宮娥攙扶。想起當年光景。再看看目前形狀。真似兩世人。萬種淒涼。肝腸寸斷。這日晚上。足足哭了一夜。到了次日吉期。衆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開臉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雙金蓮雖覺微長。但纏的彎彎。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卻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頭上戴了鳳冠。渾身玉佩叮噹。滿面香氣。撲人。雖非國色。天香。卻是嬈嬈婷婷。用過早膳。各王妃俱來賀喜。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到了下午。衆宮娥忙忙亂亂。替他穿戴齊整。伺候進宮。不多時。有幾個宮人。手執珠燈。走來跪下道。吉時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主散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林之洋聽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

只覺耳中嚶的一聲。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顫顫巍巍。如鮮花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得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各王妃也上前叩賀。正要進宮。忽聽外面鬧鬧吵吵。喊聲不絕。國王嚇的驚疑不止。原來這個喊聲。卻是唐敖用的機關。唐敖那日同多九公尋訪林之洋。下落訪來。訪去。絕無消息。這日兩人分頭去訪。唐敖尋了半日。回船用飯。因呂氏母女啼哭。正在解勸。只見多九公滿頭是汗。跑進船艙道。今日費盡氣力。纔把林兄下落打聽出來。呂氏慌忙問道。俺丈夫現在何處。究竟存亡。若何多九公道。老夫問來問去。恰好遇見國舅府中內使。纔知林兄因國王看貨歡喜。留在宮內。封爲貴妃。因他腳大。奉旨把足纏好。方擇吉日成親。今腳已裹好。國王擇定明日進宮。話未說完。呂氏早已哭的暈倒。婉如一面哭着。把呂氏喚醒。呂氏向唐多二人叩頭。哭哭啼啼。只求姑爺九公救俺丈夫之命。唐敖命蘭音婉如把呂氏攙起。多九公道。老夫剛纔懇那內使。求國舅替我們轉奏。情願將船上貨物盡數孝敬。贖林兄出來。雖承內使轉求。無奈國舅因吉期已定。萬難挽回。不肯轉奏。老夫無計可施。只得回來。唐兄可有甚麼妙計。唐敖嚇的思忖多時道。此時吉期已到。恐難挽回。爲今之計。惟有且寫幾張哀憐呈詞。到各衙門遞去。設遇忠正大臣。敢向國王直言諫諍。救得舅兄出來。也未可知。除此實無別法。呂氏道。姑爺這個主意的不差。他們偌大之國。官兒無數。豈無忠臣。這個呈詞遞去。必能救得丈夫出來。就請姑爺多寫幾張。早早遞去。唐敖當時作了哀憐稿兒。託多九公酌定。二人分着寫了幾張。惟恐耽擱。連飯也不敢喫。隨即進城。但遇衙門。就把呈詞遞進。誰知裏面看過。仍舊發出道。這不干我們衙門之事。你到

別處遞去。一連幾十處。總是如此。二人餓着。跑到日暮。只得回船。呂氏問知詳細。只哭的死去活來。娘兒兩個。足足哭了一夜。唐敖聽着。心如劍刺。東方漸亮。急的瞪目癡坐。無計可施。多九公走來道。我們與其在船悶坐。何不上去探聽。設或改了吉期。就好另想法了。唐敖道。吉期就在今日。何能更改。即使改了。又有何法。多九公道。倘能另改吉期。我們船上貨物銀錢。也還不少。即到鄰邦。把船上儘其所有。都餽送那國王。懇其代爲轉求。設或他看鄰邦分上。情不可卻。放林兄出來。也未可知。呂氏在內聽了。早又帶淚出來道。此計甚好。就求速速上去打聽。唐敖只得答應。同多九公進城。只聽四處紛紛傳說。今日國王收王妃進宮。釋放罪囚。各官都叩賀去了。二人聽了。更覺心冷如冰。多九公歎道。你聽這話。還探聽甚麼。只好回去勸勸他們。如今木已成舟。也是林兄命定如此了。唐敖道。這兩日我在船上。想起舅兄之事。至親相關。心中已如針刺。此刻回去。他們聽見。一無指望。更要慟上加慟。教人聽着。何能安身。我們只好在此走走。暫且躲避躲避。多九公只得點頭。又向前行。不知不覺。天已正午。多九公道。此時腹中甚餓。路旁有個茶坊。我們何不進去吃些點心。充充飢也好。說罷。進去揀副座兒坐了。倒了兩碗茶。要了兩樣點心。只見有個起課的走來。唐敖一時無聊。因在課桶內抽了一籤。遞了過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現紅鸞林貴妃應課 揭黃榜唐義士治河

話說唐敖把籤遞給起課的看了。隨即起了一課道。此課紅鸞發現。該有婚姻之喜。可惜遇了空亡。未免虛而不實。將來仍是各棲一枝。不能鸞鳳和鳴。不知尊嫂所問何事。唐敖道。我問這段婚姻。可能不成。此人現在難中。可逃得出麼。起課的道。剛纔我已說過。婚姻虛而不實。斷難成就。此人災難已滿。指日即有。

救星。就只要脫火坑。還須耽擱十日。唐敖付了課資。起課的去了。多九公道。林兄災難既滿。爲何還須十日。方離火坑。唐敖道。此話離離奇奇。令人不解。吃過點心。付了茶資。信步走出。遠遠有許多人簇擁着走來。二人迎上觀看。原來是些人夫。擔着幾十擔禮物過去。多九公道。後面那個押禮的。就是國舅內使。不知到何處送禮去。唐敖道。上面俱用錦袱蓋着。自然是送國王的了。多九公忙去打聽。回來滿面愁容道。唐兄。你道國舅這禮。送給那個的。原來卻是送給林兄的。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那送禮人說。國舅因今日王妃進宮。送這禮物。預備王妃賞賜宮人。豈非送給林兄麼。唐敖聽了。只急的抓耳搔腮。再望望太陽。業已西墜。各處官員。都乘轎馬叩賀回來。那些罪囚。一個個也都嘻笑而歸。不多時。國舅送禮人夫也都挑着空擔回去。二人見天色已晚。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回歸舊路。唐敖道。剛纔那起課的說。指日就有救星。若過了今日。也還救得出麼。多九公搖頭道。今日如果進宮。生米做成熟飯。豈有挽回之理。唐敖道。我剛纔也是這樣想。若據起課所言。似乎今日又有救星。究竟不知怎樣挽回。再四思想。測度不出。大約那起課的。不過信口胡談。偏遇我們只想挽回。也不管事。已八九還要胡思亂想。可謂癡人說夢了。但舅兄如此好人。將來竟作異鄉之鬼。這樣結局。能不令人傷感。多九公聽了。也是歎息不止。信步行來。又到張挂榜文處。唐敖道。我們初到此地。舅兄上去賣貨。小弟同九公上來。曾見此榜。那知在此耽擱多日。遭此飛災。這些時。不知舅兄怎樣受罪。如何盼望。一面說着。不覺滴下淚來。猛然心內一急。低頭想了一想。走上前去。把榜揭了下來。多九公摸着不着。唐敖是何主見。當着衆人。攔又攔不得。問又問不得。惟有望發殘。那些看守人役。上前問道。你是何處婦人。擅揭此榜。那榜上的話。你可看明。此時衆百姓聞

得有人揭榜。登時四方轟動。老老少少。無數百姓。都圍着觀看。唐敖看見人衆。因朗聲發話道。我姓唐。乃天朝人氏。從外洋至此。治河一道。我們中原。無人不曉。今路過貴邦。因見國王這榜。備言連年水患。人民被害。如鄰邦君王。治得河道。小民得免水患。情願納貢臣服。若鄰邦臣民。有能治得河道。財寶祿位。悉聽擇取。說的甚覺誠懇。因此不辭勞瘁。特來治河。與你們除患。話未說完。早有許多百姓。挨挨擠擠。都跪在地下。口口聲聲。只求天朝貴人大發慈心。早賜救援。唐敖道。你們諸位請起。我雖能治河。但財寶祿位。我們天朝那樣不有。這些我都不要。只要你們依我一事。我就即日興工。衆百姓都起來道。不知貴人所說何事。唐敖道。小可有個妻舅。前因賣貨進宮。現被國王立爲王妃。聞得吉期定於今日。你們如要治河。大家即到朝前哭訴。放了此人。我即興工。如國王不以民命爲重。不肯放他。縱使財寶如山。我亦不願。只好回鄉去了。說話間。那圍着看的人。密密層層。就如人山人海一般。一聞此言。只聽得發了一聲喊。不約而同。齊向朝門而去。那些人役。也都去回本官。多九公得空。到唐敖耳邊問道。唐兄果然曉得治河麼。唐敖道。小弟並未做過外河朋友。那知治河。多九公道。你既不諳。爲何把榜揭了。設或修治不妥。虛費他的帑項。豈不連我們也弄出未完麼。唐敖道。小弟此番揭榜。雖覺孟浪。但因要救舅兄。不得已做了一個火燒眉毛。且顧眼前之計。實是無可奈何。此時衆百姓前去。大約國王難違衆情。必是暫緩吉期。明日小弟看過河道。只好設法酌量。倘林兄五行有救。自然機緣湊巧。河道成功。如光景不佳。不能結局。即煩九公將船上貨物。餽送鄰邦。求其拯救。只此便是良策。多九公聽着。只是皺眉搖頭。登時有看榜人役。備了轎馬。把唐敖送到迎賓館。多九公只得充作僕人。跟在後面。早有管事人預備酒飯。多九公另有下席一桌。二

人正在飢餓。且飽餐一頓。飯後。多九公上船送信。暫安呂氏之心。回到賓館。仍同唐敖靜候佳音。那些百姓聽了唐敖之言。一時聚了數萬人。齊至朝門。七言八語。喊聲震耳。國王正受嬪妃朝賀。忽聞此聲。驚疑不止。只見宮人進來奏道。國舅有要事面奏。國王卽命衆人暫避。把國舅傳進。國舅行禮畢。就把天朝婦人揭榜。能修河道。因主上把他親戚立爲王妃。意欲懇求釋放。纔能興工。衆百姓現在聚了數萬人。齊集朝門。籲求主上俯念數十萬生靈爲重。釋放此人。以便卽日興工。救拔生民。以免塗炭等話。奏了一遍。國王道。我國向例。凡庶民人家。從無再醮之婦。何以孤家身爲人君。反令王妃違此定例呢。國舅道。剛纔臣已剴切曉諭。向來國中庶民。旣婚後。尙且不准改節。何況君上。乃一國之主。豈有放回王妃之理。說之至再。奈衆百姓因吉期。雖是今日。但王妃尙未進宮。與業已進宮不同。所以才敢籲懇施恩。國王聽了。無言可答。付了多時道。旣如此。卿就出去回覆衆民。說寡人業已進宮。今日不能啓奏。到了明日。木已成舟。衆百姓也不能求我釋放。我也有詞可託了。國舅再三懇求。無奈國王執意不肯。只得退出。回覆衆人。衆百姓聽了。惟恐到了明日。就難挽回。登時鼓譟。亂亂轟轟。喊成一片。國王聽見外面如此。心中着實害怕。明知自己理虧。意欲釋放。又難割捨。想了多時。忽聽外面人聲漸漸鬧進宮來。不覺發恨道。索性給他一不做。二不休罷。因命值殿尉官。率領軍兵十萬。立時征勦。尉官奉命。立刻點兵。只聽四面鎗炮聲震的山搖地動。衆百姓那裏肯退。都說與其日後喪在魚鼈之口。不如今日被國王殺了。倒也乾淨。哭哭啼啼。更覺喊聲震天。國舅見百姓勢頭已急。惟恐人多激變。分付衆兵。無許動手傷人。隨又再三勸衆百姓道。爾等只管散去。老夫自然替你們轉奏。務將揭榜人留下。修治河道。明日府中俟信。老夫自有道理。衆百姓聽

了。這纔慢慢散去。尉官把兵收了。國王見衆百姓已散。隨卽進宮。命林之洋並肩坐了。映着燈光。復又慢閃俊目。細細觀看。只見林之洋體態輕盈。嬌羞滿面。愁鎖蛾眉。十分美貌。看罷。心中大喜。忙把自鳴鐘望了一望。因嬌聲說道。你同我已訂百年之好。如此喜事。你爲何面帶愁容。你今得了如此遭際。你也不枉托生女身一場。你今做了我國第一等婦人。你心中還有甚麼不足處。你日後倘能生得兒女。你享福日子正長。你與其矯揉造作裝男人。你倒不如還了女裝。同我享受榮華。我們且飲兩杯。分付擺宴。又命宮人賜了許多珠寶金銀之類。不多時。酒席齊備。衆宮娥斟了一杯喜酒。教他奉敬國王。林之洋此時心如死灰。一時想起妻女。就如萬箭攢心。兼之一連數日。茶飯不喫。精神恍惚。四肢無力。把杯接在手中。只覺戰戰兢兢。渾身發抖。那個酒杯。倒像千斤之重。那裏遞得過去。正在勉強。只覺四肢發酸。把手一鬆。瑯瑯酒杯落在桌上。宮娥拾過。又斟一杯。林之洋接着。心中更覺發慌。登時又把酒灑了。衆宮娥只得替他代敬國王。國王命人也與林之洋斟了一杯。放在唇邊。只得勉強飲了。隨後又是一杯。以爲成雙之意。林之洋素日酒量雖大。無如近來腹中空虛。把酒飲過。只覺天旋地轉。幸而還未醉倒。國王又飲數杯。命人把表取過。看了一眼。分付撤去筵席。霎時桃腮帶笑。醉眼朦朧。笑嘻嘻道。天不早了。我同你睡罷。衆宮人上前。把林之洋外面衣裙寬了。又把首飾除去。國王也寬了外面衣服。伸出一雙玉手。十指尖尖。把林之洋手腕攏住。上了牙牀。放下鮫綃帳。竟自睡了。這裏國王業已成親。唐敖還在迎賓館癡心妄想。另改吉期。等來等去。喫了晚膳。還無信息。正在盼望。恰好有幾個老年百姓。從朝中回來。把尉官點兵征勦各話說了。唐敖這纔知其詳細。只嚇的驚慌失色。多九公道。剛纔唐兄說國王必是暫緩吉期。那知全出意料。

之外。並且大動干戈。用兵征勦。看這光景。國王只知好色。不以民命爲重。過了今日。我們只好且充河工。朋友替他修理河道。弄點修金。若想林兄回來。只怕難了。唐敖只急的抓耳搔腮。只見國舅那邊。差了內使。押送鋪蓋過來。又撥許多人役伺候。內使道。我家國舅命我多多致意貴人。今日天晚。不能過來。明日朝見過國王。就來面商修治河道。貴人在此。諸多簡慢。只好當面再來請罪。說罷。同幾個庶民都去了。次日守候國舅。一直等到夜深。也不見來。多九公又去打聽。原來衆百姓已將國舅府圍的水泄不通。在那裏候信。唐敖這一夜。更不會合眼。次日清晨起來。多九公道。唐兄。你看不知不覺。又是一天了。據老夫看來。若像這樣。只怕我們喫了喜蛋。纔能回去哩。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林兄同國王成親。今已兩日。再過幾日。倘恭喜懷了身孕。你是國王的妻妹。這好親戚。豈不要送喜蛋麼。唐敖急的無計可施。惟有專候國舅之信。誰知國舅自從那日安頓衆百姓。次日上朝。國王只推有病。總不見面。把個國舅急的走出走。進進。毫無主意。並聞府中已被衆百姓團團圍住。專等治河回音。更覺着急。又不敢回府。又恐唐敖走脫。因派許多兵役在城門把守。又差人時刻送酒送菜到迎賓館去。又挑了幾擔魚肉雞鴨之類。送到唐敖船上。無非遮人耳目。恐怕冷落之意。當日就在朝堂住了。第二日天將發曉。國王起來。大爲不樂。將國舅宣來問道。那揭榜婦人可在麼。國舅奏道。此人現在賓館。因國主沒有示下。大約今日就要回去。國王道。他果能治河。我念生靈爲重。原可施恩。把王妃釋放。不知他治的究竟如何。莫若守他河路治好。再放王妃回去。倘修治不善。不能完功。虛費銀兩。卽將王妃留在此處。日後照數掣銀來贖。國舅以爲何如。國舅聽了。滿心歡喜道。主上如此辦理。既不虛糜帑項。又安衆民之心。倘河道成功。也除通國大患。真

是一舉兩便。國王道：你就照此辦去。國舅來至迎賓館，見了唐敖，彼此敘了寒溫。原來這位國舅姓坤，年紀不滿五旬，聲音面貌，宛如太監。二人茶罷，國舅道：「昨日衆百姓齊集朝門，備言貴人因念敵邦水患，特來救援。老夫適值朝中有事，不能趨陪，多有得罪，尙望海涵。至令親因在王府賣貨，忽染重恙，現在仍未獲痊。俟略將養，自然卽送歸舟。」至立王妃之說，係小民訛傳，斷斷不可輕信。但治河一事，不知貴人有何高見。唐敖道：「貴邦河道受病之由，小子尙未目覩，不敢謬執意見。若論大概情形，當年治河的，莫善於禹。吾國禹疏九河，這個疏字，卻是治河主腦。疏通衆水，使之各有所歸，所謂來有來源，去有去路，根源既清，中無壅滯，自然不至爲患了。此小子愚昧之見，將來看過河道，尙望國舅大人指教。」國舅聽了，連連點頭，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揭榜之計雖工，其如鞭長莫及。一邊洪水氾濫，一邊慾火如焚，安得一時旣濟。疏菴識。